

近代史資料

总六十一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6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顾菊英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2607/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83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1190·178 定价：1.55元

目 录

-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孙中山 (1)
-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 (22)
- 中华革命党之回忆.....居正等 (33)
- 丰利船日记.....陈吉人 (60)
- 海军大事记..... (86)
- 苏州报刊六十年.....胡觉民 (130)
- 革命党人反袁文件..... (149)
- 革命党人在日从事反袁活动情报..... (158)
-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选录)杨圻 (163)
- 北京政变文电辑录.....徐锡祺辑 (178)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

孙 中 山

说明：这份资料收录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3)《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1号中，原作为中文抄件，题名《革命方略》。前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大正三年（1914年）八月三十日乙秘第1689号公文，内称：

“孙文题名为《革命方略》印刷品（约为长二寸宽一寸五之极小开本），秘密印刷约二千部，近日正在同志间散发”。可知此件系日本当局据印刷原本抄录，出版时间约在1914年8月以前。据当时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的居正在《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一文中说：“中华革命党本部组成之初，总理尝召开方略研究会，以军事为先决问题。大体由总理指示，分类讨论后，指定起草人编成草案，再加审议，以三数月时间，制定革命方略，军事第一，定名为《中华革命军》”。居正所言草案，似即指本文。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也收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一文，但两者从条款到内容，文字多有不同。例如《全集》所载全文共分：军政、军政府、服制、勋记、军律军法、因粮征发及则例、文告等七编，本文仅是上述军政编部分。《全集》军政编为二十六条，本文为五十三条（按：原编号顺序为五十二条，其中有两四十八条，重出一条）。《全集》“第三章举义”部分为七条二十七款，款下无细目规定。本文为七条三十款，各款下尚有近百条细目，规定非常详尽具体，适用于当时国内反袁革命起义的需要，看来本文可能是一个最初版本。胡汉民编入《总理全集》者，则是以后修改补充的定本。现全文刊出，供研究参考。因档案原件有的字迹模糊，并有个别讹误之处，今参考《总理全集》作了补正，一时无法解决者，以□号标出。

《革命方略》目次

第一 ①军政篇

第一章 总纲

第一节 革命军之宗旨

第二节 革命军之职责

第二章 组织

第一节 革命军之组织

第二节 革命军之旗帜

第三节 革命军之服装

第四节 革命军之勋记

第五节 革命军之饷项

第六节 革命军之赏恤

第七节 革命军之文式

第三章 举义

第一节 举义前之要务

第二节 举义后之要务

第一款^② 略地要务

第一项 攻取

第二项 响应

第三项 反正

附 因粮要务^③

①②下无连续编号。

③ 正文缺。

革命方略

第一篇 军政

第一章 总纲

第一节 革命军之宗旨

第一条 凡革命党人均须同心协力，矢忠矢信，实行以下六项之宗旨：

- 一、推翻专制政府。
- 二、建设完全民国。
- 三、扫除官僚恶习。
- 四、确定民权宪法。
- 五、启发人民生业。
- 六、巩固国家主权。

第二节 革命军之职责

第二条 凡革命党人于实行前条六项宗旨以外，须以下列四项为职责：

- 一、服从命令。
- 二、尽忠职守。
- 三、严守秘密。
- 四、誓共生死。

第三条 以上四项职责，无论于何时何地何事，均须恪守之。

注意要点：服从命令一项，服从之外，须牺牲一己之自由权利，任从驱使。尽忠职守一项，尽忠之外，须谨慎、廉洁、正直、质朴、制情、节欲。严守秘密以外，须沉静、缄默、不苟言笑、不尚谩骂。誓共生死一项，共生死以外，须仗义疏财、同甘共苦。

注意要点：第三条无论何时何地何事均须恪守之规定，指无论平时战时、无论在内在外、无论公务私事，均须恪守职责。缘吾辈革命党人非从处处谨言慎行，不足与共天下事，而为国家社会之矜式，故特定为专条，愿与我同志共勉之。

第二章 组织

第一节 革命军之组织

第四条 革命军设大元帅一人，统率全国各总司令、司令（不隶总司令者），掌全国陆海军事宜，大元帅驻节之处称大元帅府。

第五条 革命军于各省或重要之处设总司令，隶大元帅管辖，专司统率所属各司令，掌全省全军事宜，称某省或某军总司令部。

第六条 革命军于各起义地方设司令，隶各省或各军总司令管辖，专司统率指挥所部各军队，其司令部称某城某镇某乡司令部。

第七条 各总司令由大元帅委任，司令由总司令请任，但不叛总司令管辖之司令由大元帅委任。

第八条 革命军总司令、司令之关防印信，由大元帅规定式样制就颁发，其未奉颁发者须遵式刊制，呈请大元帅核准启用。

第九条 各总司令、司令不得自立其他称号。

第十条 大元帅府及总司令部、司令部组织，别设专章定之。

第十一条 革命军之海陆军军制，别以专章定之。

第二节 革命军之旗帜

第十二条 革命军宗旨在建设民国，其旗帜仍仿民主国三色旗之惯例，以红蓝白三色为旗帜之定色。

第十三条 革命军之旗帜应以红色为地，旁以青天白日为饰。其图如左。^①

第十四条 革命军旗帜应作长方横幅，其角上青天白日必须占全旗四分之一，不得过大过小。

^① 图略。图式参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324—325页。

第三节 革命军之服装

第十五条 革命军服装，其帽章、肩章、袖章、领章、钮扣，照第十七条之规定为正式制服。但临时不及设备，得由总司令、司令采择其中一种为临时标帜。

第十六条 革命军军官军佐依其所部编制之等级，服相当之制服。

第十七条 革命军动员兵种之区分，照南京陆军部所定陆军服制之规定。

第十八条 革命军之帽章以十二角日章为定式，大如二角银币，其肩章领章钮扣所嵌之花亦同，其图如左。^①

第四节 革命军之勋记

第十九条 革命军之勋记分为四种：

- 一、有功章奖以赏寻常有功者为第四种。
- 二、大功章，此以赏建立大功者为第三种。
- 三、勋章奖以赏建立殊勋者为第二种。
- 四、大勋位奖以赏勋劳最大最多者为第一种。

第二十条 革命军授给勋记之法分为二：

- 一、递级授勋法，此乃依得功次数而递升之法，每得一有功章，为功一次，得至十次，晋授功一级，授大功章；得大功十级，晋授勋一等，授勋章；递级授勋以至勋一等为限。
- 二、不次授勋法，此乃对于骤建大功、骤建殊勋或勋劳最大不可计量者特别授勋之法。

第二十一条 凡勋记非大元帅不得授之，但未授勋以前，得由各该上级长官立册记名候赏，称记名功几次，记名功几级，或记名勋几等。

第二十二条 革命军之有功章质用银，中间青天白日。大功章质用

^① 图略。

金，中间青天白日。勋章质用金，中间蓝色宝石，内含白色宝石。大勋位章质用金，中间红色宝石，内含蓝色宝石，蓝宝石内更含白宝石。

第廿三条 有功章周广一寸，大功章周广一寸半，勋章周广二寸，大勋位章周广三寸。

第廿四条 勋记之绶用红蓝白三色，勋位加级，大绶亦用红蓝白三色图式，别绘专图说明之。

第五节 革命军之饷项

第廿五条 革命军饷项照南京陆军部所定饷章发给，但大元帅府各总司令司令之司令部所需饷项，别设专章定之。

第六节 革命军之赏恤

第廿六条 凡革命军人有左列功绩者授以有功章：

一 歼杀敌人其功昭著者：

一、杀敌军排长者记功二次。二、杀敌军连长者记功三次。三、杀敌军副营长者记功四次。四、杀敌军营长者记功五次。

二 俘获敌军者：

一、俘获敌军排长者记功二次。二、俘获敌军连长者记功三次。三、俘获敌军副营长者记功四次。四、俘获敌军营长者记功五次。

三 夺获敌军粮食、器械、马匹者：

一、夺获各种子弹每百记功一次。二、夺获各式手枪每把记功一次。三、夺获村田或单响九响毛瑟枪者记功二次。四、夺获薄壳十响无烟枪或马枪者记功三次。五、夺获七咪里九、六咪里八无烟枪者记功四次。六、夺获机关枪或劈山炮每尊者记功五次。七、夺获退管快炮者每尊者记功六次。以上各种

器械如系拾获者减半论功。

四 探报敌情冒险得实者。

五 交战出力勇冠其侪者。

六 救援本军将士出险者。

七 以城镇乡村反正来归者。

八 以城镇乡村之军队反正来归者（限于有枪械者）。

第廿七条 凡革命军人有左列功绩者，授以大功章：

一、率先起义者。二、攻克城镇乡村及要隘者。三、大破敌军者。四、杀敌军统领或俘获者。（其杀敌军总司令及统帅或俘获者记大功二次。）五、降服城镇乡村及降服敌军者。六、防守城镇乡村及要隘力却敌人者。七、以军舰及其他军用船舶反正来归者。

第廿八条 凡革命军人^①有左列功绩者，授以勋章：

一、统筹全局收效远大者。二、参赞军国大事，动协机宜者。三、以军舰及其他军用船舶反正来归后克敌致果者。四、毁家破产以助军费者。

第廿九条 凡丰功伟业在前数等功绩以上不可计量者，授大勋位。

第三十条 凡授大勋位者，每年给俸三千元；授勋章者，年给俸一千元；勋至二等以上，每加百元；授大功章者，年给俸五百元；功至二级以上，每加五十元；授有功章者，年给俸五十元；功至二次以上，每加五元。

第三十一条 凡非军功而有劳绩者，另设旌章授与之，其等级如左：

一、三色绶金旌章。二、红色绶金旌章。三、蓝色绶金旌章。四、白色绶银旌章。五、旌状。

第三十二条 凡不顾身命，为国效力，几濒于死者，授三色绶金

^① 原文“人”字下衍“者”字。

旌章。

第三十三条 凡为国效力，受敌之裁判处罚者，授红色绶金旌章。

第三十四条 凡为国事奔走，成绩卓著者，授蓝色绶金旌章。

第三十五条 凡为国事，公然以文字演说鼓吹者，授白色绶银旌章。

第三十六条 凡为国效力，虽无大功，始终竭诚奉公者，授旌状。

第三十七条 凡自愿捐助资财物品者，除照价格发给凭单、候定期偿还及计息给与外，并依价格授给旌章，其等级如左：

一、凡捐助拾元以上者，授旌状。二、凡捐助百元以上者，授白绶银旌章。三、凡捐助千元以上者，授蓝绶金旌章。四、凡捐助万元以上者，授红绶金旌章。五、凡捐助拾万元以上者，授三色绶金旌章。

第三十八条 以上各等旌章花样，俱中镌日章，一面镌日章，一面镌大元帅真影，及受勋者姓名。

第三十九条 以上所定各种勋记样式，无论何种团体或个人，均不得仿造，以免淆混。

第四十条 以上勋记之绶，专用红蓝白三种颜色，系以表明国徽，无论何种团体或个人所造各种徽章牌记，其绶均不得用此三种颜色，以免淆混，惟用紫绿黄灰等色者不禁。

第四十一条 各总司令司令对于所部军人射击瞄准测探通信及其他公务有微劳者，得给与褒章徽章，其曾隶革命军者，得给从义纪念章，但此等章记俱不得加红蓝白色绶，并不得用金银制造，以示区别。

第四十二条 凡革命军人因公受伤以致残废不能任职者，照本人现俸赏给终身，如本人受伤以外，另有以上第三十四条以下之功绩者，另给勋记。

第四十三条 凡革命军人阵亡者，无论将校兵士，均照本人生前

俸额给养遗族，祖父母父母及寡妇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其余家族酌量情节给养。

第四十四条 凡革命军人以外为国效力或因公致残废者，就其人之品位及从事职务之大小，比照军人品级给养终身。

第四十五条 凡革命军人以外为国效力或因公死亡者，就其本品位及从事职务之大小，比照军人遗族给养法给养。

第七节 革命军之文式

第四十六条 革命军军用公文程式，应适用中华民国元年公布之中华民国公文程式。

第三章 举义

第一节 举义【前】^①之要务

第四十七条 革命军于向某处举义以前，总司令或司令必要暗密预为调查者：

一、调查该处公署、府库、银行、造币局厂、电报、电话、无线电、铁路、船舶、船坞，其他各种官业所在，以便占领。

二、调查该处军营、炮台、要塞、军械局库、弹药局库、制造局厂，其他各要隘所在及形势，以便攻取占领防守。

三、调查该处码头、关卡、渡船、航船（民船）停泊地点所在，以便稽查出入。

注意：以上三项要务，调查确实以后，须绘成地图，分给委派各员随身携带。

四、调查公共会所、寺观、祠宇，何处地方宽阔、交通便利，以便借办军务，借屯军队。

^① 原件缺“前”字，据胡汉民编《总理全集》补。

五、调查外国人住户、店铺、教堂、学校、医院所在，以便保护。

六、调查该处物产，何项最多，何项缺乏；调查代表商界之商会、行帮、大商巨贾住居所在；调查屯积米谷货物之仓库所在，以便就地因粮。

七、调查该处所有轿及车辆、人夫、马匹、货车总数多寡，以便行车征用。

八、调查该处医院、医馆、医生、看护人、赤十字会、救伤队慈善设施所在，以便委托救护卫生。

第四十八条 革命军于举义以前总司令司令必须准备者：

一、响应或内应之暗号。二、各动员间应答之口号。三、各动员员辨认之标帜（肩章、臂章、袖章之一二种）。四、大小旗帜。五、安民告示。

兹将安民告示款式附录于左：

职名	姓名	为布告事：照得本司令
现奉大元帅命令，督率大军前来，专为讨伐袁世凯假托共和实行专制之罪，非以扰害地方人民为事。如果不抗我军，定必加意保护，各宜安分守业，毋庸恐惧逃匿。其将弁兵勇人等，如能携同军械来营缴投，决不诛戮，以重人道。倘敢阳奉阴违，或串同敌军为乱，损坏桥梁电线，障塞道路沟渠，烧毁军需兵房，隐藏军械火药，庇护逃勇奸细，一经查出或被告发，从严究办。如或本军有不法人等扰害居民，仰即扭送军前，或指名禀控，自必从严惩办，以肃军纪为要。布告一切居民，须知本军纪律素严，所至之处秋毫无犯，其各知悉，凛遵无违。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又四言安民告示：

司 令 部 示

我军起义 救国救民 宗旨正大 举动文明 所至之处
 鸡犬无惊 诚恐大众 恐惧不宁 为此晓谕 尔等居民
 各安生业 毋许纷纭 其余兵弁 缴械营门 概免诛戮
 一视同仁 如敢故违 串同^①敌军 或碍交通 或毁军营
 或藏奸细 或匿逃兵 一经查出 定予严惩 如或本军
 在外横行 指名稟^②控 按律处刑 特此布告 各宜凛遵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六、对于所部军队申明军律，并将军律条文刊成告示，以便所过张贴。兹将布告军律告示附录于下：

职名 姓名 为布告军律事：照得本军约束将卒，纪律最严，倘有不法行为，立即按律重办。诚恐仍有不法军人在外滋事，鱼肉良民，特将军律刊贴各处，俾触目惊心。尔等居民倘遇有显犯军律者，仰即指名呈控或扭送军门可也。特此布告。

计开：

- 一、不听号令者枪毙。
- 二、反奸者枪毙。
- 三、降敌被获者枪毙。
- 四、私通军情于敌者枪毙。
- 五、泄漏军情者枪毙。

①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同”作“通”。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稟”作“呈”。

- 六、临阵退缩者枪毙。
 - 七、临阵逃溃者枪毙。
 - 八、造谣者枪毙。
 - 九、私逃者枪毙。
 - 十、抢掠者枪毙。
 - 十一、强奸或强占妇女者枪毙。
 - 十二、焚杀良民者枪毙。
 - 十三、寻仇报复捏词诬【陷】^①者枪毙。
 - 十四、残毁罪人肢体及死骸者枪毙。
 - 十五、收贿赂勒索资财者枪毙。
 - 十六、掳人勒赎者枪毙。
 - 十七、擅用私刑擅捕良民者枪毙。
 - 十八、贩卖人口者枪毙。
 - 十九、结伴持械互斗者枪毙。
 - 二十、捏报名额虚领餉项者枪毙。
 - 二十一、杀害外国人、焚拆外国教堂学校医院者枪毙。
 - 二十二、强买强卖者禁锢。
 - 二十三、斗殴杀伤者禁锢。
 - 二十四、遗失或浪费军械弹药资粮者禁锢。
 - 二十五、获敌资粮军械物品，藏匿不报，私行售卖者禁锢。
 - 二十六、私人良民家宅者禁锢。
 - 二十七、盗窃者禁锢。
 - 二十八、赌博或开设包庇者禁锢。
 - 二十九、吸食洋烟或开设包烟者禁锢。
 - 三十、纵酒行凶者禁锢。
 - 三十一、滋闹娼寮戏馆者禁锢。
-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司令署 名钤押

① 据胡汉民编：《总理全集》，“诬”字后有“陷”字。

第二节 举义后之要务

第一款 略地要务

第一项 攻取

第四十八条^① 革命军总司令司令以兵力攻克地方时，亟应执行者：

第一、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即时于其城垒、公署遍树前第五节所定之旗帜。

第二、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即时收取该地方公署、府库、银行、造币局厂、电报电话无线电、铁路、船舶、船坞、军营、炮台、要塞、要隘、军械局库、制造局厂、弹药局库其他各官业，点查官印、文书、册籍、案卷、物品，分别保存。

第三、司令于攻克地方时，总司令设警备队司令部，置司令长一员；司令设警备队本部，置警备队长一员，担任地方警备事宜。警备队之职务如左：

第一条、警备队司令长、队长，【由】总司令部、司令部直辖。

第二条、警备队于地方之适中地点，设警备队司令部本部。

第三条、各城门或要隘应派官长率领士兵前往把守，其士兵之多寡，视地点之轻重而定。如于各城门要隘之外有紧要地点时，应由该守卫长酌派兵卒前往守备。

第四条、通过城门或要隘者，除将校及将校相当官、传令官以外，须有口号或颁有路照始许通过。

第五条、警备队司令部本部宜酌量情形随时派遣官长一名，率上兵若干进行警戒线以内或警戒线以外（其距离在警戒线以外五百密达以内），任监视守卫兵之勤惰、军人军属之军纪风纪及地方之动静。

^① 原文如此，编号与前条重出。

第六条、凡水陆各隘口各关卡码头渡头等处，每处应派官长一名。为稽查长率领士兵若干，前往把守担任稽查事宜，其应办之事如左：

一、各隘口关卡码头渡头，凡出口者，须有司令部给发之执照。

二、出口者不得携带现银。如查有现银，概行充公。

三、出口者不得携带行李至三十斤。

四、出口者所携行李，不得装载米谷油盐糖及菜蔬等项货物。如查有此项物件，一概充公。

五、无论何人，非因公事及有一定住居职业者，不许入口。

六、无论何人，入口均须搜查行李。如形迹可疑，并得搜查身体。

七、稽查队执务，须平心静气，不得威吓侮辱人民。

第七条、细微之事警备队得处理之，重要之事当报告于司令部。

第八条、警备队派出之守卫兵交番时间由警备队司令长、队长临时规定，但交代后须将守卫期中之记事报告司令长、队长，汇呈司令部。

第九条、警备队司令长或队长，关于维持秩序、取缔军人军属诸事，得与宪兵队协商办理。

第四、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即命宪兵司令或宪兵队长专司监察军民、维持秩序之事。如无宪兵之设备，得临时挑拨优等兵卒、干练长官编成之，直隶司令部管辖，并各给显明标帜，以别于寻常军士。宪兵队应办之事如左：

一、分区巡行街道，并张贴告示。

二、严禁居民出入城门或要隘。

三、严禁军官军士出入店户民家。

- 四、命居民严扃大门，不许出入来往，以绝盗匪。
- 五、严饬居民将所藏军火弹药凶器（长刀）直接缴送司令部，其重大者报告司令部。
- 六、体察情形发给居民路照，以便出入城门要隘。但领路照须申明正当理由，并觅保证。
- 七、查察居民因战事伤亡及损害程度，逐户踏勘，录入日记，报告司令部。
- 八、查察绝粮民家，以便给与相当救济。
- 九、查察民被害是否出自本军所为，以便究办。
- 十、严禁非有官长率领或服特别勤务之士兵，携带枪械子弹游行街市，并不准无故放枪。
- 十一、严禁军队内军佐人夫携带军器（马夫火夫杂役总称人夫）。
- 十二、严禁路上摆设路店聚众赌博、售卖掳获物品。
- 十三、严禁开设烟局烟馆，严禁军人军属购买洋烟。
- 十四、严禁军人军属滋闹娼寮戏馆，□兵或步兵前往外国人开设之教堂、学校、医院，加意保护。
各该外国人愿出境他往者，加派人员保护出境，但出境后如再入境不得携带别人。
- 十五、严禁军人军属强买强卖及酗酒滋事。
- 十六、严禁军人结伴斗殴。
- 十七、督率卫生队移去尸体及救护病伤。
- 十八、宪兵司令或队长为维持秩序，得向守备队司令部、本部商拨军^①

第六^②、司令于攻克地方时，于二十四点钟内即须将因粮局组织完备，其因粮局组织及办法，别以专章定之。

① 以下似有缺文。

② 原文如此，缺第五。

第七、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宜将向来保障地方得力之街勇、团勇、巡警，于大军到时，已降服者编入警备队，听候调遣。

第八、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宜即时出示颁布戒严地刑罚法，并将条文刊成告示张贴各处，即日实行，以维秩序。其告示及条文如左：

职名 姓氏 【为】布告事，照得大军克复地方，首宜维持秩序。但当此军政时代，各处戒严，平时行政司法各官衙及各项法律，均暂行停止，□非□□律法无以资遵守。为此制定戒严地刑罚法八条，颁布各处，俾众周知，即日施行。凡军民人等，须知违犯本法，决不姑容，各宜凛遵，勿罹刑戮。特此布告。

计开：

第一条、戒严地方之人民，有犯以下各罪者，处以死刑：

- 一、毁坏电线、电话、铁路、造船厂、军舰、堡垒、隘口、军器、弹药、其余军用物品，及毁坏有关军事之道路、桥梁、森林、家室、船舶、火车、水管（自来水管），或放火烧毁之者。
- 二、诱引帮办窝藏奸细，或放走俘虏、劫夺囚犯者。
- 三、将军队、军舰、舰队、军用船舶之动静、或军需品屯积之所，密报敌人或指引敌军者。
- 四、充当本军军队、军舰、舰队、军用船舶之向导，而为假伪之指引者。
- 五、结党图谋反抗，对于军队、军舰、舰队、军用船舶为反抗之所为者。
- 六、以文字、演说、集会、结社、造谣生事，表示反对革命之宗旨者。

（按此条规定而后，报律、集会律当然无效。）

- 七、聚众喧哗鼓噪，妨害军队、军舰、舰队所在之静肃者。
- 八、以各种之方法，变坏井水、河水、自来水、山水等饮用之水，图害公众之健康者。
- 九、贩卖鸦片烟具于本军军人及从军者，或开设烟局者。
- 十、开设赌局及售卖赌具者。
- 十一、劫掠财物者。
- 十二、强奸妇女或强占妇女者。
- 十三、掳人勒赎，勒收行水者。
- 十四、放火者。
- 十五、械斗者。
- 十六、擅行招兵者。
- 十七、秘密结社拜盟者。
- 十八、私行收买贩运军火者。
- 十九、伪称文武职员者。
- 二十、伪造公文印信者。
- 二十一、伪造货币、纸币、债券者。

第二条、犯前条各项之罪者，不论正犯、从犯、教唆犯，及已遂、未遂、预备、阴谋，因其情形，或科本刑或减等处分。

第三条、除前条各项之规定外，犯其他之罪者，仍适用刑律各条，各违警律各条之规定。

第四条、犯本法之罪者，悉由军法局审判处罚之。除军法局外，不论何种机关不得行之。

第五条、犯本法之罪，除大元帅外，无论何人不得赦免之。

第六条、犯本法之罪者，并适用刑律剥夺公权停止公权之规定。

第七条、军法审判各项犯罪之时，不得用刑讯。

第八条、军法局之审判，不适用刑事诉讼法上律师辩护之规定，但被告人得请求传问证人及呈递辩诉状。

第九、司令于布告军律及戒严地刑罚法后，即遴委革命党中精通法律人员，组织军法局。军法局之组织如左：

- 一、军法局设局长一员、副局长一员、审判员三员，中任一员为审判长。
- 二、审判之开庭，除局长副局长可自由列席外，审判员三员必须列席，以合议行审判。
- 三、军法局判决之案须经司令核准执行，各司令将原案驳回，须详加复审，呈诸司令核办。
- 四、军法局长局员如与原被告人有亲族姻戚师生之关系，宜自请回避。如素与被告私怨嫌隙者，被告得请司令飭令回避。
- 五、军法局之权限，对于军人（包含军属）限于非战场上非战斗中之犯罪，得审判之。战场上或战斗中之犯罪，须临机处置者，仍归各军中之执法官审判执行之。但人民犯罪，悉由军法局审判之。
- 六、组织俘虏收容所，以便将捕获或降服敌军收容，其办法如下：
 - 1、俘虏收容所设卫兵守护之。卫兵人数依俘虏之数而定。
 - 2、俘虏就捕后，即送收容所，先行身体检查，去其携带之一切武器，分别将官兵士。收容所内，去其束缚，给与饮食。饮食分为二等，将士给与上等食，兵士给与次等食。上等食与本军将士同，次等食与本军兵士同。
 - 3、俘虏衣服卧具依其身分给与之。
 - 4、俘虏有伤病者，送病院治疗之；死亡者，分别身分埋葬之。
 - 5、俘虏沐浴剃发每月至少二回，但有辮发者割去之。
 - 6、俘虏收容后听候审讯，其誓愿永远服从者，俟战后乃释放之，倔强而不愿降服者，依刑律处分之。

第十、司令既设军法局后，即将戒严地执行刑罚规则，谕交军

法局遵守，其规则如左：

第一条、执行军人之死刑，用枪毙之法。但执行枪毙时，发枪者须击要害，违者以擅用私刑论。

第二条、执行军人以外之人民之死刑，用绞死之法。

第三条、执行以上两项死刑时，宜按犯人酒量强弱，给与剧烈之酒，以饮至洪醉为度，并为掩蔽头面眼目。

第四条、执行死刑，须在狱内或法庭内行之，不得在公众场所并严禁参观。

第五条、于执行后，应将犯人罪状详细开列，悬引军法局门外，至少七日，布告人民。

第六条、执行其他刑罚（禁锢罚金）仍适用刑事诉讼法、监狱规则、警察规则规定方法。

第七条、凡不遵本规则之规定，擅用他法执行刑罚者，以擅用私刑论。

第十一、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即时出示严禁私人擅行招募民军，及非奉元帅或总司令命令之民军入境。

第十二、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即时组织卫生队，或嘱托慈善团体赤十字会或私立病院、医院、医生，专司卫生事务，其事务如左：

一、即移去死尸，即时埋藏，不得迟至二十四时间以外，临时可不用棺木，并得合葬。

二、不分敌我，救时〔护〕伤者。

三、扫除道路，洗刷血秽。

四、依于时宜，对于人民施医赠药。

第十三、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宜谕令各军队，将虏获敌人物品，缴交司令部或因粮局存贮，俟将来拍卖充赏，毋许分据私卖。如违，按军律惩办。

第十四、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宜出示禁止军人擅行拆毁营内或

驻扎处所之木石材料、陈设物品，并饬宪兵随时监察，其告示如下：

职名	姓氏	为布告事：照得军人一 举动，均为视听所关，务宜恪守文明规则。凡军营及军队 驻扎处所，一切木石材料、陈设物品，均须加意保全，毋得 故意毁拆损害，或任意践踏。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予严 罚，望各遵守毋违。特此布告。
----	----	---

年 月 日

司令姓名

第十五、司令于攻克地方时，宜出示保护公共建筑、古迹、名胜，并饬宪兵随时监察，毋得毁拆损坏，其告示如下：

职名	姓氏	为布告事：照得公共建 筑古迹名胜，均为地方公益之物，或系人民信仰所关，理宜 保护，以重公德。凡军人等毋得乘机毁拆损坏，如敢故违， 一经查出，定予严办，望各遵守毋违。特此布告。
----	----	--

计开：

- 一 旧军政民政各衙署局所。
- 二 国立公立私立之男女学校。
- 三 国立公立私立之图书馆、藏书楼、公园、陈列所。
- 四 寺庙庵观、祠堂、书院。

年 月 日

司令姓名

第十六、司令既委办以上各事，即宜将办理情形呈报大元帅或总司令，候派员接办善后事宜，以便该司令拨队进取。

第二项 响应

第四十九条 凡各处义民响应占据地方，即时呈报大元帅或总司令，候派员前往按据方略布置一切，如该处义民已按本方略布置就绪，即明白报告，听候派员接办善后事务，始为响应之实据。如玩不呈报，即由大元帅或总司令派员前往收管。凡派员收管者，对于该义民不与赏功。

第五十条 对于响应地之办法，除将义民分别功绩，按方略赏功外，一切仿照攻取地之规定。

第三项 反正

第五十一条 凡反正之文武官员必须将官印文书及具有永远降服誓书，呈报大元帅或总司令，请派员接管地方，始为反正之确据。如玩不呈报，即由大元帅或总司令派员收管，但收管时对于该文武官员不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反正之地，除分别奖励文武官员外，一切仿照攻取【地】办法。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

编者按：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灵南坂孙中山寓所讨论革命方略，会议自9月20日至12月16日，共召开了十七次。这份资料就是当时的议事录。资料正文前三页分别注有“《中华革命党议事录》，抄本一册，三十三年九月”，“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沔阳张难先敬观”，“党宝，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正”字样。文前和文末有张难先、居正、戴传贤题跋。1981年《近代中国》第22期曾刊登了9月20日的会议记录，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转抄本全文刊出，以便研究利用。文件记录虽然简略，但内容甚为重要。其中很多地方可作为考订有关史实的确切根据。本刊总58号、总59号发表的《孙中山在日本》一文中，根据日档案，在与孙中山来往密切的党人里，有金佐治其人，现从本文1914年10月14日记录所记之出席人姓名，即可确知金佐治即廖仲恺化名。

此乃应城曾君省三所藏，去年（一九四四年）十月示余，以为得未曾有，特照抄一通，恭题观款归之。后闻续有题者，复借抄录，此册（原书）愈足珍也。通观每次记录，其当日艰难情形，实可想见，此录乃重要史料也。

三十四年十一月张难先识

二十日^①讨论革命方略

孙文 胡汉民 田桐 谢持 许崇智 杨庶堪

^① 即1914年9月20日。

廖仲恺 居正 丁仁杰 戴传贤 王统一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讨论目次。

田桐君提议第六节标题。

纲目次叙表决。

自第一章总纲起，以下目照原草案表决。

一、讨论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条。

主席提议：改第一节标题“革命军之宗旨”为“革命军之目的”，照议表决。

第一条正文改为革命军以下列四项为目的：一、推翻专制政府，二、建设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产，四、巩固国家主权。

以上表决。

一、讨论第二节第二条。

本节标题改为“革命军之宣誓”。第二条条文改正如下：

第二条 凡革命军人，应照以下四项明白宣誓：一、服从命令，二、尽忠职守，三、严守秘密，四、誓共生死。

(附程式) 在各军队成队时，须由各该军人在革命军政府所发之誓约书上填写姓名、籍贯，以左手中指盖印。当各该属长官宣读后，由军政府发给革命军证书，其证书上亦须该军人以左手中指盖印，其格式如左。

以上表决。

一、讨论第三条，削除。

以上表决。

一、讨论第二章第一节。

胡汉民君提议云：本节编制应另定。由主席指定许崇智君、胡汉民君、王统一君、戴传贤君四人为起草委员。

以上决议。

一、讨论第二章第二节。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可决，第十四条由主席指定许崇智、王统一二君为调查委员。

一、讨论第二章第三节。

自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由主席指定许崇智、王统一二君为调查委员。

本日会议终结，下次会议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午后两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开会。

十月三日第二次会议将以上所录宣读一次，并无讹误，作为定案。

十月三日第二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陈其美 廖仲恺 杨庶堪 居正

谢持 田桐 丁仁杰

主席 孙文 书记 胡汉民

一、田桐君报告所拟军人誓书程式及证书程式。

谢君提议：似宜就于军人资格此誓文近于党员，以至宪法颁布时当不能解职，甚有语病。

主席言：暂将誓约程式搁待许王两君调查日本军人军程式再议。

议第四节十九条以下至第三十条，讨论久之。

主席：交许王二君调查日本赏功成法再议。

第二十五条应查取陆军部定章核议，并查各省现饷之数。

以上赏功及军饷俱须重新研究（原草案各条俱不适用），下次再议。

本日会议终结。

十月十日第三次会议

孙文 丁仁杰 杨庶堪 廖仲恺 胡汉民 谢持
王统一 陈其美 田桐 居正 戴传贤 许崇智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议第七节第四十六条。

本条文改正如下：革命军军用公文程式分为四程：一、革命军对于一般人民宣布意思公文曰“布告”；一、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之公文曰“令”；一、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之公文曰“呈”；一、平行机关互相往来之公文曰“咨”；一、对于外国官员之公文曰“照会”。革命军对于一般人民或公共团体强令执行之公文亦曰“令”。

以上通过。

一、议第三章第一节。

第四十七条照旧。

第四十八条由主席指定胡汉民君改告示，杨沧白君作中华革命军徽加入。

军律第十四一项删去。第二、三、七三条删去。第二十九删去。由主席指定胡汉民君审定军律。

一、议第二节第四十八条。

攻取城池之后应派人到邮政局检查信件一层，应加入本条下。

以上^①

一、以后每星期三、六午前九点钟至十二点开会。

^① 原文如此，以下同。

十月十四日第四次会议

孙文 杨庶堪 陈其美 胡汉民 许崇智 田 桐 丁仁杰
 谢 持 廖仲恺 居 正 戴传贤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戴传贤报告所拟章程尚未拟就。

一、杨沧白君报告所拟檄文尚未就。

一、胡汉民君报告所改告示及审订之军律已就。审定军律之结果：

原	六	十	十三	十九	五	八	十一	十五	二十	九	十二	十七	二十一
改	二	六	十	十二	三	五	八	九	十三	四	七	十一	十四

以下照旧。

告示改正原稿贴下。

一、谢持君提议：告示体裁前文只用官衔，后署名，一切告示体裁，均照此一律。

以上决议。

一、第四十八条由主席指定胡汉民、许崇智、杨沧白、谢持、王统一、戴传贤六君审订改正。

一、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四条，指定谢持、杨沧白二君改订。

十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会议

孙 文 陈其美 杨庶堪 胡汉民 许崇智 丁仁杰
 谢 持 田 桐 廖仲恺 居 正 戴传贤
 主席 孙 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胡汉民君报告所拟之大元帅府组织尚未就，因现在王君统一病未痊，遂由主席指定廖仲恺君加入审查。

一、陈英士君报告各处皆希望早日修改就绪。

一、谢持君报告审查第四十九、五十、五一、五二各条，改正原稿贴下。

一、胡汉民君报告大元帅府组织起草之大概，并提议讨论司法事项办法。

右件由拟定后再付讨论，其要点如下：一、设法制局隶大元帅府；一、各省司法官由省委任，归各地方行政官监督。

十月二十八日第六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杨庶堪 戴传贤 许崇智 廖仲恺

陈其美 谢持 田桐 丁仁杰 居正 何天炯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胡汉民君报告大本营组织后，提议参谋部设否问题。

1、许君及胡君报告参谋部不能设之理由。2、戴君代王统一君报告于机要处内设陆海军参谋事。

决设参谋处。

一、胡汉民君报告省制组织讨论要点如下：一、都督有统率军队之权否。一、设民政长官否。

以上

十一月初四日第七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居正 许崇智 谢持 何天炯

陈其美 丁仁杰 田桐 杨庶堪 廖仲恺

主席 孙文 书记 杨庶堪

一、因粮章程关于征发一项，由主席指定许崇智君审查；关于维持民食、整理金融各项，指定廖仲恺君及胡汉民、谢持、杨庶堪君审查。

十一月初七日第八次会议

孙文 居正 丁仁杰 胡汉民 田桐 陈其美
许崇智

主席 孙文 书记 杨庶堪

一、大本营组织第三条“为幕僚长”四字，决议删去。

一、第四条删去“自兼司军事至诸事项文”一节。

一、第五条侍从武官长改为参军长，侍从武官改为参军。

一、第四条、第五条之文互易。

十一月十一日第九次会议

孙文 谢持 杨庶堪 胡汉民 王统一 田桐
周应时 丁仁杰 陈其美 廖仲恺 居正 戴传贤
许崇智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主席：付议省下须设府。

一、讨论征发问题未议。

一、讨论维持货币问题。

十一月十四日第十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王统一 谢持 陈其美 许崇智
田桐 周应时 丁仁杰 廖仲恺 戴传贤

主席 孙文

一、廖仲恺君报告调查各国地方行政制度，斟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照所报原案决定。

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一次会议

孙文 周应时 谢持 王统一 丁仁杰 许崇智
居正 田桐 胡汉民
主席 孙文 书记 胡汉民

王君报告海军总司令部条例：（一）说明当设立于舰上之理由，为指挥训练之便利。（二）草案仿英日两国成例。

决议通过条文附卷。

次报告海军司令部条例。

丁君提议不宜请任；王君以为亲任则指挥统一为难，付众议。决定第一条由总司令请任改正为由总统大元帅委任。

决议。海陆军俱不设秘书书记。改正第四条“秘书”二字取消。第八条全文取消。

报告海军区域令。

（一）说明分区之理由、作战、防御、征兵及地方治安种种之利便。（二）以经济问题，先设要港，将来再设军港。

主席作为暂定。

报告要港部条例。

决议通过。

十一月二十日第十二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周应时 丁仁杰 田桐 居正
谢持 廖仲恺 王统一 戴传贤 杨庶堪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议海外支部长外职员外，请由总理委任。主席指定谢、廖、居三君起草详章。

一、官等指定胡、王、周三君为审查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三次会议

孙文 居正 谢持 王统一 周应时 丁仁杰

胡汉民 戴传贤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胡汉民君报告改拟大本营组织。

一、周应时、王统一两君提议第十一条“及陆海军编制事项”一句除去，均同意。

一、周应时君报告所拟征发令。

征发受讫证改为三连单。

一、王统一君报告终度及标准时条例。

十二月初二日第十四次会议

孙文 周应时 谢持 陈其美 许崇智 田桐

居正 王统一 丁仁杰 杨庶堪

主席 孙文 书记 杨庶堪

一、周应时君报告陆军部官制。主席指定廖仲恺君审查。

十二月初五日第十五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居正 王统一 谢持 丁仁杰

周应时 廖仲恺 杨庶堪 田桐 戴传贤

主席 孙文 书记 杨庶堪

一、王统一君报告海军部官制。主席指定廖仲恺君审定。

一、周应时君报告总督府军政部条例草案。主席指定廖仲恺君审定。

一、廖仲恺君报告内务部之组织。

一、廖仲恺君报告府知事署组织。

十二月十二日第十六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谢持 居正 廖仲恺 田桐
王统一 丁仁杰 杨庶堪
主席 孙文 书记 杨庶堪

“一、居正、谢持两君报告海外支部通则。主席申明：此次会议不入本会议范围。”^①

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七次会议

孙文 胡汉民 谢持 丁仁杰 何天炯 田桐
居正 廖仲恺 王统一 戴传贤
主席 孙文 书记 戴传贤

“一、谢持君二次宣读海外支部章程，此议不入本会议范围。”^②

曾子省三出所收藏民国三年中华革命党时代在日本东京灵南坂头山方总理寓所讨论革命方略签名记事录原本^③见示，言犹在耳，大命不常，回首前尘，曷深感慨，口占三绝，以志景仰云尔。

右一 孔壁书存鲁殿光，天教曾子显仁藏。
灵南坂邸言犹在，前席咨询革命方。
右二 三十年前事恍然，何期发见此遗编。
签名记事休云略，字里行间费讨研。
右三 微言大义绝乖疏，天丧斯文没信书。
幸有真诠留半部，毋教伪托概其余。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居正觉生于山洞

① 这两段文字，转抄者作了钩删记号，肩注说明，照原本钩。

③ 此句旁有“时在青山本部任干事”九字。

民国二年革命失败后，同志多东渡日本，颇有丧志丧气者，以为非再过十年不能言进取矣。总理中山先生勉策同志重振精神，改组本党为中华革命党。此重新制定革命方略会议之记录也，愿吾党同志读此文献者，继昔年实行主义，服从命令，尽忠职务，严守秘密，誓共生死之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烈承遗志，为万世开太平。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初冬，戴传贤敬读并志于重庆陪都

三十年前事，千秋万世心。

愿拼垂老命，以死报苍生。

戴传贤再题于夔夔斋

中华革命党之回忆

居 正等

编者按：1913年赣宁之役失败后，孙中山等被迫逃往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在国内则仍用国民党名义。

中华革命党虽宣告组成，但因在国内缺少群众基础，未能广泛团结反袁力量，徒然采取单纯军事冒险方式而遭致失败。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等回到上海，1919年10月将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为使读者对本期刊出之《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一文阅读方便起见，我们搜集了居正等人对中华革命党的回忆资料三篇，以供参考。

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①

居 正

《三民主义半月刊》为了本党立党五十周年纪念，拟编印专辑，命题曰《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来函要余写稿。或者以余为中华革命党组成之一分子，应熟悉当时情事，照此题目记录下来，将来或有裨本党党史料于万一。其实历年三十，事过境迁，以素性健忘而又薄历史观念的我，简直踪影全无，几乎一件事都回忆不起。然而不许“曳白”，只得参以史料编纂会存册，及凭个人意想所及，记一点，写一点，舛误与否，好在中华革命党许多同志都还健在，比我留心党史的更大有其人，倘能予以批

^① 本文原载台湾出版《革命文献》第五辑。

评或校正，不至使吾党当前之史实湮没而不闻，则幸甚矣。

一 中华革命党由来

我们欲追溯中华革命党之由来，只须一读其宣言，便知其所负之伟大责任性底蕴。宣言开宗明义便说道：“吾党自第一次革命，国体与政体变更后，即以巩固共和，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己任。乃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涣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点。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慨叹！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从新发起中华革命党。”从这段文字看来，已很明白坦率，凡留心党史者，自然容易了解，用不着画蛇添足。可是当时经营伊始，总不出一个艰难缔造的公例，于此不能不有一详确的说明。

同盟会在逊清之季（丙午后），总理不见容于日本政府（命人示意请总理离开），何以到民国以来，便许亡命客集中东京呢？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的。日本小丑素以对中国侵略为其唯一之国策。又见中国土地广大，不容易一日吞下，想把中国分成几块，便于用间，或蛮触相争，而自损其国力；或鹬蚌相持，而便于渔中取利。于是派遣间谍深入中国，调查各方面人物，薪求拉拢而利用之。有在香港闻总理名者，极思多方结识，然未由接近。时有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平山周等，始先后获交总理。总理对此三人中，以宫崎比较少带日本人侵略传统气味，乃结为知己（于其叙宫崎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见之）。宫崎亦以翊赞中国革命为其毕生事业。自乙未以后，总理往来日本，阅日人亦多，颇有任侠好义之上，以获见总理为荣，慷慨资助革命。而日本政府在有意无意之间，掩耳盗铃，竟容许我们集会结社。有时又像投鼠忌器，妨害我们行动的自由。迨至首次革命，

民国成立，二次革命失败，袁氏柄政，日本政府即无所忌惮，故意容纳一班亡命客，似有所挟而为之。民国二年七、八月之间，总理愤南京、上海之相继失利，欲亲至广东倡义独立，中途闻变不果。曾折至福建，又不克行。乃入台湾，换轮赴日。舟抵神户，时日本知友侠士及一班武装新闻记者，拥护登陆，为盛大之欢迎。复护卫至东京，下榻赤坂区灵南坂头山满住宅。朝夕过从者，即宫崎寅藏、犬养毅、寺尾亨、头山满等。头山则每日杀鸡而食之。是时总理精神焕发，如周公之思兼三王，以思四事，本其二十年之学问，二十年之阅历，手草中华革命党章程，制定入党誓约。日召陈英士、田梓琴、范鸿仙等，更翻商议。严格规定，入党党人立约宣誓，在署名之下，印盖右手中指模。陈英士等极力赞成，竭诚拥护，分途介绍，因人宣传。记当日列党册第一名者，为海军中人王统，英士等则列在前十名，而党之根基是以立。

宣言中有云：“一、排除官僚；二、淘汰伪革命，以收统一之效。”何以言之？总理初意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仍以同盟会同志为基本。原同盟会同志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初非官僚与伪革命可比。况在东京集中亡命客，率皆同盟会中人，誓不与袁氏共戴天者。故其所谓排斥，所谓淘汰，不是同盟会而是同盟改组揉合之国民党，可不烦言而解。然而以同盟会成名的人物，却有如宣言前段所说“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故就中有人提出两点：（一）对誓约上“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表示谓革命系服从主义，不应服从个人。孙先生系属个人，对个人服从，有违共和民主。（二）对“盖指模”，表示系命犯人所为（如同志们在南洋殖民地，常有被警察强迫盖指模者），对同志不应有此。当时经总理一番解释，剖析详明，犹忆其言如左：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

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可。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祈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讲至此，有为调停之说者：

一、以为可不用誓约，凡同盟会会员曾经立约宣誓，重新加入中华革命党，只向总理作意思表示，愿为党员，可免填誓约一切手续。

二、以为可修改誓约“服从”改为“附从”，孙先生改为总理，就是说附从总理。

以上调停之说，均不蒙许可，足见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毋动。其次对于指模，亦有剖切指示：

一曰昭信誓。歃血为盟，如啮指割臂，皆古时所引用。现今不用血印而用指模，是要本人于盖指模之顷，将誓约印入脑际，历久不渝。

二曰验诚实。我国人习气专好假面子，或客气用事，结果弄成虚伪，国几不国。革命党应反其所为，以赤裸裸出之。倘犹吝惜一指，以为与面子攸关，或以为太不客气，则是不诚实之极了，所以必令盖一指模，破除积习。

三曰重牺牲。人人不畏革命，是能不惜牺牲的。革命党自负也是自我牺牲的，倘对盖指模而怀疑而畏葸，还说得上牺牲吗？故必以盖指模重视其牺牲精神。

四曰明团结。我们为了革命，失败由于涣散，欲求成功，必须团结。我虽不尚结为死党之说，而总要求同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不要中途脱节。有了指模凭证在党，自然记在心上，毋敢或违。

经过种种辨析，同盟会同志尚有一部分人格格不入者，总理只有矜惜而已。但在组党之初，受了这些阻力，影响却是不小。而总理以大无畏之精神，排除障碍，克服困难，往者不追，来者斯受，凡有血气者大为感动。迄民国三年春，入党同志干部达百数十人。长江中部如两湖、安徽、江西较占多数。浙江、广东、四川、福建、江苏亦不少其人。是以宣言上说到“海内外同志立约宣誓，争先恐后。夏六月，开总理选举会，到者八省（按实数入党省籍，不止八省，海外党部尚不在内），文当选为总理。七月八日，在日本筑地精养轩开本党成立会（按是日到会有三百余人），文于是就总理之职，当众宣誓（按自立誓约，由胡汉民主盟，陈其美、居正介绍，号数为百六十一号，^①百六十一号以前誓约，总理自为保管；以后誓约，交党务部部长保管。誓约文中‘服从孙先生’五字不写。五项中之‘服从命令’改为‘慎发命令’），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自是之后，着意进行，本部组织，于焉成立。”而中华革命党由来，可以知其梗概了。

^① 《革命文献》第五辑原编者按：总理誓约号数系六四一号。

二 中华革命党组织

提起组织，离不了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章共计三十九条，似不必全文介绍，只举总章最有意义而为后来建国大纲之张本，致引起当日之争论者记于左：

一曰三时期 总章第四条，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

(1) 军事时期 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

(2) 训政时期 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

(3) 宪政时期 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

在此三时期中，对军事宪政，不闻多所异议；而对训政，则有如下之见解和非难：

一、以为革命不应分时期。即分时期，亦只有军事与宪政，何必又要一个训政时期。

二、以为训政是皇帝时代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作皇帝，那里说得上训政。

总理生平无疾声遽色，闻言莞尔而笑曰：“你们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不是说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之根基巩固，帝民亦永赖万世无疆之休。是不仅训字有根据，且训政名词，是比同盟会约法名词，用得庄严而恰当了。若说到不必由军事经过训政，就进入宪政，则简直是自欺欺人，不要建立

民国了。过去元年临时政府之失败，虽由于语杂言庞，实由于我们同志不能自信执行同盟会政纲政策，分期布治。譬如建屋于沙丘之上，经风一吹，即便倒塌，故二次失败，不是袁世凯能打倒我们，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的。我们痛定思痛，再举革命，不但要惩前毖后，且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建筑牢固根基，确乎其不可拔，革命才有成功希望，国家才有安定可言，人民才有福利可享。这个训政时期，是革命时期中必不可省略的过程，革命成否，全于此时期卜之。今日你们不大相信，异日当思吾言。”

二曰三阶段〔级〕并总章第十一条：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曰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第十二条：革命时期之内，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因此一条规定，又复私议纷纷，谓革命党分了阶级，一级如何，二级如何，三级又如何，即唱“三阶级”话头以问。总理笑而不答。既而曰：“文义既明，毋庸多议。抑今日之非难，焉知不为异日之悔悟，恐以元勋自居者，反堕落求为普通公民而不可得也。须知作事要有秩序，论功要有次第。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有以加入同盟会为荣，或藉此招摇撞骗，大损同盟会之声誉，是漫无区别之过。我今对于入党党员区别其先后，因而奖励之，亦深寓训练党员之意。”

党员资格既规定，进而规定负责人员之产生程序。

总章第十五条——本党公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

在宣言中说过，公举孙先生为总理；而协理一人始终未选出者，以当日有协理资格者，惟黄克强先生，且党人多属意于黄。然黄以见解微有差池，只身赴美。总理曾推荐凡曾为都督者，皆可当选为协理。其时曾任都督而在日本者，有胡汉民、李

烈钧、柏文蔚、陈其美。胡、陈始终谦辞，李、柏不大接近，所以协理从阙。

总章第十九条——本部之组织如左：

一、总务部；二、党务部；三、财政部；四、军事部；五、政治部。

总理依总章第十七条之规定，委任各部部长副部长^①如左：

总务部部长	陈其美	副部长	谢持
党务部部长	居正	副部长	田桐
财政部部长	张人杰	副部长	廖仲恺
军事部部长	许崇智	副部长	邓铿
政治部部长	胡汉民	副部长	(阙)

本部事务所，设在青山，房屋宏敞（每月租金一百元）。总理训示：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成。故凡总理发布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各部主要工作：党务部则为主盟新进，传布宗旨。财政部则为管理收支，制发债票。张静江就职部长后，声请健康不胜，由副部长廖仲恺主持。军事部则为地下运动，收集武器。许崇智部长与邓铿副部长，尝啣命至菲律宾南洋各埠筹款。政治部胡汉民部长则曰：“我们的政治工作，只凭我一双手、一张嘴就够了。”于是创办《民国杂志》，租麹町区新樱田町为社务所，总编辑胡汉民，编辑田桐、戴季陶、杨沧白、苏曼殊、邵元冲、邹鲁、叶夏声、张士麒等，经理居正，印刷发行，委日人出名。

总章第二十六条——凡属党员，皆有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部长进行党事之责，故统名之曰协赞会，分为四院，与本部并立

① 《革命文献》第五辑原编者按：“据本会孙慕修续谓：党务部副部长实为冯自由、覃振而非田桐；军事部副部长除邓铿外，尚有周应时，宋振亦系副部长；政治部副部长则为杨庶堪。”

为五，使人人得以资其经验，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其组织如左：

一、立法院；二、司法院；三、监督院；四、考试院。

总章第二十七条——协赞会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由总理委任；各院院长由党员选举，但对于会长负责任。

（说明）所以由总理委任会长副会长者，为统一党务起见。若成立政府时，当取消正副会长，则四院各成独立机关，与行政部平行，成为五权并立，是之谓五权宪法也。

但上两条所规定之协赞会，后来未能组织成立者，亦有种种原因：（一）因慎重会长之人选。（二）规模扩大，组织条件尚不充分。（三）亦未到相当时会，其时有谭人凤同志初到东京，进谒总理，接谈颇洽。党人私议以会长推荐之，后谭倚老卖老，旋即打消。

总章第十二条——支部为各地之自治团体，得自行议定章程，请本部批准；并推荐支部长，请本部总理委任。

根据这条，党务部提请本部：一、指定各地主盟人。二、令各地组织筹备处。三、推选支部长。计先后成立委任各支部大致如下：

一 国内之部：

地名	主盟人	筹备处长	支部长
湖北	田 桐	刘 英	田 桐
湖南	陈家鼎	陈家鼎	覃 振
江西	周道万	周道万	徐苏中
安徽	范光启	张汇滔	谭维洋
浙江	陈其美	戴季陶	戴季陶
广东	何天炯	谢良牧	何天炯
广西			苏无涯
福建	许崇智	万黄裳	黄展云
江苏	周应时		吴藻华

四川	谢持	杨庶堪	龙光
云南	邓泰中	黄嘉梁	杨益谦
贵州	张士麒		凌霄
河南	凌铎		凌铎
陕西	焦易堂	徐朗西	宋元恺
山西			阎崇义
山东		邱丕振	刘光
东三省	刘大同		
奉天		诸愚（即朱霁青）	
吉林		徐东园	
黑龙江		乔根	

二 国外之部 由本部直接委任总支部总干事者：

- 一、美洲总支部部长 林森（管辖南美及南非）
- 二、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 陈树人
- 三、安南总支部总干事 陈简民

此外檀香山、菲律宾、澳洲、南洋、暹罗、缅甸各地总支部长，先后分别成立委任（名多不具载）。其殖民地政府所在种种干涉，表面则仍用国民党或书报社通讯社名目，内容则一律立约宣誓。在美洲入党，纳美金十元（后以便宜有只收五元者）。其他各地，以当地通用货币折合十元。内地因革命而曾冒险难者，免收入党费；海外工人无力者亦然。

中华革命党之组织，大致具如上述。若一一记忆，总理之随时说教，本部之工作紧张，各同志之意志轩昂，则遽数之不能尽，悉数之未可终。至若关于军事组织大概，则于方略下述之。

三 中华革命党方略

中华革命党本部组成之初，总理尝召开方略研究会，以军事

为先决问题。大体由总理指示，分类讨论后，指定起草人，编成草案，再加审议。以三数月时间，制定革命方略，军事第一，定名为中华革命军。兹摘录章程如左：

第一节 革命军大元帅

第四条 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

第五条 大元帅率陆海军，于大元帅下设最高统率部曰大本营，其组织以专章定之。

第六条 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为大总统，组织政府，总揽全国政务，一切法令条例，由大元帅制定公布。法令条例未制定前，民国现行法令条例，于可以适用之范围，经大元帅认可，得适用之。

第三节 旗帜及服制

第八条 中华民国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旗以红色为地，青天白日为章，章在旗首上隅。

旗章之地用蓝色作天，圆心用白色作日，日缘仍用蓝色。日边饰以光芒十二道，芒之空间，仍用白色。

第九条 大元帅帅旗及军旗，在未分别制专旗前，得用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用红地）。

方略何以提出旗帜之规定呢？因为为了这一面旗帜历史，发生许多争论，经过不少波折，乃在方略中明确规定，以革命党必须贯彻此主张，亦即为鲜明旗帜而革命。

现在都知道青天白日旗为总理第一次起义之前，命陆皓东同志精心设计所制成的，而陆同志即于此次以身殉者。

总理甚赞美青天白日旗帜之鲜明：一合乎三色本质；二合于汉家威仪；三有美术性，比任何三色旗壮观；四合于科学原理。（日之光芒，比日本小鬼海军旗光芒倒影为合理。）又甚悼惜陆皓东同志之以身殉，思有以纪念之，故在同盟会时代，极力主张用为国旗。当时同志有异议，争论颇烈，成为悬案。武昌首义，

刘仲文同志等在汉口秘密设计，取铁血主义，以红地十八黑心为旗。起义后，实用之以资号召。广东同志一部分用青天白日旗，一部分用蓝地白条井字旗。其他各省响应，旗帜不一。上海江苏教育会开一代表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以后，议定旗帜。有提出武昌旗帜者，有提出广东旗帜者，江苏都督代表则提出五色旗。仓卒间，假定以五色旗为国旗，武昌首义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为海军旗，请黄大元帅裁可，然后公布。次日上海报纸纷纷揭载，持问黄大元帅。黄云报纸已发表，无从制止或更正，姑不管他，异日以法律定之再说。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极不谓然，郑重提案于临时代表参议会，欲改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不获通过。总理愤慨异常，故于革命方略，明白规定。嗣后护法军兴，海军南下，停泊黄埔，青天白日旗常飘扬于总理之眼帘，总理每顾而慰之。

其次，方略规定之特点，属于地方者，省县组织之中间，有府知事署组织。摘要如左：

第三条 府知事管辖区域以法令定之。

第六条 府知事为兴办府城警察、教育、治水、交通、垦殖、济贫事业，得于所辖境内征税，其税率税目及征收方法时期，须呈总督裁决。

第七条 府知事署设警察游击队，分布各县要地，维持安宁秩序。警察游击队之编制及队数之分配，由警察总监定之。

这种府的组织，与后来袁世凯时代之道尹，现今之专员公署，名异而实亦有不同。总理以为府在中国官制，是堂皇的，职守亦简而文。在省区大、交通梗，因地制宜，事有必要。革命在军事训政时期，以保安为其唯一之任务。宪政时期，则专监办高等专门及普通中级教育、府区选举、四权行使之指导等等。

根据方略行动，扫除袁氏走狗收买党员之障碍。有吴先梅同志枪击蒋士立一案，日本东京警视厅几大部动员，搜索吴先梅不

得。湖南支部长覃振以嫌疑受拘役两星期，而卒无事。由此袁氏侦探之势焰，为之稍戢，而吾党声威，则为之一壮。

先是总务部长会同军事部长保荐各省司令长官，呈请总理委任，约忆如下：

浙江	夏尔玛（次崖）	江苏	周应时
福建	黄国华	广东	邓 铿（仲元）
云南	邓泰中（和卿）	湖南	林德轩
四川	卢师谛（锡卿）	湖北	蔡济民（幼襄）
安徽	张汇滔（孟介）	江西	夏之麒
贵州	凌 霄（兼）	广西	刘 颀

北方包括东三省、河北，山东有东北军，河南有中原军，悉隶于中华革命军。崛起陕西靖国军，有几路司令隶中华革命党。三次革命，始终注意北方，陈英士常秘密亲历东三省，远至哈尔滨，为地下之运动。未几有本溪湖之役。复潜至上海策动一切，有杀郑汝成之役。肇和一炮，青天霹雳，影响至巨。于是云南起义，异军策应。当日径称中华革命军，上海而外，广东邓仲元、朱执信，湖北田梓琴、刘英、蔡济民。惜均在暴力威势之下，未获发展。其较有立脚点而与袁军相持数月，以迄袁死而犹为北京陆军部所注意、派员谈判者，则予所领之山东潍县一隅之东北军是也。当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发布大元帅檄文。录如左：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徼利，至乃要窃总统以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殄，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孰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冀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佞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賂遣议

员，清议消沉，监督褫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媾。犹复肆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礼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郊衢，盗贼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无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而觊圉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吾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匪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国家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贤，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袁氏见此檄文后，大为震动，其部下山东将军靳云鹏在济南闻而胆落，辞职潜逃。第五师长张树元初据潍县相抗，终至败退。东北军领有潍县、昌乐、高密、诸城，略地至临淄、临朐、益都、安邱。吴大洲、薄子明占领周村，直薄济南。山东胶济路线全为我军所支配，声势甚盛。犹记袁死，张树元派两参谋来谋罢兵。有一参谋告余曰：我们在潍县时候，看见孙大元帅檄文，并闻总司令名，以为革命党皆三头六臂。今见总司令恂恂如书生，而先声夺人，却有此事。

东北军在五月酣战期间，闻陈英士先生在上海遇害之噩耗，全军痛愤，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受一绝大打击。六月九日，总理发布规复约法宣言，派廖仲恺至潍县，命余北上就参议员，而以军事部长许崇智代理总司令，从事收束。复以中华革命党为秘密时代之组织，共任讨贼之事，今袁氏既死，中华革命党对国内亦自停止公开活动（曾一度登启事于报端），而置本部于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专接洽海外党部。是中华革命党自民国二年起至民国五年止，时间本不甚长，而经受之艰苦与历次之牺牲所付之代价，实足为建立先天国家之基石。因此而根深实遂，膏沃光晔。尔后改为中国国民党，继继承承，发扬光大。此中华革命党精神，可与日月争光，河山并寿矣。

中华革命党略史^①

邵元冲口述 许师慎笔录

一、中华革命党之酝酿

总理自从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到了日本以后，他就决定要改组本党，来恢复从前同盟会时候革命精神了。

因为总理觉得当时一般革命的同志从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到南京政府成立了之后，把从前同盟会时候的纪律完全抛弃，首领的命令既不服从，旧日的主张也不遵照，人人在那里自由行动，希望过他个人的政治生活，以致大多数都没有奋斗到底的决心，只求和平的解决；而且还以贼作友，愿意把政治权柄让给军阀官僚的袁世凯。总理知道这是九州之铁铸成大错，政治永无明清之望，而国家永无巩固之时了。

本来总理在南京就职总统的时候，他的主张是准备彻底的依

^① 本文原载《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照革命进行的程序，用革命党的兵力来扫除北方军阀如袁世凯等势力，以求真正的全国统一，完成军政时期的工作。所以一方面预备借入外债，扩充军备，同时就积极进行讨伐北方军阀。但是一班同志却竭力反对，不肯实行。因为反对借入外债，就没有军费；因为不肯服从命令，当然不能进行。于是军事的计划就不得不停顿下来。

同时总理还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解决让袁世凯做总统，固然也很好，但我们应该叫袁世凯到南京政府来就职，因为北方尤其是北京，是几百年来帝制派的中心，旧官僚的渊藪，不离开北京的范围，民主国家的精神，是决不能表现出来的。但是一班同志却又不赞成。因此总理觉得在这种情势之下，实在没有方法再来进行彻底的工作，不得已就照众人的意见，让袁世凯而辞职了。

袁世凯就职总统以后，就举行国会议员的选举，来成立国会，当时本党同志当选的人数很多，总理就告诫大家说，国家现在政权既已交给袁氏，在国会里除了大的地方加以监督以外，就不必枝枝节节的来和他挑剔，而一班同志又不肯听从。不但在国会里常常同袁世凯为难，还要求袁世凯给他们组织内阁等种种权利，因此果然引起袁世凯的反对，而准备来消灭革命党人了。

到了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就有暗杀宋教仁的事情发生。这次案件，经过各方面的侦查，凶手已经捉到，证据也已找出，证明宋教仁的暗杀，是由袁世凯的指使。于是举国哄然，以为民国总统而为暗杀主谋，非严究不可。但是总理觉得在袁世凯手握大权的时候，必不服法律裁判，应该起兵讨伐，才有济于事。而一班同志却都主张要由国会来组织特别法庭，叫袁世凯受判，依法解决。当然，袁世凯哪里会服从国法的裁判和国会的弹劾案，所以他一方面敷衍国会，一方面并不经国会通过，擅借五国银行二千五百万磅的善后大借款，以武力来压迫国民党了。

等到袁世凯借款到手，军费充足，军队的布置已很妥贴了，

我们的同志方才起兵对抗，当然抵不过袁世凯的力量，所以在这一年的夏天，李烈钧在湖口，黄克强在南京，胡汉民在广东，柏文蔚在安徽，相继起兵，宣布讨袁独立，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统统给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因此国民党在国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势力，完全消灭，而袁世凯也就整个的统一了中国。

总理那时候觉得在国内既然没有办法，就离国到日本的东京，一班失败的国民党同志，也陆续的到了东京。当时总理看了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所得的经验，觉得民国二年革命的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民国元年的基础没有打好。而民国元年的基础所以没有打好，就是因为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党内的同志，不服从总理的主张，不愿意完成彻底的革命工作。在党外就和袁世凯等军阀妥协，在党内自从同盟会改成国民党以后，对于党员又未加慎选，以致一般贪官污吏及投机分子，就混入党内，使团体不能坚固，主义不能贯彻，把同盟会的革命性完全消灭净尽。因为党内一班同志的过去错误，才造成二次革命的失败。同时总理知袁世凯“天性险恶，反覆无常”，一定要推倒民主，恢复帝制，为民国的大患，所以他以为革命党的组织和革命运动，还是不能迟缓的。但是重新要造成革命的势力：第一、就应纠正以前的种种错误，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第二、就应把从前散漫的组织，使他严密起来，团结起来。第三、就是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完〔为〕了这三条原则，总理就决定来组织中华革命党了。总理为什么在党的名称上要加入“革命”两个字呢？就是要使一班同志知道凡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很显明的表示他是革命的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的招牌的人，尽管不进党好了。同时在中华革命党的誓约内，总理还规定一定要把“附从孙先生”的字样写明，把自己的指模印上。这两点当时就有许多同志反对，例如黄克强，他就不愿意这样写。他说：他果在誓约内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

革命了；如果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所以这两件事不愿意做到的。总理当时就回答他说：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使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哪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关于这两点，当时总理虽已剴切说明，而许多同志还是不以为然，纷纷的离开东京，像黄克强就跑到美国去，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就跑到南洋去了。其能够留在东京，和总理在一处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同志。这一部分同志中间，如陈英士，他听了总理的话觉得很对，所以他很懊悔从前没有依照总理的主张来做，以致于失败，因此决定此后惟总理之命是听；与其他同志像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许崇智、邓铿、居正、田桐、蔡济民等一班同志，协力来帮助总理，组织中华革命党。至于其他一大部不赞成总理主张的党员，因为经过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把国内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消灭以后，他们觉得在袁世凯的势力下面，要再举革命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所以都主张要过了五年十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而总理的意思，觉得袁世凯如果把革命党的势力铲除以后，一定要实行帝制的，如果袁世凯做了皇帝，我们革命党一定要起兵讨伐的。但是要起兵讨伐，现在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准备起来，如果要等到袁世凯做了皇帝以后，再来组织，再来准备，那是来不及了。这一点是总理和一班主张缓进的党员意见不同的地方，而当时只有对于革命有勇气有决心的一部分同志才能始终如一，信仰总理，帮助总理。所以经过了半年多的筹备，到了民国三年六月

二十二日，就正式开中华革命党选举大会，由十八省的代表，选举总理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

二、中华革命党之成立及其组织

在六月二十二日选举总理以后，到七月八日，就由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开成立大会，总理就在那一天就职，而且当众宣读他自己立的誓约。誓约的全文如下：

誓约

立誓约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三月七月八日立

其他同志，凡是要加入中华革命党，无论他在党的资格怎么样老，历史怎样久，人人都要重新写一张誓约。这张誓约的文字和总理的誓约，大致相同；不过“统率同志”改为“附从孙先生”，“慎施命令”改为“服从命令”。其式如下：

誓约

立誓约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〇〇省〇〇县〇〇〇（指模）

至于当时中华革命党本部的组织共分四部：

总务部 部长：陈其美 副部长：谢持 党务部 部长：
居正 军事部 部长：许崇智 副部长：邓铿 政治部 部
长：胡汉民 副部长：杨庶堪

自从中华革命党成立，内部组织完备以后，就积极准备国内革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又觉得言论宣传机关的重要，所以在东京就创办《民国杂志》。《民国杂志》总编辑是胡汉民，经理是居正，编撰方面的同志，有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邵元冲等，苏曼殊有时也做点文艺笔记等文字。这个刊物出版以后，在国内外的宣传力量是很大的。

至于纪律方面，在那时候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过去几年同志的行动太散漫了，所以在本部成立以后，到了八月二十三日，就发表约束党员的规则四条：

- 一、不得以个人自由意思行动，加入其他之团体或集会。
- 二、不得受外界之摇动，有违背党之行为。
- 三、不得以个人名义，发表违反党义之言论。
- 四、不得以违反党义之言论行动，煽惑本党同志。

除了约束党员规则以外，在各省有支部的组织，由总理每省各派一个支部长负责，担任其本省革命运动的工作。因此把从前散漫的习惯逐渐减除，面对于工作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同时，总理因为要鼓励同志对于革命的决心，所以在总章里边将党员分为两种：凡是在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各地方的革命没有成功以前入党的，称为首义党员；如果革命成功以后入党的，就称为附从党员。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称为元勋公民，在政治上是有优越权的。——这一种规定，有一班同志以为是有阶级意味，也表示不赞成。但是总理说：这种规定是要使党

内同志表示革命的决心，因为一定要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加入本党，才算真正有革命的决心；如果到了革命成功以后入党，这种党员不过是附和的，或是投机的。所以党员一定要分别一个等级。这一点也是中华革命党总章里边特别的地方。

三、中华革命党之进行及方略

进行方面，关于军事的准备是非常急进的，并且还制定了一种革命的方略。在方略里边规定，中华革命党的总理，就是中华革命军大元帅，监督指挥全国的军事行动。每一省负军事责任的名为司令长官，所以每一省就有一个司令长官和几个司令官，担任军事革命的进行任务。当时先后由总理指派到各省负军事责任的同志，在长江方面是陈英士，在广东是朱执信、邓铿，在山东是居正，在湖北是蔡济民、田桐，在安徽是范鸿仙，在江西是夏之麒，在浙江是夏次岩。同时总理又派陈英士到大连筹备北方的革命工作，派许崇智、邓铿到南洋宣传党义及筹款。后来陈英士仍归回上海准备发难，——内地也有几次发难，因为没有很大的成功，所以社会是不十分注意。

当时袁世凯看到革命党急进的情形，也是竭力想办法抵制，尤其对于在上海的陈英士，于是就派他的大将郑汝成统率海陆重兵在上海驻扎。并先后将范鸿仙、夏之麒暗杀，不久就居然改元洪宪，预备帝制自为了。那时陈英士看到情势非常急迫，所以在民国四年十一月，就派王峰晓、王明山将郑汝成杀了，去掉袁氏的爪牙。并于十二月五日在上海的肇和军舰上首先发难，虽然后来因为海军内部发生变化，肇和的事也失败了，但各地起兵讨袁的也就纷纷继起了。

继陈英士而发难的就是云南的唐继尧、蔡锷，其后各省也陆续响应，这样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就一天增加一天。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所以他一面虽然叫冯国璋派

张宗昌将陈英士暗杀了，而袁氏自己不久也随着死了。

同时，在其他各处发难的同志，有在广东的朱执信在虎门、江门一带发动，夏次岩在浙江发动，声势都很浩大。后来因为袁世凯已死，总理发布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各方面的进行才因此停止。

总理发布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在民国五年六月。这时候黎元洪已经以副总统的资格而继任大总统了。

四、华侨之参加革命工作

海外的华侨，在民国成立以后，很希望国家能够从此建设起来，使旅居异域频受压迫的人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岂知建设的事业没有看见，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却出现了，华侨无不气愤填胸，誓志除袁，所以听到总理派同志到各地去发难，华侨方面就非常踊跃的赞助，不但募集了许多钱汇到中国来，协助国内革命运动的经费，同时有许多华侨竟亲自回国参加军队里面，做实际的军事工作。当时回国的华侨可以分两部分，从南洋英属、荷属、法属各地来的，就都到广东方面去做军事革命运动，由周之贞和邓铿二人领导，屡次在汕头、江门、石龙等地发难。从加拿大和美国方面来的，就到山东，去加入居正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当时因为在山东的华侨人数很多，所以在东北军内特别组织华侨义勇团，由夏重民任团长，又将一团分为三队，由黄伯度、伍横贯和蔡鹤朋三人分担各队的队长。另外还有一部分华侨同志组织飞行队，预备在空军方面增加一部分的军事力量。这些都可以表现华侨对于中国革命的壮烈的精神。因为这些回国的华侨，在海外都是有职业的人，或是经营商业，或是经营工业，或是做工，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这一次为了袁世凯称帝，竟抛弃了自己职业利益，牺牲了自己平安的生活，到国内来参加革命，这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

后来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承总统，总理通电各省停止军事行动以后，这些华侨仍旧回到海外，去做他们原来的职业。他们经过上海的时候，总理还在徐园开一个盛大的慰劳会慰劳他们。所以我们应该特别表彰出来，表示华侨对于中国革命的勇气和热心。

五、结 论

照以上经过看来，中华革命党的预备，在民国二年秋；成立在民国三年夏；到民国五年六月，就停止进行。中间只有三年的短时期。但是他〔这〕一段的革命历史，是本党中很重要的事迹。我们看本党自从同盟会改成了国民党以后，党的革命性完全消灭，领袖的命令也无人服从，同志间都是散漫不羁，自由发表主张，自由行动，并且还有一班政客官僚投机分子，都冒了革命的名；混进党内，以致整个的党，完全成为政客化、官僚化，把同盟会的真精神完全看不见了。

到了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这时候的国内差不多已被袁世凯的暴力统一了。许多没有革命决心和勇气的人，都不敢加入中华革命党，挂起革命党党员的招牌；并且那时候加入党的，只有牺牲，没有权利。章程既定得非常严格，纪律又定得非常严厉，一定要服从总理，一定要填具誓约，一举一动，还要受党的约束，所以只有极少数的真革命分子，才来加入，其他的分子就逐渐离开了。因为这样才把政客官僚排斥，才把投机分子淘汰，而本党不绝如缕的生命，得以继续，从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也从此恢复。

但是中华革命党的时期是本党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方面，固然异常困难；而环境方面，尤其比辛亥以前恶劣。因为当时有一班意志薄弱的党员，一方面感到二次革命的失败，已很灰心；一方面又有袁世凯的威迫利诱，就不免屈服归顺，并将从前革命党

的秘密运动方法告诉袁世凯，所以后来革命党在国内的活动，袁世凯就用种种方法来破坏防止。因此当时本党同志为党务和军事运动而牺牲的很多，大原因就是在此。不过革命党的牺牲虽然很大，而革命的勇气却是始终如一，百折不回，这一点就是后来民国十三年改组的基本精神。所以本党在中华革命党的时代，不但是总理的革命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而我们现在要纪念中华革命党，也就应该很深切的效法中华革命党时代的革命精神。

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①

佚名

袁氏解散国会以后，始有中华革命党发生。当时实以逆察袁氏势必称帝，各省机[基]础缺如，故各党员不惜牺牲，潜入内地，遍为运动，前仆后继，乃费数十万，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心中，而促以实行。其时屡集团队，谋得根据，迭经起事，虽未得成，而人民反对袁氏之情，天下共知，袁氏能定中国之一语，不复为中外人士所信。袁氏图帝之日，东南群起，中华革命军实于二年来为之倡首，而不怠其准备，以致斯也。

至袁氏假托民意图称帝号，虽受劝告，仍以决无乱事誓诸友邦之前。当时云南未起，各地阗如。陈英士先生以十余万之资，运动海军，策划陆上起事，始有肇和之役。当时气势，实足以寒袁氏之胆，振国民之气，而以真正民意示外人。厥后云南继起，遂克有成。然推其本原，不得遂祧去肇和，正犹武昌起事之前之有三月二十九之役也。中华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而以甚大之好

^① 本文原载台湾出版《革命文献》第五辑，原编者按说明此文系库藏史料。原稿未署作者姓名。“但细审墨迹，实为朱执信先生手笔。依内容事实推断，当系民国五年所作”。

影响与护国军者也。

今更以广东论：云南既起以后，屡兴义师，以牵制龙济光军队之西行。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袭肇和[庆]，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又于黄藤涌战，夺取其清乡行营，胁其军舰。此后攻袭，殆无虚日，龙氏之警备军不能抽调，实缘于此。故西行之军，数仅三千，当时乘锐已抵剥隘。剥隘为云南咽喉，倏忽不守，使无李协和将军之东下，陆都督之独立，云南事未可知也。而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广西独立之后，莫肇宇独立于汕头，而中华革命军枝[支]队亦攻克汕头，以为之应。又发难于雷州、南海、香山，而运动济军，使内摇动，龙氏独立，实亦以军队之内摇为一原因。独立之初，龙氏虽倡祸海珠，而不敢取消独立，则民军实胁之。岑西林设都司令部，所管军队，自李耀汉外，皆陆续调集。其时陆都督已移师人湘，然龙氏不敢生心者，前有广西莫司令之军拒之，后有中华革命军掎之，而陈竞存之军又活动于惠州方面故也。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宣布解散，而龙氏负固启衅，邓仲元实提中华革命军之一部分，控扼东路，绝其交通，龙氏穷蹙，始与李莫之军停战。邓军之力，亚于滇桂，而邓军亦中华革命军之一也。都计中华革命军在广东人数万七千余人，自石湖而降，黄藤涌、紫洞、香山、乐从、佛山、石湾、江门、新宁、高州、雷州、北江、石龙等处，大小数十战，而运动济军之费又在外，支持四五月，解散之日，不索公家一钱，盖广东全役自始至末，所费数十万元，一一皆由华侨筹助者也。

以长江下游论：肇和失败以后，英士先生仍不屈，日孜孜以图进取，遽有袭击策电及强夺□□二役，宋亚藩以身殉之。陆上运动北兵，不止一次，虽未能发动，而袁世凯不得不留二师之兵于上海，以牵制英士先生及今副总统冯公。既而有江阴炮台等

役，虽仍归挫败，而袁氏卒亦不敢移上海一兵他用，使无英士先生督中华革命军于上海，则袁氏至少可移一师以上之兵力于他方。当蜀、黔、湘、鄂之间，战事正殷之际，袁氏于彼方多此重兵，其结果何如，当为国民所能想见。夫袁氏之欲死英士先生，至出数十万以购此凶徒，正以英士先生之能当彼一敌国故。而英士先生手所经营者，江苏而外，浙、赣、皖、豫等地，皆有完密之布置。值浙省独立，浙事遂停；而各省亦以袁死罢兵。统计前后海军及长江下游各省发动支持解散各费，过百万元，亦未费政府一钱也。

以湘楚言：云南起义之后，即有南湖兵变之役。当时虽云失败，实足以动鄂吏之心。自是以还，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则中华革命军为之也。汤氏据湘抗义，中华革命军实与护国军共同驱之。党中志士以谋去汤死者至伙，卒使汤氏自去，不可谓民军无功也。

以滇蜀言：滇地固为首难之区，然当唐公未发之前，联结士卒，勉以反对帝制，皆中华革命党人为之，董鸿勋实主其事，以此所费亦复数万。而滇军上下一致服从唐公命令，有进无退，皆中华革命党所夙鼓励者也。滇军入蜀以后，卢师谛受中华革命军委任，以巨资特起一军，为滇军助，显树功名，众所共知。

最后则山东之东北军，于袁氏肘腋之间特起，冲其空虚，使袁氏不得不割其大部分之兵力以自防，而南军因之益振，其功尤著。而其举事支持之费，皆由中华革命党给之；至其解散费，则中华革命党仅任一部，于是政府遂不得不出巨资以为解散，观此益可知他处解散之不易矣。

其他各省市置而未及发，或虽发而无显著之事迹，姑不计论。即以上所列陈者论，可知二百余万之费，止为其一部分，尚有就地筹划不在此二百余万之内者。试以岑都司令所部较之，当时都司令有广西之接济，有龙氏之拨饷，而李耀汉等所部皆就地自

行设法，李协和所部费用，亦多出于地方，解散全由陆督军担任，然尚须借日人百万，由政府担任，另由政府拨与巨款，数过百万。顾吾人不得不谓岑都司令所用皆极节约，二百余万之要求，为理之当然，不容訾议，以此例彼，当可释然。

丰利船日记

陈吉人

编者按：这是一份近代中国商船的航海日记，记载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贸易事。当时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期，日本则处于明治维新前的锁国时期。日记作者是苏州商船——丰利船的副财副陈吉人。他随船到日本，丰利船回航中国时，他留驻日本。丰利船于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1852年1月10日）从浙江乍浦出海，十二月初六日（1月26日）到达日本长崎。咸丰二年四月十九日（1852年6月6日）丰利船离长崎返航，十二月十六日（1853年1月24日）又到长崎。日记前半部分，题作《辛亥冬帮丰利船日记备查》，记丰利船航行到长崎贸易事，并记得宝、宝源、吉利等船贸易事；后半部分，题作《子清和月二十日在留崎阳日记备查》，记作者留驻长崎的情况，并记中国渔船漂流事。日记涉及中日贸易的具体情况、日本江户时代的贸易制度，及中国商人的生活情况和日本社会情况等等。这类记载，目前所见不多，本文为研究近代中日贸易史，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原件高12.2厘米，宽18.3厘米，连封面共二十三叶，封面右上角，书“冬帮”二字，中作“吉记”，左为“日记备查”，藏于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买上文库诸家汉籍横山文库中。松浦章先生据以撰《中国商船的航海日记》一文并影印日记全文，均刊于《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今据影印本标点付印，以供研究参考。

辛亥冬帮丰利船日记备查

【咸丰元年】十月

初三，派生意。

得宝船主 杨少棠 财副 顾子英 陶梅江
杨亦樵 副副① 颜心如
项慎甫
丰利同② 项挹珊 同③ 颜亮生 徐熙梅 同④ 杨友樵
陈吉人

初四日，往各东翁府道谢，并拜同事诸公，用轿。

【咸丰元年】十一月

初二日，清晨乘轿到各东翁并诸亲友处辞行。下午至公司，是晚吃顺风酒。

初三日，未刻领簿子。候船主领簿毕，同至楼上拜天后圣母，下楼拜关帝毕，即向诸东翁拜辞。诸东翁送至船边，舟子敲锣开放。至通贵桥，仍各上岸办事。今日自坐王小二船到闾。

初八日，晴。清晨下箱笼。申刻从娄门开船，到闾泊吊桥买另星一切毕，至亥初到盐船河头歇夜，候挹大叔于五更时同开乍浦。

初九日，晴。是晚王港泾歇夜，挹翁船未来，谅必中途错过耳。

初十日，晴。酉刻抵乍，知本局两船于昨日应吉。

十三日，巳刻两船主副乘轿同往各庙拈香毕，趁[乘]轿拜客，回至公司，另给轿酒钱三百文。此项自贴拜口上诸公，于本日清晨到各友卧所用片一拜为要。

今日拜客：两伙长 杨友鹿 杨友樵 杨亦樵 周少亭

两总管 厂主 华昆田 伊薇卿

① 意为“财副”的副手。

② 同上行“船主”。

③ 同上行“财副”。

④ 同上行“副副”。

十四日，晚膳，贾益兄在乍口公司请顺风酒。

十八日，清晨，西局主副来拜，午后，本局主副往答。彼局两船今日应吉，拈香拜客。

二十日，晴。午刻扬帆，大顺。清晨将家信一函、洋钱拾七元交付顾毓甫兄寄与胡鲤门三叔收下，转交家严为要。

廿一日，晴，轧潮至金山寄旋。

廿二日，晴，轧潮至大楫。

廿三日，晴，寄旋大楫，候风一日。

廿四日，晴，乾戌风，黎明由花鸟放洋。

廿六日，阴，未刻见北高丽。

廿七日，晴，巳刻见五岛山，其时乾戌风，微雪，即至尾楼拜天上圣母。是晚天色昏黑，船行甚速，甚恐近山，出餞片时。

廿八日，晴，黎明北风甚轻，至午刻收进白沙岬。总管来写捧船单一纸，计三十艘。鱼菜单一纸鲜鱼五十斤、萝卜一百斤、青菜五十斤、豆付一百块、山茹一百斤，并即寄递在留信一函。未刻开针。晚间拜仙人，送金箱十四付。

廿九日，晴。午刻送鱼菜到大船，又添去捧船单一纸，计二十艘。抵暮时，有小船来信云，得宝船已抛定在长崎北门矣。

三十日，晴。午间又来添捧船单一纸，计二十艘，云得宝船已进港上番^①。

日本今日作大除夕，因日本本年无闰月，闰来年二月耳。

【咸丰元年】十二月

初一日，晴。辰刻至将台拜圣母。

^① “上番”，汪鹏《袖海编》，曰某番，以年之次第记之，如申年首到，则为申一番，次到，则为申二番。“上番”似即为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的登记手续，并领取通商许可证书“信牌”。现存日本档案中，有关记录中国商船到港与返航的文书“割符留帐”，一般不记中国船名，只按某年（以十二支记年）入港顺序登记。如咸丰二年为壬子年，即日本嘉永五年壬子年，丰利船在“割符留帐”上记作“子三番船”。

初二日，晴。巳初至尾楼拜逐福。

初四日，晴。巳刻写单一纸，添柴火五十把。未刻瞭见峡外有小船一艘徘徊俄驶，看其情景，谅系失风漂来。本船弟兄即摇旗招呼该船进峡，询问果由上海出口，往海州卸馱。船户万宏泰，通船共计十三人。

初五日，清晨，开炮招呼小船来捧，至巳初，集齐俸掟起捧。到未刻因风转大，随即捧回，仍抛原处。

初六日，阴，小雨。丑刻仍旧开炮。寅正起捧。酉刻进港交办，即至将台拜圣母。其沙船亦于今晨同时起掟，捧进崎港。沙船一切公务照例两头番主理。

初七日，辰刻收针，同伙总舵拜圣母。巳刻两在留船主并程介堂、陶三叔下船问信。未刻上番，在梅溪上岸，两局主副在梅溪接番毕，同至货库见头目，结封帐托项慎兄，然后同至公堂一拜，即刻在留库吃点心，少停仍到货库写结封帐。晚膳在留库吃。

初八日，晴。辰初本馆各殿焚香，并拜西局两库两在留总管、两伙、两总、四老大、王先生毕，至贰番库吃面，亦需一拜。巳初同至货库照看箱笼，写结封帐一切。朝饭仍在贰番库吃。吃完至货库，业已禀止。申刻至街财副房写修理单一纸。夜饭送来。

初九日，晴。夜雨。早面送来，吃毕，至货库见头目看验箱笼。建帮弟兄因见搜验甚严，皆将箱子归库，但拿公司中昨日未验之箱做完，随即禀止。进馆，至公堂见江十叔、程介堂、汪松坪、王兰亭，因昨拜望未晤，故补一拜。朝饭送来，夜饭贰番去吃。同时一拜道谢。午后江十叔来拜。

初十日，晴。朝晨本番先到，在留库道谢接番辛苦，然后至公堂见钮梅峰莪灿总管一拜，因上番去拜望未见耳。见十叔一揖，因送彼在留礼道谢。本库今日开锅，朝饭共三席，请贰番主副六

人，插刀手一人，通友□人，请贰番长头发。夜顿本船诸公同去撒奠。杨大叔处在留礼，与熙大叔合送，帖写侄。鸦片土一枚 茶食一匣 醉蟹两坛 使力钞三两 火腿两只两色玉① 火酒一瓶 杏仁一匣四色爨

江十叔处在留礼，各人皆附名在挹大叔帖上，不必另送。

十一日，晴。至公堂，见贰番各公一揖，道昨轺褻。又与杨二叔一揖，乃送在留礼也。

十二日，晴。午后亮二叔、友大叔同自三人，至十叔处答拜。

十三日，晴。正六点吃起货面，大小并在留总管共来六人，贰番送去，即至货库照看。巳刻三番主副同至圣福寺拈香，乃老例。看梅桥船去，友大叔因货库照应未往。回来吃饭毕，再到货库打印板。今日共起货五十二驳。

十四日，寅刻吃面，时大雪，至辰正方止。起货十九驳。

十五日，立春，卯正吃面。其雪较昨更大，不能起货，稟止。巳刻先在本库烧香毕，即一揖拜春，然后馆内各殿拈香。至公堂，见各番皆一揖道喜。

十六日，晴。辰初吃面毕，即往货库见头目，俟完打印板，进馆，至公堂，少坐，即回库。午后因亦四叔与丁福有恙，邀往诊视。晚膳迓福酒，慎甫来同饮。今日起货廿二驳。

十七日，阴。夜雨。辰刻吃面，仍至货库照看，至午刻忽见小船两只，内有夹舱，搜出偷窃人两人并小船水手四人，一并缚解王府审问。所偷大黄、山归、结封板箱，存贮库内。起货廿八驳。源宝船抵暮时进港。

十八日，晴。卯初吃面。至货库领物。五点时，到源宝船问信，本番挹、亮二叔去。申刻，梅溪上番，老例各番主副皆需往接。今日因建帮出去太多，人数所稟已满，因此在头门内接之。本船起货卅二驳。

① “玉”当为遇回不收之意。

- 十九日，晴。正六点吃面毕，至货库遇汪顺卿上番，因昨上番时，伊去见王未回耳。本船起货廿九驳。源宝船今日起箱笼。
- 二十日，晴。起货，至未刻二十驳，业已洗舱。两老大同总管请香位，一并上番。今晚请老大总管用七菜，两桌。午后钮春衫来拜。
- 廿一日，晴。巳刻至大船，包蓬。昨禀六十人，去时须俟插刀手老大小总管弟兄俱齐。通友来知照，随至杉板道下船，到大船，先见头目，后到水仙门拜奠毕，自同小公司弟兄先行上岸。晨到公堂，与一番主副一拜，因上番以后公堂未拜耳。
- 廿二日，晴。未出公堂，午后四人同至春衫处答拜。饭后，熙翁至货库领回老大皮箱、竹箱、衣服、匹头，并泰福饭单、自来火，尽行给还。惟孙如馨麻袋三只，内装夏布一百尺，须再出单，谅可给还。其一袋装弥陀经，夹人疋布六切，系印花误装，推辞头目允准，着看货人拆看估价，不料内有红大呢一段、腰边四个，是以头目大怒，将此一袋并印花一并没官。
- 廿四日，阴。晚间送灶，预将梅单一张，写东厨司命。
- 廿六日，巳刻至公堂，与三番主副一揖恭喜。今日三番库过年。
- 廿七日，晴。今午源宝船洗舱。申刻挹大叔遣往高伙长处问病，莪灿亦在，略谈而回。
- 廿八日，晴。子初过年，同至扶梯头，先拜圣母，用三牲一付、猪头一枚、素果十碗，并羔、元宝仙茶、酒等。随后到各殿拈香。回至本库，在圣母前奠酒再拜毕，在库中各友一拜道喜。巳刻去拜源宝船总舵。至公堂，见各番皆要道喜。一、贰番亦今日过年。未刻本库祭先，二门库亦要祭先。晚膳，年夜饭，十二个七菜。伙总请而未来，主副须穿套。
- 廿九日，晴。辰初各头目年行公并家老进馆，为谕禁私货。各番主副总管皆要齐集绕坐，听谕毕，头番写遵单，单上主副伙总舵联名僉印。
- 大除夕，雨。申刻，慎甫来邀诊治丁福，因见病属棘手，谅难回

乡，故仍荐王先生开方。晚膳，大年夜饭，用十二干七菜一煨锅。吃毕，接灶，一拜。随后至贰番辞岁，一拜。彼即来答，亦一拜。

【咸丰二年】新正月

元旦日，晴。丑初在扶梯头拜圣母后，即至各殿拈香，并至各番弟兄棚子拜年。回至本库，各友团拜贺岁，小公司叩头恭喜。辰刻同熙翁再到各殿自烧年香毕，然后一同至贰番拜年，吃点心完，一同出公堂，与王局主副并四总管团拜，随即进来，本番与贰番同往伙总舵在留总管王先生处拜年毕，同回本库。在本库又与贰番各公拜年，送至库门一揖。本番再至一番库贺岁，回库少坐，即往贰番吃饭，并陪通友。一切皆毕，诸友一同掷洋^①。夜饭毕，回库。自义^②十一两。

初二日，雪。辰刻在扶梯头拜迓福，至贰番吃点毕，出公堂见王局主副，彼云昨日费心，我道今日辛苦，一揖，随即回库。王局两船同至本库拜年，即去。本库即往三番库答拜，亦即回朝。夜饭仍吃贰番。饭后竹兵一局、花和一局，自与杨、亮二叔未上局。

初三日，晴。正六点至贰番吃清库面。至货库，派在杂货场。申刻进馆。夜饭送来。

初四日，晴。正六点仍吃清库面。至未刻，杂货场明白，进馆与春圃手谈^③，自义六两。夜饭后，写清库帐，当夜送去。

初五日，晴，昨夜雨，三番船清库^④禀止。出公堂时，见二门上并

① 赌博的一种。

② 据全日记看，义是赌博输钱的符号，○是赢钱的符号。下同。

③ 即斗牌。

④ “清库”，据汪鹏《袖海篇》：“清库。司事者与客会集货库，将上办所贮货物一一盘查，各为号记，俾无遗失，并将各货包皮，秤明斤两，以便出货时，核算明晰而清楚也。”

土地堂贴无头榜，系目倡所为。回库兵和^①，○三十七两。是晚，有建人至贰番库丢砖头尿坛闹事。

初六日，晴。未出公堂，今日头番邀集各番船主伙总并各大通在公堂议事，弟兄炒〔吵〕闹，乃系外面太紧，故托通友转致王家，可否稍些通融之意。饭后，杨二叔来兵和，自又八十二两。

初七日，雨。午后春圃来手谈，自又六十三两。

初八日，雨。巳刻，同贰番至金昆罗山拈香完愿，回路大德寺拈香完愿。轿去，回给轿夫小云片六包。申刻，春圃仍来兵和，○二十一两。

初九日，辰刻，同贰番至秋叶山完愿，回路若公社拈香。午后手谈，○五百一十五千。初七、八、九三日，本库烧天香。

初十日，午后同剃头去邀两在留总管并四大总、莪晖、芝山、本船小总管、贰番主副、王先生，明日吃清库面。春圃来兵和，自又二百三十四千。

十一日，晴。正六点吃清库面毕，至货库照看。

十二日，阴。清晨面毕，同往货库俟例领二百五十两估价，并发书籍印花毕，进馆。

十三日，雨。饭后春圃、慎甫来手谈，自○八百一十六千。晚间挹翁高兴转局，又○十二两。

十四日，阴。午后仍上局，自○四十四两。

元宵，晴。辰正各殿拈香毕，竟出公堂。杨二叔邀去手谈，自又四百七十三千。回本库转局，又又十九两。晚间天后宫撒奠。

十六日，巳初，本库拜迓福。各番今日大改，贰番船插番^②。未刻，莪灿来兵和，自与挹大叔合○一百八十六千。晚膳元宵酒，十二千七菜。

① 赌博的一种。

② “插番”，汪鹏《袖海编》：“插番司事人，领本国远商，开库视货。货之高低，唐山客与商，虽见面都不交谈，其所事在串，串之为言插也。”

十七日，今午杨二叔请客，本船请弟兄修理完工酒，须财副一人穿套，大总管押工桌上斟酒，自在旁道其辛苦毕，仍至贰番库手谈，○一两。吃夜饭完回。

十八日，饭后，江十叔、陶三叔、杨二叔、慎甫，皆挹大叔邀来手谈，两桌，自○九十五两。

十九日，晴。本船插番，至货库内将正卖大呢、羽毛，须打印板，并领进例领二百五十两头。晚间送挹翁长礼：棕缎腰边一个、苍拂布一匹。今日收熙记花袄两匹、松茂缎腰边两个。

二十日，晴。贰番船做上番好事，至东明山拈香，出公堂与回来皆需一揖恭喜。晚间至贰番吃上番好事酒。是宵发寒热，一夜未安。

廿一日，丑刻大雨。贰番船小伙清库稟止，自与挹翁皆因身子不爽未出公堂。午后送杨二叔长礼：蓝缎腰边一个、花袄布一匹。

廿二日，阴。午后春圃来手谈，自○九百四十五千。收筐屋小鸦片盘一只。

廿三日，晴。贰番船小伙清库。未刻因贰番买办有病，邀去诊治。子大叔亦有恙，趁便问候毕，梅江三叔高兴，手谈，吃夜饭而回，自又六百四十五千。

廿四日，晴。写上番好事香票六十二张：贰番十六张、三番十二张、一番十六张贰、一番因在留总管在内，故多二张，本船伙长四张、老大四张、总管四张、伙食头一张、外王先生一张。

廿五日，晴。本船小伙^①清库。六点至货库见头目，稍些耽搁，即进馆。饭后兵和，○二两。

廿六日，四艘主副同往圣庙拈香，轿去。午后与熙翁到秋舫处修表。晚膳挹大叔请客贰番六人、本库四人。

今日收熙翁土一个，付豊第煎，贴灰八两，共膏二百二十七钱。

廿七日，晴。三番船做上番好事。辰刻出公堂，见三番主副、总

① “小伙”，指商船船员个人所带货物。

管，需一揖道喜毕，同至崇福寺拈香。

廿八日，晴。本船小伙插番。辰刻出去见头目。饭后四船主在贰番库手谈，陶三叔与慎甫来本库上局，自○九两三。挹翁兵和毕，夜饭未吃即回，又发寒热。

廿九日，雨，大风。

辰初同剃头去邀^{四船火总管 四船伙长 贰番主副}_{两在留同 本船老大 王先生}今晚吃上番好事酒。辰至〔刻〕至公堂，俟各番及插刀手齐下船，至福济寺拈香，回至梅溪上岸，途遇大雨。午后本库祭先，熙翁因寒热不退，卧床未起，晚间陪上番好事酒并拈香，一切公干，亮二叔代之。丑初，馆内各殿拈香毕，伙总舵同回本库，需吃热点而去。

三十日，阴。清晨雪珠微雨。写回棹人名册，须三本。

【咸丰二年】二月

初一日，本船理临时卖^①货场。辰刻出去见头目在外照应，故未能拈香。未刻大雨发雷。

初二日，阴，大风。巳刻扶梯头拜迓福，出去土地堂拈香。今日乃福德正神诞。饭后与熙翁至贰番手谈，自○一两。晚间土地堂撒羹，亮、友二公往。

初三日，晴。辰至公堂与一番主副、总管一揖恭喜，系一番船做上番好事耳。见各总管，谢昨撒羹，亦一揖。随后至兴福寺拈香。午后头番送来沙船回棹公函，打印板。未刻，陶三叔来，手谈，自又一百三十七两。

初四日，晴。巳初出公堂，与刘吟庄定茶盘十套，每〔套〕七千，要货两匣，每〔匣〕十八千。午后子大叔来，手谈，自○三十六千五。

初五日，晴。夜，大雨。辰正吃面毕，至货库，乃各番请看玳瑁玳爪。本船上白糖，除公司三十桶，各记共一百廿八包，清看只插去六包。饭后慎甫来兵和，自○七百二十五千。

① “临时卖”似指商船船员所带货物的一种交易方式。

初六日，午后子大叔来兵和，自○二百六十五千。

初七日，辰，会所来秤上白糖。熙、友二公出去打码子，见头目。

午后貳番来邀手谈，自因身子不爽，未往。后首来邀熙翁去。

初八日，晴。貳番收铜，黎明邀看铜，亮二叔去。辰刻至公堂，候各番主副齐，一同乘轿往会所讲价正卖各宗^①，酉刻落台写卖字，打印板毕，回馆。

初九、十、十一、十二日，身子不快，寒热交作，所以未出公堂。

十二日，雨，午后子大叔来手谈，自○十三两。

十三日，夜，雨。清晨三番船收铜，并四艘临时卖大改，至货库看铜，并见头目，自与亮二叔去。午后心如二叔来，手谈，自○八十四两。

十四日，晴。清晨各番同到悟真寺春祭拈香，自与挹大叔未往。

午后貳番来邀手谈，自○二十五两。

十五日，清明节，雨。清晨先至扶梯头拜圣母，再往馆内各殿拈香，然后出公堂，俟大和尚进馆，挨番至土地堂、仙人堂两处拈香，三併并和尚素斋，系两头番端正，**正**头番陪和尚，熙、友二公去。饭后本库与二门库皆要祭先。未刻，莪灿来手谈，自○五十四两钞票。今日应吉开手。

今日稟明日本船清理椗索三十人。

十六日，阴。巳初拜迓福。因大通进馆讲钞卖价，即出公堂，未曾落台。午后，熙翁往貳番手谈，自合二分拆又四十七两。

十七日，晴。午后知杨二叔吐血大发，即去探问。心翁亦因身子不快，同彼诊治毕，兵和，又四十七千。

十八日，晴。大通进馆讲钞卖价，仍未落台。饭后去探杨二叔，幸吐血昨止，仍与心翁诊视，开方即回。

① “讲价正卖”，据汪鹏《袖海编》：“讲价通事之官进馆，集客列坐，授以批价文簿，评论低昂，随时增减，至有竞而哗者，非一日能定。定则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初毕，专待出货。”

十九日，大士诞，巳初至观音殿拈香毕，即出公堂，今日钞卖价落台。饭后，陶三叔邀去手谈，自○一百三十二千。上灯后，观音堂撒羹，本番四人同往。

二十日，晴。巳初出馆，至大德寺拈香，乃天满宫菩萨九百五十五诞辰，系僧人来请，四番皆往。素斋毕，邀看戏文，皆孩子所串。申正进馆。

廿一日，晴。貳番下头番，辰刻至貳番老大处送行，至公堂，见貳番主副、总管皆须一揖恭喜。巳刻，两船老大到公堂一拜，然后各番主副一同送至头门一揖，道其顺风。晚间本库请老大顺风酒，两桌，十二千七菜四点，总管亦到。

廿二日，晴。肆番下头番，卯刻在扶梯头拜圣母毕，即至本船老大处送行，至公堂一切并送老大顺风，与昨同。货库收一百箱头铜，友大叔去。自同伙长公至大船，俟值库请菩萨到船，值库驶神棍毕，与伙长奠酒拜完后，上岸时，同老大一揖，道其拜托费心，仍同伙长坐小船归馆。貳番今日装铜。

未刻，毛五来写隆福庵缘，捐钞三两当付。

廿三日，肆番装铜，货库熙、友二公去。午后陶三叔、汪顺卿来手谈，得挹大叔二分拆，○六两。

廿四日，晴。貳番装海带。午后貳番来邀手谈又一百二十八千，本库与熙、友二公合拆，又四十八千。

廿五日，阴。本番装海带，本船装青带一千件，又补一百八十八包一零。

廿六日，晴。辰刻至貳番吃看包头面毕，即往会所，自在外看秤，吃便道而回。申刻至貳番手谈，又三十五千六。

廿七日，晴。辰正，本库请貳番吃看包头面，友大叔在外看秤。饭后，陶三叔与慎甫来兵和，又现钞二十七两。

廿八日，晴。辰正至会所看包头，熙翁看秤。饭后，周蕩亭二叔忌辰，至貳番库内拜祭毕，在彼兵和，○八两。

廿九日，晴。抵暮小雨。今日包头，会所看秤，亮二叔在外。

【咸丰二年】三月

初一日，晴。巳初馆内拈香，今日_三番正装参鲍，每船四百件。

贰番船又装带丝六百件。

初二日，阴。晨吃装包头面毕，与一番主副同至梅崎装海带，本船装长带五百件，补包四十五件一零，装毕，进馆。再至会所装正装参鲍四百包。

初三日，阴。巳初回船，主副至稻荷社拈香，回路至下筑屋，乃雨。在留请复礼酒。申刻与子大叔、王先生先回。

初四日，晴。辰刻本局两船主副同钮梅峰、汪吟舫至祇园社拈香毕，钮、汪二公先回，本局诸公同往长盘屋便道，乃杨、项二叔所请，抵暮而回，回时至公堂一揖道谢。

初五日，阴。刘梅村请客，四番同去，自未往。

初六日，晴。贰番船临时卖插番。午后，贰番主副到本库拜沈绮泉忌辰毕，适值江十叔亦来，随上兵和局两桌，自义现钞一百二十五千。

初七日，晴。三番船临时卖插番。本船装长带一千一百件，补包一百件。饭后汪顺卿来手谈，自○现钞八十四两。

初八日，晴。本船临时卖插番。正六点自至货库见头目，略坐片刻即回。

初九日，晴。子一番船临时卖插番。辰刻，熙翁送来酬仪钞一百五十两，内扣天后宫提缘十五两。

初十日，阴。陶三叔在中筑请客，自未往，抵暮来邀兵和，除拆去分头，净○三百二十四千。

十一日，阴，晨，雨。午后子大叔来，手谈，自○现钞四百四十五千。

十二日，雨。饭后到贰番手谈，自○一百四十四千。

十三日，晴。黎明至贰番吃出货面毕，回库，少停即往货库，自在杂货场。

十四日，晴。正六点仍去吃面毕，到货库。至申刻，杂货明白，即进馆写出货帐，酉正送去。

十五日，雨。巳刻各殿拈香，三番船出货，因雨稟止。

十六日，雨。三番出货仍稟止。辰刻，头目进馆读晓谕。为减削人数，以后限定每船八十人，并禁洋中私货事。各番主副、总管皆要齐坐听谕。

十七日，雨。出货仍稟止。午后春圃来手谈，自○四十五两。

十八日，晴。三番出货，地湿稟止。饭后春圃来兵和，自义。

十九日，晴。三番船出货，贰番与本船装樟冰带丝。

二十日，阴，午雨。三番出货，做剩暹木、白铅，因天雨未完，以后搭做。申刻，同剃头请客，乃明日出货面也。竹村经手之物，今午收到二十枚。

廿一日，雨。四艘出玳瑁玳爪。

廿二日，晴。本船出货，黎明，面毕，同往货库照看三番装带丝。

廿三日，雨。出货稟止。

廿四日，晴。辰刻，面毕出去，地上虽系潮湿，因外面公事皆要赶紧，故勉强做完。

廿五日，雨。一番出货稟止。

廿六日，阴。一番船出货。

廿七日，晴。一番船出货。饭后至杨二叔处，带钞二百两去，恩情打钞票一纸、在留一事。晚间与挹翁商恩在留事。

起货时，小船上偷窃人，今日在馆门口打放。

廿八日，阴，小雨。辰正吃续看包头面，乃贰番送来。续看参鲍因昨夜大雨地湿稟止。巳刻至墙外稻荷社拈香，四船同往，此亦老例，出货后去。

廿九日，贰番船小伙货临时卖出货。寅刻，馆中各殿拈香毕，稍卧，至公

堂见各番主副、总管，皆一揖恭喜，乃同做下番好事也。巳刻到会所续看包头，自在外看秤。未刻，本库祭先。晚膳贰番吃下番好事酒。十二干七菜、四汤炒、四点。

三十日，晴。三番船^{小伙临时}卖出货。巳刻至会所续看，看秤。友大叔在外，下午挹翁送长头发回礼：

白葛纆一匹 司马轴一匹 桔饼一匣
霞年轴一匹 一番京布四匹 蛋糕一匣
螺甸印箱一只 洋人一个

【咸丰二年】四月

初一日，晴。本船^{小伙临时}卖出货。正六点见头目，亮二叔出去。辰刻馆内各殿拈香毕，出公堂，子大叔、挹大叔、程介叔、钮春叔同去缴礼。

初二日，阴，小雨。一番^{小伙临时}卖出货。清晨，同剃头去邀四伙长、四大总、两在留总、王先生并贰番诸公晚间吃下番好事酒。

初三日，雨。萨摩听办进馆，挹翁去陪。

初四日，晴。自在留一事，今日定见。饭后至杨二叔一拜道谢，并亦四叔一揖费神，回至本库，挹翁处亦然拜谢，亮二叔、友大叔处皆一揖。惟熙翁因代理起货，并托家事一切，所以亦一拜。

初七日，阴。辰刻面毕，先到海带库装长带五百件，然后再至会所装海参一百四十五包、红菜五十六包、鲍鱼一百八十八包、鱼翅十五捆，五寺回礼海带十二包半。

初八日，雨。巳刻，刘梅村、李屏山进馆讲洋参价，未曾落台。

初十日，晴。^貳番装杂色，本船与一番船装带丝、阔带。午后至十叔处道谢。

十一日，晴。午刻，本船与一番船装杂色。

十二日，晴。午后至会所装香葶，亮、熙二公去。

十三日，雨。装铅丁，稟止。饭后，虾米木鱼印花进来。清晨，杨二叔送来长头发回礼：

湖葛绉一匹 青纱一匹 番外京布两匹
 红洋绉一匹 京伞二把

收虾米九十斤、番外香蕈三十斤、四国鱼五十斤。

十五日，清晨，馆内拈香。辰刻，^貳番下炮手并洋参进馆。

十六日，本船与^一番船下炮手松茂于今晨不别下船。

十七日，^貳番下箱笼、洋参。

十八日，^肆番下箱笼、洋参，其干贝，直至巳刻进馆。未刻至^貳番封公信。晚膳顺风酒。

十九日，阴，小雨。黎明先往^貳番库各友房送行，并寄公信一函与于大叔。俟杨二叔起身，同到各伙总、王先生、^三番库送行。附寄^三番船主公信两封，然后至本库送行。托挹翁公信一封、家信一函、贾益翁信一函，计三封，拜托至苏飭送是感。其余一切要事，尽皆拜托熙翁。至申初，伙长公先行下船，到公堂一拜。送至头门后，在街管堂照看验帐箱结封表一切事毕，同杨二叔往库内与回棹各公一拜。随到公堂候各番齐集在即，一同团拜，送至头门，道其大顺。回至公堂，送各大通毕，与在留^二船主各回本库。

顾大叔交存 三抽帐桌一只 吃烟榻一只 四仙桌一只

陶三叔同^① 新式大表一只 傢伙帐一纸归在房内未点。

亦四叔同 小表付芹香一只 明角台灯一付付陶渊钞八两。

红木香几三只

外白手付钞三十两、

秋筋表钞二十收到□、

嘴圃划钞四十五两。(此三宗须付政本)

心二叔同 麻姑辣两个 竹箱一只物件装在内，未点。

① “同”即同上行“交存”。下同。

亮二叔同 红木帐橱一口 墨盒一个 梅竹谱一套
 熙大叔同 大摊笥一架 红木帐橱一口 按灯方式一只
 七日头表一只 白玉碗一只
 友大叔同 摊笥一架 仕女挂条四幅 明角台灯一付
 大挂镜一面 书交刘少梅手

子清和月二十日在留崎阳日记备查

【咸丰二年】四月

二十日，雨。饭后秋舫付来亦记表钞十五两，七枚，本应找彼五两，因无小钞，后与自算，当即付彼新样大表一只。

廿一日，阴。未刻至十叔处问候，闻漂流渔人今晚已到。

廿二日，阴。辰正有信进馆，云漂流人昨夜到港，候插刀手来，随同两在留总管到小船问信，询知实系宁波府定海县渔人，通船计有五人，船户李长兴，舵公李功行，水手余彩章、沈富有、汤定福、汤定来，于二月廿一日出口，三月初三遇颶，十一日到豊后下山，四月十一日起捧，廿一日夜间到崎。向信毕，带渔人三人并总管、小公司共七人，自乘轿同往王府见王。候等良久进去，见时一拜两揖，坐于下面，略问数语，通友传述毕，立起，出来再一拜两揖。自同总管、小公司回馆，渔人仍归钓船。

廿五日，晴。勘定头目进馆交盘。

廿六日，阴。未刻有通友进来，云漂流渔人寄信上来，唤通友至小船，诉告家内捕鱼营生，兼有父母妻小悬念，断不能俟至秋间，现在急要回去矣。因此随即出单禀明，早着渔人进馆面商。

廿七日，雨。申刻渔人三人进馆少坐，仍令回船，着彼明日五人一同上岸，于索路房暂住，俟禀准即行回棹。

廿八日，晴。九点时，钓船五人上岸。

廿九日，晴。头日进馆此头目即来领唐山送来饺子。

【咸丰二年】五月

初一日，阴，小雨。巳刻，馆内各殿拈香毕，即至公堂。乘轿往金毘罗山拈香，十叔未去。

初二日，阴。午后去望十叔。

初三日，雨。巳刻至街管堂写月支参鲍^{三个月}_{七月止}，一番船一并写乞。并將亦四叔托纸钞一百三十两付交街管收去。

初五日，雨。朝饭端阳酒，秋舫来同饮。

初八日，晴。巳刻同杨二叔至若宫社拈香。

初九日，晴。午后秋舫送来鸦片烟筒一只，并新福建头一个。

十一日，雨。午后至街管房写修理帐三十两头。申刻，薛三思手付交纸钞七十八两，云樊嘴圃寄放我处。

十三日，阴。巳刻先在馆内圣帝殿拈香毕，至公堂。同两在留总管往梅崎下船到圣福寺拈香，乃年例关帝诞也。十叔未去。

十五日，晴。午初馆内各殿拈香毕，至公堂抄米价，每石六两七钱三分二厘五毫。今日水神诞，馆内每有水处，夫子敲锣祭之。

十七日，晴。稟渔人进馆寄付公信。午后代小圃付杨二叔纸钞三十二两。

十八日，雨。五点时渔人下船，午后箔屋付来菊花布十匹。少用六匹，吉用四匹。

十九日，晴。未刻写信一函，亦托渔船老大寄乍，附足转递苏州局内，交付徐熙兄。

二十日，晴。钓船回唐，送顺风，并寄一应信札，皆托总管去。

廿一日，晴。早五点出馆，乃卢醉苑请往福济寺上面看花炮，两在留船主、总管同自五人皆去。申正进馆。晚间同秋舫在杨二叔帐房内饮酒，看花炮。

廿三日，晴。巳初两在留船主、总管，并自五人至大光寺拈香。

因看花名目，故在彼撒羹饮酒，至申刻而回。

廿四日，晴。今日午后徐芹香收去小圃纸钞一百六十六千，杨道

渊取去熙翁挂镜一面，并说起亦四叔台灯价值四两。

廿五日，微后园头目进馆。

廿六日，晴。正觉寺拈香看花。

【咸丰二年】六月

初一日，晴。馆内各殿拈香。

初四日，阴。六点半至爱岩山拈香，轿去。和尚因钟楼工竣心欢，

即唤附近串戏人演剧一出，以为恭敬谢谢之意，杨二叔赏花红钞七两。

初五日，晴。未正喷囍船进港。

初十日，雷大雨。申刻同杨二叔至秋舫处吃烟，闲话。

十一日，阴。清晨李屏山送来西瓜二枚。饭后付秋舫土一枚，计四十八两、灰十一两、烟缸底二钱七分，托彼去煎。

十三日，晴。未刻樊嘯圃来取按摩钞，自二两，代熙翁给三两。

十五日，阴。巳刻馆中拈香。

十六日，晴。巳初出公堂，至九赛庙拈香，杨二叔花园修理督工

未去，十叔轿往，自同秋舫、文宝走去，申刻而回。本稟^{花街闲走，}茶屋吃素，

因天炎热，二叔又未出馆，故未去。

十九日，晴。巳初同杨二叔至馆内观音殿拈香，饭后秋舫付来烟二十九两二钱。

廿四日，晴。巳刻至公堂，往街房写修理单两纸，皆三十两头。

廿五日，晴。饭后到十叔库，抵暮而回。

廿八日，晴。六点半至公堂，三人乘轿往金昆罗山拈香，建帮明

日去。金昆罗山问船卦，两艘到船日，七月初四、十一、二，三日内。

【咸丰二年】七月

初一日，清晨，阵头小雨，即晴。巳刻馆内拈香毕，至公堂少坐而回。

初六日，阴。未刻至秋舫处闲谈。

初八日，阴。巳刻出公堂，至街房写修理帐四张。现届换钞之时，因小圃之托尚余二十九千二，转托郭三持出抵换。

十一日，竟日大雨，巳午大风，辰正至街管堂见头目，乃理各番送游女之物件耳。后因街财副经手者未到，又兼风雨之大，仍然未理而去。

十三日，晴。巳初出公堂，并至土地堂、仙人堂拈香，乃中元佳节，和尚进馆诵经，其陪和尚名目，两局皆请而不到。

十五日，饭后本库同^{独脚}二门库祭先。

廿三日，晴。巳初同杨二叔、江十叔、两总管，至福济寺拈香，船去。乃年例，天上圣母诞也。

廿五日，晴。大板头目进馆。

廿六日，晴。午后十叔处送来香片一簍、龙井约□。

廿九日，阴。饭后至十叔库闲谈。

【咸丰二年】八月

初一日，晴。巳刻馆中各殿拈香。

初四日，收糕饼店月饼十斤，送人用。

初五日，晴。未刻同杨二叔至观音堂看桂花。回往秋舫处闲谈。按摩至今日六次。

初七日，晴。午后秋舫送来土一枚，价六片，四两，计重四十七两。

十一日，晴。海官送来月饼六斤。

十四日，昨宵大雨，霹雳，黎明而止。晚膳十叔处邀中秋酒，连

两总管，五人同饮，概不衣冠。

周山按摩，初六至今日又六次。

十五日，雨。巳刻馆内各殿拈香。

给夫子中秋节规，夫头百，本库夫二百文。

十六日，阴。杨四叔寄之小表一只，今午付交芹香收去。晚膳中秋酒，五人同饮。

十九日，晴。辰正与杨二叔、江十叔至圣庙参谒，轿去。饭后至十叔处看视癣风，在彼闲谈，适杨二叔遣人来邀，至观音堂看桂花毕，同到秋舫处谈天。

廿七日，阴。夜雨。饭后同杨二叔至十叔库闲谈。

昨日吴春帆送来写字回礼 小菊纸一束 茶壶贰把

陈春渔同①

皮烟包四只两大两小

【咸丰二年】九月

初一日，晴。馆内拈香。

初七日，晴。勘定头目进馆，每年四、九月交盘两次。

初九日，晴。五点出馆，至王道头看黄道礼。闲走，竟至九赛庙下吴春帆家吃酒，撒羹。至九点半时，游女町下筑屋歇足吃酒，七点时回馆。

看黄道礼，老例，街管走差经手在王道头搭台，计费六十七两

此例在十三年前，以后因嫌太费，改囑公堂走差向王道头人家屋上

暂借搭台，如是所费三十两。在台上看，当年会馆老例，送来馒头蛋糕一盘。

箔屋，每年九月初九日请^喫人。倘箔屋本街本年亦有黄道礼，

有夏船送礼四色^{云片双腿}无船两色^{双腿}，此系王公两局公送，再备全

帖一个帖上两局船主篆、梅单一纸横开礼物，下首写王公两局同具。

十一日，晴。六点半出馆，至王道头并喫馆，前黄道礼已完，竟至箔屋家看黄道礼六出，至七点时一竟归馆。今日杨二叔

① “同”，即向上行“送来写字回礼”。

未去。

十六日，晴。已初新王家进馆，旧王家有病未来。昨日二门库挂灯结綵，系在留头番端正，王家进馆时，先在街管堂一坐，即走城头毕，进二门，主副在二门口拱手接之，随即至三庙拈香，需两局总管在前领路，进二门库，两船主在库门外拱手接之。至库公堂坐定，两船主朝上见之，然后王家前茶点、燕窝，并茶盘十二只，二十色；四蜜钱、四干果、四甜食、四粉、四面，皆需两船主移抬。去时仍于二门口送之，通事朝饭，十二千七菜，两桌。

嘱总管备弟兄二人，王家进馆并去敲锣接送。王家新、旧两份，送去十二千茶盆两桌。

其同来家用老人^{勘定}_岩等用 大受百果四架。

头目医生等用 小受百果十架

另送西府 半斤头 糕饼五十包。

东府 同① 同② 五十包。

勘定府 同 同二十包。

十九日，晴。辰至观音殿拈香，五点时，大坂同新头目进馆。

二十日，晴。饭后至十叔处闲话。

廿二日，晴。午后往秋舫处讨印油、烟干。七月初八日托郭三持出抵换纸钞二十九千二，昨晚收讫。

廿三日，晴。年例天上圣母诞，出馆至兴福寺拈香。杨二叔未去。

廿五日，晴。辰正至悟真寺秋祭，船去。建帮内同去。

【咸丰二年】十月

初一日，晴。辰刻馆内拈香，饭后本库、独脚库、二门库祭先。

今日收郭三大号酒一坛，昨宵一斤。

① 同上行“半斤头”。下同。

② 同上行“糕饼”。下同。

初二日，阴，微雨。午后同杨二叔至秋舫处闲话，收王福手鸡蛋三十枚。

初五日，阴。九点半出馆至石宫寺拈香，回途遇大雨，踉跄异常。

回路再至嘖嘖通事^{姓名村家}并糕饼店^{姓酒井家}二处，看菊花，抵暮回馆。

十六日，晴。朝饭，十叔请通事四桌，与二叔同去。杨二叔因身子不爽，先回。自在彼吃夜饭而回。围屏今日动工，收七分杉木板一间，收糕饼四。

(补初八日)，晴。和尚进馆，因初一不暇耳。土地堂、仙人堂拈香，皆用三牲。

廿二日，晴。收秋舫煎来烟二十七两四钱。土四十七两，灰一十二两，按四六五折。又收长七分杉木板六块，清轩士女六幅，今晚送与杨二叔矣。

廿八日，晴。午后杨二叔托住十叔处，问西冬该少记之款，现结，至明年回棹，计^{本五百元}_{利一百二十元}。

星记云，准予出艤时一并清讫。

【咸丰二年】十一月

初一日，晴。巳刻，馆内各殿拈香。晚间收少记粉轴一匹。

初六日，晴。收秋舫花洋纸一百四十张。因未用，明日退还。

初九日，时雪时雨。午后至十叔处，乃杨二叔差往问送通友冬至粗帐也。收郭三酒□，裱糊匠吃。

初十日，刻晴刻雪，兼有雪珠风雨。巳初至公堂写修理帐三张。

晚膳本库冬至酒，十二千七菜四点。两在留总管并西局船主、小公司，当朝去请，皆衣冠。

十一日，阴。午后仙人堂拈香，本库祭先。晚膳十叔请冬至酒。

廿二日，晴。四点时出馆，至金毘罗山拈香。

廿四日，晴。收箔屋布一匹五两，收少记大红花匣约五尺五寸。午后

同杨二叔至秋舫处闲话。

【咸丰二年】十二月

初一日，晴。日本作十一月三十，因唐山十一月小，十二月大；日本十一月大，十二月小。辰刻馆内各殿拈香。巳刻萨摩艇办进馆，在本库吃饭，两桌，用十二千七菜四点，两局在留船主斟酒，少停撒羹，其通事未备饭，吃水饺子。

初四日，雨。寄在街管堂送妓女物件，今日将^{匹头}交付^{会所}收讫。
并有野母唐舫做私货之日本人两名，今日各打一百释放。唤两局船主面谈谕单，本番因梅村、屏山在库吃饭，余往代之。

初七日，阴。五点时隙见唐船一艘在野母村，王府已报。

初八日，晴。清晨外面打听，云船又不见矣。据刘梅村云，还有一艘在蚂蝗峙，王府尚未报知。

(唐山作十一日) 初十日，晴。辰刻外面有信，云一艘在羊角峙，一艘在米澳，两艘在五岛，但王府尚皆未报。至戊正，丰利船有信写来矣。

丰利补船 杨少棠 陶梅江 顾心如 医生 沈寄梅
杨亦慎 周少亭 陈吉人

伙长 傅全使 买办 毛五
舵工 傅鞍使 总哺 蒋顺
陈强使
总管 郑行攀 剃头 周文才

十一月廿八，乍开。

得宝船 项把珊 顾亮生 杨友樵
顾子英 徐熙梅 居廷璋
项慎甫

伙长 高炜第 买办 周长生
舵工 傅俊使 总哺 邹双
傅治使
总管 林德奇 剃头 蒋喜

十一月廿八日，乍开。

源宝船 江星舍 戴莱山 汪吟舫
钱少虎 王安槎

伙长 陈九係 总管 林莪辉

十二月初四，乍开。

吉利船 江星舍 汪松坪
钮春杉 王兰亭

伙长 陈凤池 总管 林莪灿

十二月初四日，乍开。

春帮四艘回棹，吉利船于五月初二日首先进港，其余三船于初八日啣尾平顺抵乍。

(唐山十五日) 十四日，晴。巳刻馆内各殿拈香。

(同十六日) 十五日，阴。申刻接到得宝船信，得悉初五日放洋，遇颶，舵牙折断两次，船身卧入浪中，更兼大漏，舟中水满，两日不能驾驶，十分危险之至。丰利本船同有信到两船是时云皆在南门外矣。

(同十七日) 十六日，两本船午刻交办，得宝抵暮交办。申刻至本船问信，得悉父亲于本年七月廿一晚间忽染痧症，至廿二辰刻竟即去世。问〔闻〕信竟如青天霹雳，不知所措矣。

十七日，晴。辰刻请在留总管吃面毕，至货库接番。午刻得宝船问信，因在货库料理结封未去。申刻接得宝辨。

十八日，清晨至三番库一拜。午后收到十叔处借来皮棉夹单孝衣十六件、套裤贰双、风帽一只、铜银钮扣贰付。有帐来，有收条去。申刻至熙梅处拜谢父亲身后费神，并一切所托。

得宝诸友送礼

总帖礼四色	受桔子	余玉	□一两五钱
顾子英礼四色		全玉	
颜亮生礼四色	受皮蛋 鹑卵	余玉	□一两五钱
徐熙梅礼八色	受瓜子 壹蒸	余玉	□一两五钱

居廷璋

杨友樵 绍酒一 受 一两五钱

项慎甫 礼两色 全玉

本船友

陶梅江 腿一只、食物四坛 受

杨亦樵 云片

周少亭

颜心如 受 腿玉

海军大事记

蓝建枢 刘传绶 黄裳治 审定

池仲祐 编辑

编者按：《海军大事记》，1918年北京政府海军部总务厅编纂科编纂，严复、刘冠雄鉴定并作序，海军部印刷所排印。

民国初年，刘冠雄主持海军，“以为列国海军莫不有史，而吾华独付阙如，引以为憾，因于部内设立编史处”，指定专人负责“竭力搜罗”，探稽史实旧闻，“本诸旧署案牍、奏章、电草及海军各将士躬所见闻”，经累年搜集汇编而成。记事上起同治元年（1862年），下迄民国六年（1917年），分年编次。重要史实，详备无遗，立论多须重新考虑，而记事很有参考价值。

弁 言

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業。旋登建威帆船、扬武轮船为实习，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叻吕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旗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返国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学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

海军始告脱离，而年鬓亦垂垂老矣，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韩之二役，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顾所予遗老成往往蔚然起为时栋，前大总统黄陂黎公、今海军部总长同邑刘公最其彰明较著者，已于戏！海军得才可不谓盛也耶！

兹者池君滋铿奉令为《海军大事记》，蒐讨翔实，自吾国始讲海军以来至于今日，举五六十年中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语不云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则滋铿载笔搜辑之功不其伟欤！书既成，则乞弁言于复，乃弁然曰，嗟夫！兹事体大，其关于存亡治乱。有识者观此，当自知之，无俟不佞更为一一云也。顾三十年前，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今日政体虽异，然迥思赫言，犹足使吾国民与当路者憬然于海军盛衰之故也，乃为牵连记之。

民国七年八月中旬侯官严复

序

国于大地错牙接壤，干戈所以济玉帛之穷，立国不可以无军，断断然也。中国疆宇暨于四垂，使问通于海外，藩篱之设，山海兼之，故国防趋势，尤重海疆。吾华起清同治初元缔造海军，迄兹垂六十年矣。为时不可谓不久，费财不可谓不多。环视列强则奋发精进，一日千里，顾瞠然无足与颉颃者，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盖吾国水师旧规意在肃清内匪，本无宏远之画。迨曾左诸公有激于外界潮流，集霰履霜，绸缪牖户，而吾乡沈文肃公亦出其宏毅之力，相与惨淡而经营之，而海军之始基乃立。至于培植海军人才，公与合肥李文忠公尤兢兢三致意焉。然内难方平，元气未复，巨款难集，朝任不专，枝枝节节为之，故虽二三老成硕画具有远大眼光，要

不能贯彻初终无所牵掣，此所以历时久而奏效迟，用费多而呈功寡也。方今时事日棘，外侮洵臻，长此因循，殆将不国。冠雄往来溟渤，枉席海上者几三十年，迹又承乏军枢，迭膺部寄，深欲乘时统筹全局，为吾国竟此前猷，庶几策駟可追，补牢未晚。而事与愿违，志焉未逮，羸躯任重，更不知继此之能否有成。尤望后起英才能持贞心毅力，有以督吾过而弥兹憾，来者方将，所不胜祷祀以求之耳。因亟集同人蒐罗文牍，编辑见闻原始要终，使吾国海军前此六十年之历史粲然如观掌上螺纹。俾得失可以参观，因革知所著手，前事之师也，后车之鉴也，此《海军大事记》之所为作也。 民国七年九月海军总长刘冠雄

附 识

自航路开而通商盛，交涉竞而海战兴，国无海军，几于不国。泰西列强，犬牙相错，风气早开，十八世纪以还，舰炮之兴，日以寝盛。我国前清咸丰之季，沿海寇乱，欲设轮船，以张水军，始议用西法，购其所有而乏人驾管，借材异域，辄受要挟，泄我戎机，甚至订购兵轮，到华又复撤退，盖创始如是其难也。厥后左文襄、沈文肃、李文忠诸公极意经营，而事多掣肘，弗克大振，然而规模亦略具焉。乃经申午两役之挫，元气顿伤。近十余年设立专部，渐事扩张，财力虽艰，下无异议，盖国人皆知无海军之不可以为国也。民国三年，岁在甲寅，海军总长刘资颖上将以为列国海军莫不有史，而吾华独付阙如，引以为憾。因于部内设立编史处，以刘心组中将董其事，属黄麻民少将、陈逸儒司长分理之。函札四驰，征求故实。复由严几道先生拟定十一纪四表，调派部员分门撰著，期集其成，作为海军实纪。仲祐忝与斯役，累岁以来，渐有述辑，嗣复承命作《海军大事记》。夫大事记者，就各纪表之所有，聚其大纲也。纪表未成。本难着手。又以年事既多，文献散缺，竭力搜罗，深虞疏漏。丙辰间，值海内多故，时局沸羹，军书旁午

之余，乘隙探稽，时复作辍。丁巳，刘上将再长海军，督促实纪之成，以垂米许，延蓝季北中将为编史监修。蓝中将亲历军中数十年，博闻强识，于各篇多所补缀，而尤着意于大事记一篇，搜讨残文，谘询遗老，采其所得，按年列叙，复付仲祐汇其归。故大事记之编，乃先纪表藏事。溯所自始迄于今兹，创因隆替，厓略具在，后之观者，其诸履数典无忘之愿哉！

海军部副官调办编纂科科长职务池仲祐谨识

例 言

一、是篇自清同治元年起讫民国六年冬月，凡五十六年，海军之大事略备。民国七年以后所纪，俟诸续编。

一、篇中记事第繁大纲，以符体制。至其详琐，另有十一纪四表，分门别类，可以调查。

一、分年编记，叙事之次亦分先后，惟购造舰艇归于岁计，而颁布规章悉于年终汇列。

一、海军夙无记载专书，各家记录，不免传闻异词。兹篇所记，大都本诸旧署案牍、奏章、电草及海军各将士躬所见闻。所记务求翔实，不敢臆为增减。

一、是篇奉命撰述，非等私家著作，故称谓属辞均以部为主体。

一、仲祐备员海署，兼襄编辑，军书余晷，悉力探搜。惟光宣间睽隔海军者二十载有奇，于旧事多不接洽。兹役幸赖蓝季北中将助力为多，已于附识中详之，不敢掠美也。

一、年事既久，文献散缺，疏漏舛错，正恐难免。尚冀军中同人海内君子有所灼知，指示缺失，加之签注，以资更正，实为至幸。

民国七年二月池仲祐再识

清同治元年壬戌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令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订购兵轮。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台、一统、广万、得胜、百粤、三卫、镇吴，以备协剿沿江贼垒。是为在外国订购船舰之始。

二年癸亥

金台等七船工竣，聘英员阿思本为帮统，酌配员勇驾驶回华。嗣因李泰国报销前后不符，阿思本条约诸多挟制，任意要求，其时沿江贼垒已次第平毁，毋需此项兵船，因退还英国发卖，遣散洋员兵勇。

由总税务司李泰国购天平轮船为巡缉之用。总理衙门奏定以黄质三角式旗镶飞龙戏珠，龙蓝色，珠赤色，为国旗。

四年乙丑

两江总督曾国藩于上海虹口奏设制造局，备造船炮。

五年丙寅

闽浙总督左宗棠议兴船政，奏称我国三面濒海，各国火轮兵船直达津沽，藩篱几同虚设，商务减色，漕运艰难，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又称福建马江一带水深土实，开漕浚渠，可为建厂之地。朝旨允行，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六年丁卯

前江西巡抚沈葆楨总理船政，购机器、筑厂坞，设前后两学堂，招髫年聪颖子弟肄习制造驾驶诸术，以法员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又雇用法员匠数十人教导华工。由广东招到已通英文学生张成、吕瀚、叶富、李和、李田、邓世昌、黎家本、梁梓

芳、林国祥、卓关略等十人作为外学堂学生，分班就学。

上海虹口制造局由江苏巡抚李鸿章迁于高昌庙建造厂坞，名曰江南制造局，从事制船。

广东总督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取名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

七年戊辰

夏，江南制造局制惠吉兵船成。

安澜等六船先后到华。瑞麟复向法国订购澄波兵船。

八年己巳

福州船政制万年清兵船成。

制造局制测海、操江两兵船成。

闽浙总督购海东云兵船，为台湾沿海巡缉之用。

船政购普国帆船为学生练船，取名建威。

九年庚午

船政制湄云、福星两兵船成。

制造局制威靖兵船成。

十年辛未

船政制伏波兵船成。

船政派学生严宗光（后改名复）、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溥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崧、柴卓群、陈锦荣等十八人并外学堂各生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星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

十一年壬申

船政制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五兵船成。

内阁学士宋晋疏称，制造轮船糜费多而成船少，请饬暂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鸿章等议，沈李复奏，力陈当日船政缔造艰难，揆以列强形势，造舰培才万不可缓。得旨，从之。

十二年癸酉

制造局制海安兵船成。

船政制振威兵船，永保、海镜两运船成。

十三年甲戌

船政制济安、琛航、大雅三运船成。

福建善后局向美国订购福胜、建胜两炮船。

安澜、大雅两船在台湾安平旗后遭风沉没。

是年，日本以商船搁浅于台南狼乔港，被生番夺取破船残件，遂派司令西乡从导带兵三千，由狼乔登岸，攻讨生番。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巡台，调淮勇七千御之，另调海关某洋员在澎湖操练海军，相持八阅月之久，日本见无胜算可操，允收赔费五十万元而退。

光绪元年乙亥

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

船政制元凯兵船成。

北洋大臣令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购炮船四艘，龙骧、虎威、飞霆、策电。

南洋大臣向英国订购炮船四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

以扬武兵船作为练船，将建威所有练生移入，复添派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

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等登船见习，航行外海，游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至日本而还。

是年冬，沈葆楨以日意格回国之便，派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随赴英法游历。并订办七百五十匹铁肋船一艘，其轮机由英厂承办，铁肋由法厂承办，运归闽厂镶配，命名威远。

二年丙子

春，日意格先带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回华。魏瀚、陈兆翱仍留法厂学习

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

船政制艺新、登瀛洲两兵船成。

福胜、建胜两炮船到华。龙骧、虎威两炮船到华，旋即赴闽招配官佐士兵。

冬，沈葆楨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吴德章、梁炳年，陈林璋、池贞铨、杨廉臣、林日章、张金生、林怡游、林庆升，艺徒裘国安，陈可会、郭瑞珪、刘懋勋、王桂芳、张启正、吴学锵，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等先后分赴英法各国。并先派在法国之魏瀚、陈兆翱入其大学堂铁甲船制造厂各处练习。此为船政第一届出洋学生。

三年丁丑

船政制泰安、威远两兵船成。

龙骧、虎威两炮船派往澎湖驻防。

飞霆、策电两炮船到华，赴闽选募官佐士兵。

四年戊寅

船政制超武兵船成。

北洋大臣派道员许铃身为水师督操，率龙虎霆电四炮船北上。六月，北洋大臣亲临勘验，令分驻大沽、北塘两海口，每月会哨两次，按季会操打靶。

是时发捻初平，患在外侮。直督李鸿章、江督沈葆楨提倡兴办海军，不遗余力。闽厂沪局自制之始〔船〕陆续下水。外洋订购蚊船炮舰以次到华。出洋毕业各生亦先后回国，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沈葆楨又奏定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两，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嗣犹恐缓不及事，请以四百万两尽解北洋，俟北洋成军后，再解南洋。于是筹议多购碰快船、铁甲舰及各种蚊子炮船，以期编练。适值晋省告饥，朝士议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楨以为大戚，贻书李鸿章争之，谓国际安危所系，葆楨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拟各治一军，以求速效。旋又有人建议提海军款百万为颐和建筑费者，于是园工无已时，而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矣。南洋调集之款数百万，亦为江督提办朱家山河工。筑室道谋，此海军之所以不振也。

五年己卯

船政制康济兵船成。

向英国订购镇中、镇边两炮船，超勇、扬威两碰快船。

十月，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船到华，留北洋差遣。

又代山东省向英厂订购镇中、镇边两炮船。

直督李鸿章奏留记名提督丁汝昌在北洋差遣，旋派督操炮船。

是冬沈葆楨卒于两江总督任所，适值日本夷琉球为冲绳县，庶子王先谦奏请兴师问罪，事交南北洋大臣会议。沈葆楨遗疏称

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鹵莽，则其祸更烈。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军全无能力，冒昧一试，后悔方长。廷旨交北洋办理。沈葆楨卒后，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

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以严宗光为总教习。

船政制澄庆兵船成。

北洋向德国定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济远穹甲舰，派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在德监造。并派管轮学生陆麟清带领匠首黄带、林祥光、陈和庆等十名到德随同练习。

以龙虎霆电四炮船归南洋差遣。

七月，浙江著匪黄金满肆扰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剿。管带叶富死之，诏赠游击，并给骑都尉世职。死事员兵各予荫卹有差。

北洋向总税务司赫德商借葛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员到军差遣。派葛雷森为总教习，哥嘉为督操，章斯敦为教习，率同东西南北四炮船赴渤海一带。梭巡至海洋岛，镇南触礁，旋即出险。管带邓世昌撤任，以洋员章斯敦代之。后章斯敦随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

调登荣水师艇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备超勇、扬威两船到华配用。

十二月，派丁汝昌带同官佐士兵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两舰。

七年辛巳

八月，在大沽海口选购民地，建造船坞一所。

镇中、镇边两船到华。

九月，超勇、扬威两船到华。两船在英国制成之日，为华之

七月初旬，由驻英公使曾纪泽亲引龙旗，升炮悬挂开行。由纽克所出港，英之官绅士女饯送者甚伙。经行各国均鸣炮致贺，以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两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扬威乏煤，漂流海面两昼夜，超勇得电往接济，乃同开驶。超勇过苏彝士河，轮叶触礁，损其一，修竣而行。至是驶到大沽，李鸿章亲出验收，乘赴旅顺，察看口岸形势，筹备建筑船坞炮垒。

北洋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

奏改三角形国旗为长方形，以纵三尺横四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

于大沽设水雷营、水雷学堂，旅顺设水雷鱼雷营、挖泥船，威海设鱼雷局、机器厂，并于旅威等处均设屯煤所。

北洋会同船政续选学生李鼎新、陈兆艺、王庆端、黄庭、李芳荣、魏邈、王福昌、王迴澜、陈伯璋、陈才鐳等十八人出洋肄业，此为船政第二届出洋学生。

八年壬午

北洋向德国订购单雷艇四只，粤督向德国订购雷艇三只，取名雷龙、雷虎、雷中。

制造局购商船改造之，以为防缉之用，各曰钧和。

北洋派刘步蟾等十一员赴德协驾铁舰并资练习。

时海军规模略具，乃聘英员琅威理，名为总查，实司训练。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颇为整肃。先是我军与外人不甚往还，海上军舰相遇，往往交际阙琅如自任事，始讲往来迎送庆弔交接之礼，至今习以为常。

冬，朝鲜内乱，直督李鸿章派丁汝昌酌带兵船往，相畿办理。旋获大院君李昰应，由登瀛洲兵船解送天津，留于保定。

九年癸未

船政制开济快碰船成。

南洋向德国购南琛、南瑞两巡洋舰。

十年甲申

船政制镜清碰快船、横海兵船成。

粤督向德国订购雷艇八艘，名曰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

是时李鸿章以直隶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荃为两江督兼南洋大臣。北洋之船则有超勇、扬威、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南洋之船则有南琛、南瑞、澄庆、驭远、横海、镜清、威靖、测海、开济、登瀛洲、超武、靖远、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金瓯等。各归节制，不相统辖。福建尚有扬武、万年清、元凯、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飞云、济安、福胜、建胜各船，时亦分拨浙粤台湾各处巡防。

二月，总理衙门请设海军专部。

五月，李鸿章出海巡阅。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衔命出京，路出大沽，李鸿章邀与同阅。

是年，法国因侵略越南与我构衅，窥伺闽省及台湾各处。五月，法炮船一艘驶进闽口，搁浅于洋屿。船政总监工魏瀚谒船政大臣何如璋，谓当此兵衅未开，友谊尚存，请派船施救。何厉色曰，我恨其船不尽沉于此江也，何乃为之请援？法船又请借抽水机、帆布为用。何仍拒之。其船旋由英兵船拖往香港修理，因此法人与我益增恶感。六月，法提督孤拔率兵船十三艘来闽，誓毁船厂。时我军仅有扬武、济安、飞云、福星、振威、福胜、建胜七艘炮船，两艘在港抛锚，与之相拒。七月初三日晨十时，法兵船由其驻闽领事派天主教士递战书于闽督何璟，言本日开战。何秘不以宣。闽绅林寿图知其事，请何电知闽厂，使前敌备战。何谓前敌应已知之，迁延不发。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接何电，译

未及半而法船已开炮轰击我军。先是魏瀚闻各国领事商人均已避登该国观战兵船，人见何如璋，言今日必有战事。何云昨得李相电，尚言和议大有进步，所云必系谣传。魏瀚又以告张佩纶，张令其速往各国兵船探查。乃甫及中江而炮声发矣。时值潮退，我军船首缀于潮力，尽向上流，敌舰乘势以首炮攻我，我船自后受击，无炮抵敌，迨弃锚转战而船已伤，故不逾时相继沉毁。是役，除伏波、艺新两舰驶至林浦自沉以塞晋省航路外，余则人船俱烬。计阵亡将弁兵役七百六十人，语详《甲申战纪》。于时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遁。次日法船衔尾出口，炮台开炮轰击，传闻孤拔已于昨日中弹阵亡。事闻，伤亡将弁奉旨奖卹有差，其统兵大员及在事员弁战守不力者亦得严谴。上谕闽督何璟、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均交部严加议处。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当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辄以兵已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旋又奉上谕，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先后奏参张佩纶等愆事情形，迭谕左宗棠、杨昌浚查办。嗣据左宗棠等查明具奏，张佩纶尚无弃师潜逃情事，惟调度乖方，以致师船被毁。且该员于七月初一日接奉电寄谕旨，令其备战，初二日何璟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该革员并不严行戒备，迨初三日败退，往来彭田马尾之间，十五日始回船厂。其奏报失事情形，辄谓预饬各船管驾，有初三日法必妄动之语，掩饰取巧，厥咎尤重。张佩纶前因滥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职，左宗棠所拟请交部议处，殊觉情重罚轻，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何如璋被参乘危盗帑，查无其事。惟以押运银两为词，竟行逃避赴省，所请革职免议之处，不足蔽辜，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何璟、张兆栋办理防务未能切实，即行革职。已革游击张

成，身充轮船营务处，并不竭力抵御，竟敢弃船潜逃。虽此次马江失利不能咎该员一人，惟该员有统率轮船之责，玩敌怯战，亟应从严惩办。张成著定斩监候秋后处决，解交刑部监禁。是时因我国对法宣战，英员琅威理以迴避去职，北洋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式百龄颇愿奋勇效力。适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请飭南北洋派船援台，北洋派式百龄带超勇、扬威两船赴沪，会同吴安康所统之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前往。复以朝鲜内乱，将超扬调赴朝鲜，其南洋五船奉旨仍行相机东渡，妥慎前进。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浙江洋面突遇法船九艘，时值大雾迷漫，吴安康以众寡不敌，令各船驶入镇海口。澄庆、驭远行缓，敌船追逼，恐为所获，遂入石浦。

十一年乙酉

正月，澄庆、驭远被法军雷炮轰沉。开济、南琛、南瑞速率较大，得以先抵镇海口，依护炮台，合力抵御，法船颇受伤损而退。廷旨以开济、南琛、南瑞三船既难入闽，着相机妥慎驶回南洋，以保长江门户。澄庆管带蒋超英、驭远管带金荣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是时南洋兵船迎送官员，拖船载勇，习以为常，无从训练，战备阙如。南洋大臣曾国荃上疏力陈其弊，请飭下沿海各省，嗣后凡有兵轮，专事操练，梭巡洋面，以备战守，不得载勇拖船，以昭慎重。得旨允行。

制造局制保民钢板船成。

北洋向英厂订造致远、靖远两穹甲舰，派林鸣埙、张启正、陈和庆监造。又向德厂订造经远、来远两穹甲舰，派曾宗瀛、裘国安、黄戴监造。

九月，海军衙门成立，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宜，庆郡王、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

十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到华。李鸿章亲诣验勘，乘赴旅顺口，遍阅各处台垒。

李鸿章、曾国荃暨船政大臣裴荫森会奏，续选员生赴英法各国肄业。于北洋舰队及学堂中选取刘冠雄、陈恩焘、曹廉正（后改名廉箴）、陈燕年（后改名伯涵）、黄裳吉（后改名裳治）、伍光鉴、郑汝成、陈杜衡、王学廉、沈寿堃等十人。于船政驾驶员生中选取黄鸣球、罗忠尧、贾凝禧、郑文英、张秉圭、罗忠铭、周献琛、王桐、陈鹤潭、邱志范等十人。又于制造员生中选取郑守箴、林振峰、陈庆平、王寿昌、李大受、高而谦、陈长龄、卢守孟、林志荣、杨济成、林藩、游学楷、许寿仁、柯鸿年等十四人。由华监督周懋琦率领出洋，并请加展年限以资深造。惟黄裳吉以北洋供职未行。此为船政派生出洋之第三届。

十二年丙戌

向德国购福龙鱼雷艇一艘，本属福州调遣，后拨归北洋操练。

二月，横海兵船在澎湖遇雾，触礁沉没，管带忻成发革职，永不叙用。

三月，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开济、南琛、南瑞三快船赴北洋会操。

四月，政府派醇亲王、李鸿章、善庆校阅海陆军并沿海台垒。

超勇管带林泰曾等请重聘琅威理复职。琅威理既至军，训练如前，而意气之骄矜特甚。

六月，南洋各船仍回南洋驻防。

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巡。至海参威，留超扬二舰，俟吴大澂勘定俄界事毕驶回。余船折赴长崎，进坞修理。水兵与日捕口

角，次日放假登岸，日捕向前寻衅，堵住街巷，逢人便斫，街民亦持刀追杀，致死者五人、伤者六人、微伤者三十八人、不知下落者五人。其时琅威理力请即日宣战，丁汝昌阻之。乃议各聘律师讼其曲直。

十三年丁亥

船政制寰泰碰快船、广甲兵船成。

北洋向英国订购左一出海鱼雷大快艇一艘。

向德国订购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鱼雷艇五艘。又订购导海挖泥船一艘。

五月，万年清运船在东沙洋面被英公司船撞沉，淹没七十余人。旋经英按察司堂断，咎属英公司，船价邮银另议赔偿。

三月，以前订购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制已工竣，北洋派琅威理往验收，管驾官邓世昌、邱宝仁、叶祖珪、林允升同往接带。并电请总理衙门以此次率带四舰回华，不另保险，省费数十万，沿途驾驶极为重要，特召留学军官刘冠雄协同驾驶回华。十月行抵厦门，因北洋时已封冻，饬在厦门操练。

我兵与日捕在长崎斗杀之案审结，弁兵与捕头死者每名给卹六千元，兵捕死者每名给卹四千五百元，因伤成废者每名给卹二千五百元。日应给我五万二千五百元，我应给日一万五千五百元。

冬，都中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广东设水师诵堂于黄埔。

十四年戊子

春，致靖经来四舰到津，李鸿章亲临验收。旋即驶赴辽渤一带操巡，并察阅炮台形势。

五月，朝鲜民仇视洋人，派超勇前往保护。

六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叛，经军队剿办，半年未平。嗣请致远、靖远两舰往剿，帮带刘冠雄、陈金揆率带六磅炮二尊、枪队六十名登岸进讨，不十日平之。是役阵亡副头目一人，伤兵士八人。

八月，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

十一月，购帆船一艘为练船，名曰敏捷。

十五年己丑

船政制平远钢甲船、广庚兵船成。

十六年庚寅

船政制广乙鱼雷快船成。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辞职。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蟾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归而怀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来质问者。厥后我拟派学生赴英就学，竟不容纳，盖惑于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亲睦之情亦坐是为之锐减，惜哉！

四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招学生三十六名。

八月，靖远船在朝鲜海为潮流所激触礁，堵塞而行。

南洋大臣设水师学堂于南京。

九月，政府派续昌、崇礼乘登瀛洲赴朝鲜，赐奠其太妃。

十七年辛卯

船政制广丙鱼雷快船成。

正月，俄太子来华游历，北洋派致远、靖远两船赴香港随护。南洋大臣派镜清快船赴闽迎护。

二月，海军衙门奏派大臣出海会阅北洋合操，奉旨：现届校阅海军之期，著李鸿章、张曜认真会阅。于时南洋海军参以北洋军制，分设左右翼长各一员，定于春夏前赴北洋会操。

四月，李鸿章赴旅顺，山东巡抚张曜由芝罘来会。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平远、康济、威远各舰，广东水师统领副将余雄飞率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南洋水师统领前寿春镇总兵郭宝昌率领寰泰、南琛、南瑞、开济、镜清、保民六舰到旅顺操演船阵，演放枪炮、鱼雷，并查勘炮台、船坞。李鸿章回津奏报情形，称中国创办海军，实醇亲王注意经营之举。鸿章前此随同巡阅北洋各口，醇亲王将布置情节于覆命疏内详陈船艇尚须添置，学堂必应推广，洵为深谋远虑。其时英德四快船订购未到，大连湾、威海卫亦未办防。今则两处台垒初成，移军镇扎，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枉席风涛，熟精技艺。旅顺威海添设学堂，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奏上，廷旨有“海军关系紧要，必须精益求精，仍著各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之语。

是月，户部奏酌拟筹饷办法一折，议以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不容

少缓。丁汝昌据以上陈。秋间，李鸿章奏称，北洋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办海军，防务尤重。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舰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续购多只，方能成队，而限于财力，大愿未偿。本年五月，钦奉上谕，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等语。然以财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

是时日本请我军舰往巡，藉敦邻好，丁汝昌统率定镇致靖经来六舰开赴马关，由内海至东京。

七月，威海大连湾添置水雷三营。

八月，长江一带哥老会匪蠢动，宜昌、重庆、武穴、芜湖、镇江，教案迭出，派经远、靖远往沪驻防。

旅顺船坞告成。李鸿章奏称，旅顺口为北洋紧要门户，水师各船均就此港停泊归宿，应造船坞，必不容缓。前经奏明，飭派道员袁保龄督同洋员汉纳根等挑挖澳身、疏浚海口船路、盖造库房各项。惟应筑石船坞，备修铁甲快船，尤关水师根本，因聘法员德威泥包办。又于东西北三面加砌石坝，筑码头，制铁梯船椿电灯等件，是冬业已竣工，铁甲船可以入坞修理。

十九年癸巳

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

粤督谭钟麟将前建水师诵堂改为水师学堂。

二十年甲午

船政制通济练船成。

由英国购到福安炮舰。

二月，李鸿章奏称，前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镇定经济来威六船共应添换克鹿卜新式快炮大小二十一尊，请予购置前来，当经咨准。海军衙门以目下添购此炮，巨款难筹，拟分年办理，

先換鎮定兩船快炮十二尊。

四月，朝鮮全羅道泰仁縣有東學黨數千聚眾煽亂，派平遠分載韓兵赴格浦海口，以助防剿。又其政府來文，以壬午、甲申兩次內亂，均賴中朝戡定，擬援案請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剿。李鴻章即飭丁汝昌派濟遠、揚威赴仁川、漢城。左翼總兵林泰曾以日本迭增兵隊軍艦，意在尋衅，我軍泊船仁港，戰守均不适宜，擬回威海或駐牙山，以備戰守。李鴻章初謂其胆怯張皇，嗣知事機急迫，電詢林泰曾已否離仁，飭派快船或雷艇速往梭巡。

五月，日船三艘在牙山口外截擊濟遠、廣乙。濟遠竭力抵拒，陣亡弁兵十三人、傷二十七人。廣乙中炮傾側而焚，駛擱海島，操江被擒。又有裝兵之英輪曰高升者亦被擊沉。李鴻章即飭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艦迅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旋派德兵官漢納根充海軍總查。

是時由英輪救出廣乙船上官兵林國祥等十八人，李鴻章飭其回威交丁汝昌分別安置。

八月十六日，海軍軍艦護送銘軍赴大東溝。十八日，定鎮等十艦與日十二艦開仗，我軍艦炮均少于敵，力漸不支。致遠、經遠中雷沉沒。超勇、揚威皆毀于火。濟遠、廣甲以力不支，離軍回旅。廣甲奔至三山島擱礁。其時丁汝昌面部被焚，扶病入艙，不能發令。我軍始以雙翼陣迎敵之雙魚貫，陣勢歷時不變，敵得乘機環繞縱擊，創我甚劇。靖遠幫帶劉冠雄見勢危急，請于管帶叶祖珪，從權升旗，縱隊繞擊，敵艦乃遁，我軍得從容收隊，駛回旅順。是役，據報，將士陣亡者九十餘人，隨艦沉沒者六百餘人，語詳《甲午戰紀》。于時丁汝昌受傷不能治軍，上諭，海軍提督著劉步蟾暫行代理。鎮定兩船將士苦戰，著酌保數員以作士氣，于是漢納根得賞二等寶星。廣乙管駕林國祥調帶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被譏以逃軍，軍前正法，軍中冤之。廣甲管帶吳敬榮革職，留營效力。

廷旨调南洋南瑞、开济、寰泰三船北上助剿。

十月，镇远船入威海口，以岛嘴有撑出礁石，擦伤船底，林泰曾忧愤服毒自尽。汉纳根要求以提督銜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未允。又以英水师提督讥其非水师出身，遂不到船任职。李鸿章乃派拖船公司金龙船管驾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然外人尤以为不伦也。

十一月，丁汝昌奉旨逮问。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炮台统将戴宗騫、张文宣、刘超佩，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暨各管带等先后公电北洋大臣，称丁提督表率水师，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军务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恳设法挽转，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又英员马格禄电，丁提督才能出众，忠勇性成，所有参劾各节均与无涉。如果鞫问，诚恐海军中外各员均以赏罚未能出于至公，海军局势必至万分艰难等语。李鸿章据以上闻。嗣奉旨，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船二十艘在龙须岛渡兵登岸，荣城旋即失守。丁汝昌以威海南岸各炮台兵力单薄，恐以资敌，拟将龙庙嘴、鹿角嘴两台卸去炮牡，戴宗騫不以为然。与商选勇守台，备事急毁炮之用，复不允。遂派雷艇装敢死队在台前严备待敌。二十八日，日将伊东祐亨致书于丁汝昌，谓以友谊忠告，际此国运之穷，即委一身岂足报国。不如以全军船舰权降，暂游日本，以待他日归国宣绩报恩等语。并引法国前总统末古末晒恒、土耳其国晒司末恒拔香故事为劝。丁汝昌不为动，将其书缄上李鸿章。

二十一年乙未

正月五日晨，日军由南岸后路抄出，先得龙庙嘴炮台。其鹿

角嘴、赵北嘴两台经派王登云（原名平）带敢死队将药库轰发，全台尽毁。西台各库储药，丁汝昌又派炮弁施辉藩往毁，留线轰炸，震动山谷。是时有在口外观战之英国海军官，目睹两岸毁库毁炮情形，称此举足为惊心动魄也。日兵既据龙庙台，内外夹攻，弹如雨集，我军各舰及刘公岛各炮台受日军龙庙台之攻击反多于其船。南岸既失，威海旋即不守，其祭祀台及药岸、水雷营各处先已派兵自毁。戴宗騫愧愤自尽。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岛渡海闯登炮台，击毙口兵十余人，并夺两日旗而旋，我兵未伤一人也。连日日人以师船二十余艘加以南岸炮台轰击我军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数艘沿南岸入袭，定远中雷已废，尚能驶搁浅沙，冀修葺以为炮台之用，嗣以伤甚作罢。然我军亦击敌人雷艇，沉其一而获其一，获者中有四尸。十一夜，敌又以雷艇分路来袭，轰沉来远、威远两舰及小轮宝筏，日岛炮台旋为龙庙嘴炮台所击毁，靖远亦被击沉。南北岸地极辽阔，均为所据，敌于我军举动一览了然，全澳无可守之势。十三日，日军又以全力攻扑东口，我军雷艇队闻炮即由西口驶遁，敌军分队追击，或沉或捉，利器资敌，其害与炮台被夺正同。于是军心愈慌，有绥巩军教习德员瑞乃尔者谒丁汝昌，言事势至此徒多杀士众，无益也。曷以船械让敌，士民尚可保全。丁汝昌色然峻拒之，谓虽计穷援绝，必以死守至船没人尽而后已。瑞乃尔退以告人，水陆军中咸闻是说，于是人思自脱，号令稍稍不行矣。时或环跪泣求生路，哗譟日甚。时朝廷方命东抚李秉衡奉命克日来援，丁汝昌告众以援兵不日可到，水陆夹击当可解危。已而李援不至，丁汝昌乃望阙叩头告力尽，仰药以殉。军民闻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陆营务处迫总办道员牛昶昞用德人瑞乃尔前策，牛亦以为不可。然百端劝谕，众仍不从，乃用了汝昌名致书日将，谓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现有船械等让与贵国，约勿伤兵民，并许出港他适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远管带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署镇远管带护理北洋海军右

翼总兵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杨用霖、护军统领副将张文宣同时殉难，而杨用霖愤极，咬枪自杀，死尤烈云。事后，外论谓是役之败，我所自取。盖自朝议停购船炮，复取海军专款为园苑建筑之需，自隳绸缪牖户之计。日本乘此时机，上下协力，造舰修械，奋发图强，侵蚀朝鲜迨及神州。致海军计画左沈，诸贤数十年积铢累寸之功一朝而尽，参之，肉不足食也。

五月，直督王文韶招集海军已毕业各生附于天津水师学堂温习旧课。刘公岛学堂未毕业各生亦附入续习。

九月，改通济运船为练船，派李和监修。

战时于英德两国订购飞霆、飞鹰两驱逐舰，是年飞鹰成，派陈恩焘、刘冠雄等带同官佐士兵赴德接带。其飞霆一艘则由英厂包送，先后到华。

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亦于是年到华。

冬，收回旅顺，船坞无恙，机器损失过半，尚存湄云兵船一艘、小轮船一只。

南洋开济、镜清、寰泰、南瑞、福靖各兵舰奉旨调防北洋。

二十二年丙申

春，开济、镜清、寰泰、南瑞复回南洋。

福州船政石坞成。按坞在罗星塔青洲，于十三年间，船政总理裴荫森奏派出洋学生郑清濂、吴德章勘办，旋以款绌暂停，十六年重复开工，至是告成。

夏，总理衙门向德厂订购海容、海筹、海琛三巡洋舰，派陈恩焘、曾宗瀛、林鸣坝前往监造。

四月，御史陈璧奏请派大员查明船政情形，折交兼理船政闽浙督边宝泉覆奏。边宝泉疏陈四事：一造船宜讲求实际，一物料宜内地采办，一学生宜认真造就，一经费宜通筹的款。奉旨总理衙门议奏，覆奏是其议。语详《福州船政纪略》。

五月，兼管船政福州将军裕禄察看船政情形，疏陈应行整顿次第：续派生徒出洋以教练人材，整顿应用工匠以讲究新法，开办矿务以期物料有资，筹拨款项以期经费有着。交总理衙门议奏。

总理衙门向英厂订造海天、海圻两巡洋舰，派陈恩焘、程璧光、林国祥、卢守孟、谭学衡、陈镇培、黎弼良等前往监造。

通济修竣北上，所有温习生及刘公岛、昆明湖各学堂生均上船练习。

夏，船政选派学生施恩孚、丁平澜、卢学孟、郑守钦、黄德椿、林福贞六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嗣以卢学孟调赴比国，乃以魏子京补充。是为船政派生出洋之第四届。

二十三年丁酉

船政制福安运船成。

山东各州县迭出教案，巡抚李秉衡昧于交涉，办理失败。德国军舰三艘突入胶州湾，以登岸操演为名，夺我炮台，据之。于是各国藉词抵制，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俄租旅顺、大连湾，北洋门户凡可为军港者尽以予人，海军遂无根据之地。

二十四年戊戌

船政制吉云拖船成。

六月，上谕军机大臣等：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兹经召见裕禄，询以福州船厂情形。据奏，工匠机器一切足资兴造，惟所需款项较巨，必须于原拨常年经费以外，另筹的款，按年拨解，庶足备制造船厂之用。著各该将军督抚遵照单开指拨数目，妥议办理。方今时势艰难，朕宵旰焦劳，力求振作，思御外侮，则整军经武，难再视为缓图。各该将军督抚受恩深重，蒿目时艰，亦当仰体朕怀，协力同心，先其所急。当此度支匮乏，难于挹注，惟有于无可设法之中力筹拨济，如厘

金之剔除中饱，局务之酌量归并，皆当破除情面，实力筹维。倘指款实有不敷，除应解各项京饷暨应还洋款不准擅动外，其余无论何款，准其移缓就急，如数拨解，不准托词延宕。国计安危所系，我君臣总宜相感以诚，同维大局，用副朕殷殷训诰之至意。仍将遵办缘由，于接奉此旨十日内先行电奏，以慰廑系。原单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单开：直隶二十万两、奉天五万两、江苏二十五万两、安徽五万两、江西八万两、福建十万两、浙江八万两、湖南十万两、湖北十五万两、陕西五万两、甘肃五万两、出使经费三十万两、淮盐督销局十二万两。后又续定吉林五万两、四川十万两。

七月，福靖兵船在旅顺口外遭风沉没，官弁仅存三人，余均被难。九月，诏予福靖死难人员关庆祥等优卹。

九月，廷旨：前经谕令各省筹拨福州船厂经费，此项银两著户部通咨各该省将军督抚按款解交部库存储，听候拨用，不得稍有延欠。

十月，海容、海筹、海琛三舰到华，直隶总督裕禄亲临验收。

二十五年己亥

开复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珪革职处分，授为北洋水师统领，参将萨镇冰为帮统。

海天、海圻两快舰到华。

前向德国购海龙、海华、海青、海犀雷艇四艘，经派吕文经、蔡灏元、何嘉兰、吕调镛、林国禧监造，至是亦到华。

前年意大利援各国租借港湾之例，力索三门湾为租界，朝议不允。是年，遂派军舰六艘来华啗裼，冀伸前议，并递到哀的美敦书，政府忧之。海天军舰管带刘冠雄请于统领，谓义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

尚堪一战。统领颺之，陈于政府，将哀的美敦书掷还，事寝。

二十六年庚子

拳匪乱作，乱民以积忿，狙击德使克林德致死，各国以保护使馆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五月二十五日，联军力索大沽炮台，守者不从，遂开炮轰击，相持竟日，沽台不守。时海军各舰均在登州一带操巡，惟龙犀青华四船在大沽修配机件，适叶祖珪奉命赴津，承商机要，以将有战事，令四船归队，以避其锋。未及行而已为联军所夺，海华管带饶鸣衢殉焉，海容军舰亦在被困中。山东巡抚袁世凯促海军各舰南下，以避联军。泊抵申江，人心惶惶。海天军舰管带刘冠雄与队长林颖启及各舰长议走访各国领事，声明舰队南来，奉令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以免误会。又谒商约大臣盛宣怀、道员沈瑜庆，极陈惟有互保东南之策，方免犯众怒而肇瓜分之祸。盛沈均颺其说，请于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与各国约，担任保护，各国舰队亦勿扰长江流域。得其许可，由是中外遂以相安。

二十七年辛丑

秋，和议成，海容军舰回防。

议和大臣建议将天圻容筹琛五舰撤售，事垂成，经叶祖珪力争，始寝。

二十八年壬寅

夏，船政制建威、建安两鱼雷快船、建翼鱼雷艇成。

开济船在南京下关因火药舱热度过甚，致无烟药爆炸，将船轰沉，全船官佐士兵均罹于难。管带李田在岸获免，定案议罪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被难士兵予恤有差。

是年，船政会办魏瀚遣去正监督法员杜业尔。先是杜业尔订约

到厂，权限与日意格略同，凡有工作，须禀命船政大臣而行。嗣以船政费绌，杜业尔擅与法商订制宝璧商船一艘，订价十万元，制成，核计工料须十六万元。旋又与上海立兴法公司订制行驶长江商船二艘，订价七十万元。及魏瀚到闽，侦知其事，核计工料价达百万元以外，所亏已巨。且查其合同所载，制成日期第一号限十三个月，第二号限十八个月。船行速率须十三海里，若成船逾期，按日科罚。速率迟缓，退归船厂等语。魏瀚以杜业尔在厂所制建威、建安两舰轮机尚由法购，成船之期已达七年。现与立兴法公司揽制两船，船身机器全由自制，十八个月内决难告成。只就限期而论，已必受其科罚。又况速率稍缓，约明退还，则船政何堪重累。然非援据西律声其专擅立约，暗使船政受亏诸罪状布告中外，遣去杜业尔，则立兴之约不得废也。于时船政大臣崇善欲于船厂内增设铜元局，希沾余利，屡为杜业尔所梗，心殊怏怏。特假杜业尔揽权之事，奏调魏瀚回闽，令去杜业尔，以遂其私计。魏瀚到闽，告以现制铜元固有余利，若就船厂设局鼓铸，购机建屋，尚需时日，倘遇铜价飞腾，铜元充斥，获利亦渺。且立陈借款开办之非，不允联衔声奏，崇善衔之。故杜业尔之案，经法国驻沪总领事巨籁达持平审遣，立兴法公司约亦废去。未几，亦即藉端奏参魏瀚。厥后以船政名义借款四十万元开铸铜元，卒以铜贵弊多，为御史陈璧所揭参，铜元厂亦旋废，所亏洋债归于后任弥补。

二十九年癸卯

烟台设海军学校，以谢葆璋为校长。

署江督张之洞以南洋兵船购造多年，机老钢薄式陈行缓，奏请将陈旧各船悉予裁停，节存所停各船经费，岁可得二十万两，十年二百万两，即以另购外洋新式浅水快船六七艘驻于长江一带，以资巡防，是化无用为有用也。得旨报可。

七月，江督魏光燾援张之洞前奏之案，奏请以节存之款另购浅水快船。旋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一艘，名曰江元。约以制造如式，再行续造三艘。并派饶怀文、萨君谦前往监造。

六月，寰泰船运军火赴粤，被英国印度皇后商船撞沉，管带祁凤仪死之，拘讼年余，始判英商赔偿。

三十年甲辰

三月，海天军舰奉令赶赴江阴接运军械，以济辽西中立之需。行至江苏之鼎星岛，遇雾触礁船沉。管带刘冠雄革职。

南京派吴振南、朱天森、沈樾、蔡朝栋、方佑生、王光熊等六人赴英国军舰留学。

南洋大臣周馥等以南洋近年以来旧有兵船益形窳朽〔朽〕，徒糜饷项，无裨实际，亟应分别裁留，认真整理，非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办，不能造就将才。因奏派现统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督办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凡饷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者，均归考核。嗣复奏称，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内旧有船坞，本为制造官商轮船并修理船械而设，日久弊生，多糜经费，而办理之员类无造船专门之学，以致承修船只工暨价昂。近年以来，商船裹足不前，兵船反入洋坞，非认真整理，无由振兴。经与北洋大臣会商，定议将船坞另派大员督理，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妥筹改良。查船坞与海军事相表里，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前经奏明，奉旨总理南北洋海军，往来津沪，上海船坞事宜自应归其督察，以一事权。遂将船坞与制造局划分，名曰江南船坞。从此制造局归陆军部管辖，船坞归海军部管辖，由叶祖珪督办，委吴应科为总办

湖广总督张之洞由日本川崎厂订购雷艇四艘，曰湖鹏、湖鸢、湖鹰、湖隼，又订购浅水炮舰六艘，派饶怀文监造，取名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

粵督岑春煊开办鱼雷局于黄埔。

三十一年乙巳

夏，海军事务处派学生林国赓、许建廷、毛仲方、李国棠等四人赴英留学。

总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卒于上海军次，以萨镇冰继其任，沈寿堃副之。

南京派管轮毕业生朱天奎赴奥国学习制造。旋改赴英国留学。

江督向日本川崎船厂续造浅水快船三艘，取名江亨、江利、江贞，仍派饶怀文监造。并派管轮毕业学生封燮臣、王孝藻、李承曾、胡恩诰、萨君谦五人随往学习新式机炉制造。

三十二年丙午

政府电各省选派学生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金溥芬、萧宝珩、陈复、李景渊、王统等八人，又派吕德元、奚定谟、魏春泉、陈士珩、孟慕超、吴志馨、沈奎、王开元、徐世溥、卢同济、何兆湘、刘长敏等十二人，又派凌霄、哈汉仪、吴兆莲、卓金梧、宋式善、沈鸿烈、龙荣轩、童锡鹏、李右文、姚葵常、陈华森、尹祚乾、萧举规、周光祖、黄显仁、杨征祥、方念祖、刘田甫、姜鸿澜、姜鸿滋、杨启祥、张楚^①材、黄健元、戴修鉴、齐熙、王裘、范腾霄、宋振等二十八人赴日本留学海军。

三十三年丁未

廷旨设立海军处，附于陆军部内，设正副两使，机要、船政、运筹、储备、医务、法务六司。正使未简，副使以谭学衡充之，以郑汝成充机要司司长，程璧光充船政司司长，林葆纶充运筹司

^① “楚”原本作“其”，据其旁朱色刻字改。

司长，余三司未派员，由陆军部司长兼代。

北洋大臣奏派何品璋为队长，率海筹、海容两舰赴西贡、星加坡等处巡视。抵粤，值粤城革命事起，留资镇摄。事平，乃赴西贡。西贡长官欢悦，举三事以表优待，一不问华侨刑事十日，一兵舰员兵得以随处游玩，一兵船员兵登岸不谙禁俗者，为之指引。中外商民来船参观者日以千计，侨商额手相庆，三江闽粤之商分日开宴欢迎，谓中国军舰自光绪元年建威练船抵埠后久无继至者，相隔四[三]十余年，于兹复睹，甚盛事也。嗣以国内需船，北洋大臣袁世凯电调两舰赴赣。

秋，农商部奏，南洋华侨商会成立，请派员考察奖励。廷旨派杨士琦乘海圻、海容两舰由上海航行，历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都城，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壟、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猎之汶岛，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及江元、湖鹏、湖隼各舰艇先后到华。

前赴英留学生吴振南等于上年毕业回国。是年冬，复就前项毕业生内挑选吴振南、毛仲方、林国庚、朱天森、许建廷五人并添派驾驶毕业生王传炯赴英国海军学校肄业。

日本留学生吕德元等因事调回，复就驾驶学生内挑选吕德元、孟慕超、奚定谟、沈奎四人赴英国海军学校肄业。

十二月，有人密报洋商私运军火，将由澳门脱卸，粤督派宝璧管带吴敬荣带同广亨、广贞、安香、安东四船往九洲洋一带巡缉。

三十四年戊申

江南船坞制甘泉、安丰两船成。

萨镇冰请每年派船游历南洋，安抚华侨。朝议允行。

四月，派学生罗致通、夏昌炎、曾广伦、黄绪虞、杨宣诚、

李楨、胡晃、欧阳琳、严昌泰、宋复九、王楫、吴鸿襄、李大倬、李毓麟、朱伟、叶启棻、陈莘觉、李北海、范熙申、曾广钦、张维新、吴喁、刘励、任重、王时泽、冯鸿图、朱华经等，又张万然、王道埴、高凤华、吴建、吴湘、李文彬、谭刚、李绍晟、何超南、李震华、易定侯、余际唐、何道沅、黄承羲、张汉杰、潘尚衡、沈一奇、张仲寅、何豪、郑仲濂、陈云、吴景英、黄锡典等赴日本肄习航海轮机各技术。

日本有二辰丸商船到九洲洋抛锚卸载，宝璧管带吴敬荣见其形迹可疑，登船查获快枪二千枝、子弹二万粒，以告粤督，将其船押泊虎门石头湾，取其枪弹解省。

秋，以美国舰队游历环球，将于十月间行抵厦门，廷旨派贝勒毓朗、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前往劳问，闽督松寿前往妥为照料，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先期赴厦门迎候。

江亨、湖鹰、湖隼各舰艇先后到华。

宣统元年己酉

二月，部派海圻、海容两舰巡视南洋，商部派员外郎王大贞随同抚慰华侨。圻容由吴淞启轮，过香港，历赴星加坡、巴达维亚、三宝壟、泗水、巴里、坤甸、日惹、望加锡、西贡等埠，至四月先后回华。

闰五月，廷旨派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由度支部筹开办费七百万两，各省每年分认海军经费五百万两。六月，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以谭学衡为参赞，设八司，曰军制、军学、军枢、军储、军防、军政、军医、军法，将南北洋收归统一，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以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沈寿堃统领长江舰队。七月，载洵、萨镇冰带同随员亲赴沿江沿海各省调查，以象山为军港，会同闽浙督松寿、浙抚增蕴到象山行开幕礼，礼毕返京。八月，载洵、萨镇冰复带随员

赴欧洲各国，由英而法而义而奥而德而俄，遍阅各国海军学校及船炮厂军港各处。十二月取道锡比利亚铁路回京。

海军大臣出洋时挑选学生廖景方、曾以鼎、叶在馥、曾诒经、王助、陈藻藩、王孝丰、郭锡汾、叶宝琦、伍景英、伍大名、杜衍庸、巴玉藻、黄承颺、沈成栋、向国华、司徒傅权、袁晋、陈石瑛、马德骥、叶芳哲、王超、徐祖善等随往英国，即留在英学习制造船炮。

在日本招选学生陈泽宽、张振曦二人附人谭刚等班肄习轮机。

二年庚戌

正月，以驻京美使函称，其国舰队前次在厦备承我军优待，现复来华游历，特送银杯以作纪念，准西历四月中旬到厦。遂令程璧光率圻筹两舰及期到厦，款待如仪。

三月，载洵奏请开复已故前海军提督丁汝昌原官原衔。从海军诸将士请也。

湘省莠民滋事，攻毁衙署、教堂，势甚危急，特派六楚四湖各舰艇，并令统领沈寿堃督率赴湘调度。又派海筹、海琛、镜清、飞鹰各舰及辰宿等雷艇防护长江一带，听候江督调遣。

六月，澳门葡国人浚海越界，我国屡与交涉，派筹容两舰驻泊澳门边界。

江南船坞制联鲸兵船成。

七月，载洵、萨镇冰复往日美两国考察海军，十月返京。计两度游历欧美，各友邦以我国特派亲贵专使调查，大有振兴海军之意，无不优加待遇，而我各省督抚亦分认海军经费，遂先后奏准添置军舰，于英订造应瑞、肇和，于德订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鯤、江犀，于日订造永丰、永翔，于江南船坞造永建、永绩，于扬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于胶州船坞造舞凤

各舰。此外尚有在美订购飞鸿一艘，旋即出售。其在义订造之鲸波，在奥订造之龙湍，皆因款项辘轳未交，然是时海军颇有蒸蒸日上之望。

冬，廷旨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副之，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定官制凡九级，曰正副协都统，曰正副协参领，曰正副协军校。其非海军出身之员，则以同字冠之。

三年辛亥

正月，派海琛军舰巡视南洋兼赴西贡并荷属各埠，而商部亦奏派郎中赵从蕃同往抚慰华侨。

三月，派刘冠雄、王开治赴闽调查船政，派曹嘉祥帮办军港事。

四月，派郑汝成赴英考察海军学堂。

六月，派蔡廷幹、荣志会同军谕府陆军部所派之员调查沿江沿海炮台。

英商小轮船在广东西江被劫，部派刘冠雄赴粤整理捕务。从粤督请也。

西历五月英皇加冕，驻华英使请我国派船往与会，遂派协都统程璧光乘海圻往贺，以吴应科署理巡洋舰队统领。三月海圻首途，五月抵英，赴口会队时，适墨西哥乱党煽动愚民排外肆杀辱旗，驻墨代办公使沈艾孙电请派舰往护华侨。然恐派舰特往致华侨生骄而墨民益愤，遂令海圻于赴英事毕，顺道过纽约、古巴、墨国东方等处。是役海圻员兵均给双饷。从程璧光请也。

六月，英皇加冕礼成，皇与后大阅海军，在军船次召见程璧光，深喜我舰到英，温谕慰劳，赐以加冕银牌。

闰六月，吴应科、曹嘉祥会同县令、绅耆、议长、乡董在象山购地四万亩、屋六百桐，以备作军港时建筑厂坞之用。

七月，海圻由英赴美纽约，美总统召见，嘉慰备至，绅民优待，侨商欢迎。八月开往古巴，主客感情极洽，古之侨民欢爱祖国之情甲于他埠。旋海圻复驶到英。

由胶州船坞所购舞凤炮舰到军。

江南船坞制澄海砲舰成。

是月十九日民军起义于武昌，举黎元洪为大都督。湖北总督瑞澂逃于楚豫军舰，乘赴九江，改附商船赴沪。汉阳、汉口不战而下。时建威、江元、楚泰、楚豫、湖鹞五舰及辰宿两艇均驻武汉，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师南下，海军统制萨镇冰、协都统沈寿堃奉命援鄂，乘楚有兼程而进，各舰驻于刘家庙，与民军少有冲突。九月上旬，九江独立。海琛、建安、江贞、江利、湖鹰各舰艇相继到鄂。萨镇冰率海琛、建安、江贞、楚有、江利、楚豫各舰会官军夹攻，收复汉口。中旬，海容、海筹两舰亦继至，各舰驻泊刘家庙，时与民军交绥。是时清军与民军相持，海军势能左右之，适官军焚汉口，延烧五昼夜，民商损失无算，军心愤其肆虐，从此海军趋向民军矣。驻沪各舰会同商团收回制造局。民军略地亦及上海县，设沪军军政府，举毛仲方为沪江舰队司令，一时各舰望风景从。集镇江者举吴振南为海军处处长，镜清舰长宋文翔为队长，会同陆军规复南京。在汉口者举海筹舰长黄钟瑛兼任一队司令援皖，汤芑铭为二队司令援鄂。解满人舰职，海容帮带吉升投江死之。维时舰队尚无统一机关，餉糈无著，毛仲方、黄裳治、饶怀文赴武昌谒都督黎元洪筹商维持之策，遣朱孝先、郑礼庆邀集各舰代表于上海选举程璧光为总司令，黄钟瑛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方为参谋副长。又以程璧光率海圻在英未回，以黄钟瑛代之，未就职以前，由黄裳治、毛仲方代行职权。就高昌庙舰队事务处设立临时海军司令部，分科办事，餉项经费商由沪军军政府筹拨，海军统一胥基于此。十一月组织北伐队，抽拨海容、海琛、南琛三舰北行，以汤芑铭为司令。

民国元年

改正朔，以太阳历纪年一月一日即清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以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芑铭次之。取五族共和主义，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旗，清帝逊位，孙文辞职，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复建共和政府于北京。二月十二日南北统一。四月大总统特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芑铭仍为次长，以黄钟瑛为海军总司令，蓝建枢为左司令，吴应科为右司令。

以海军旗由国会通过，宣告各国。

接收江南船坞，改名江南造船所，派陈兆鏞为所长，邝国华副之。

派吴振南接收旧部公事。

五月，厘定办事细则，部内设立编查处。

海军右司令吴应科辞职，以徐振鹏继其任。

七月，以之罘东西山炮台收归部辖。

委邓家骈为之罘海军练营营长兼管东西山炮台

八月，政府定官制，部内分设厅司处。

派许世芳、唐文源赴美国充军医大会代表。

通令海军人员不得入党预政论。

部内设编译处，以严复为总纂，令部员翻译外国海军图籍。

改南京海军学校为海军军官学校，以李和为校长。

以通济军舰为练习舰。

以魏瀚为福州船政局局长，林颖启副之。

派李鼎新往各省校阅军舰。

十二月，改海军左司令为第一舰队司令，即以蓝建枢改充，海军右司令为第二舰队司令，即以徐振鹏改充。

海军总司令黄钟瑛卒，以李鼎新继其任。

是年夏，海圻军舰由英回国。

由德国订造之江犀、江鯤两浅水炮舰到华。

是年部定地方调用军舰条例、海军旗帜图说、海军部官制、海军司令处条例、舰队司令条例、海军士兵惩罚令、海军官佐士兵等级表、海军旗章条例、海军礼炮条例，呈请大总统公布。又定海军军官学校及练习舰简章颁行之。

民国二年

江南造船所制瑞遼、安海两缉捕船成，归东三省用。引擎、麦士门两破冰船成，归海参威用。

前向英国订购之肇和巡洋舰，派林葆懌监造；应瑞巡洋舰派李和、黎弼良监造。向日本订购之永丰、永翔两炮舰，派李国圻、郑贞澂监造。向德国订购之建康、豫章、同安三驱逐舰均先后到华。

派吴毓麟接收大沽船坞，改名为大沽造船所，即以吴毓麟为所长。

以肇和军舰为军官练习舰，令本部科长科员及各舰军官轮流登舰操练游历，以资精进学技。

以郑清濂为福州船政局局长。

三月，派林献炘、常朝幹率带军士赴奥国练习新式水鱼雷学。

派许世芳为吴淞海军医院院长。

海军总长刘冠雄奉大总统命，代表校阅舰队，酌带司员，乘联鲸舰出海。时第一舰队司令蓝建枢率领海圻、应瑞、海容、永翔、南琛、海筹、肇和、海琛、飞鹰、通济各军舰十艘在口外迎候，联鲸过队时，官佐士民〔兵〕咸致敬礼，三呼海军万岁。旋即率队沿途演阵，开往庙岛。连日历舰验阅，宣谕劝勉；并至练习

舰，策励练习各员。会各士兵多患脚气疾，派医官谭其濂乘通济带病勇数十人往之罟调治。医者言在舰服役，宜多食麦，以消水患。司令蓝建枢请于总长，加给各士兵按月麦粮，全军感奋。校阅旬有五日毕事，回京。

六月，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请于海陆参三部各派员赴鄂襄办军务。派刘传绶率司员数人往，十余日事毕旋京。

七月，以宋教仁被戕，党人意为政府所指使，起事湖口，号讨袁军，闽皖诸省同时响应。大总统命海军次长汤芑铭赴九江督率各舰。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在沪筹画一切，第一舰队司令蓝建枢在沪候令出发，第二舰队司令徐振鹏镇鄂作为后援。适沪宁告警，党人谋抢江南制造局，大总统以沪局重要，令海军中将郑汝成到沪联络海陆军为一气，协力固守。海军总司令督率在沪各舰，会同陆军，与党人激战五昼夜，击退其众。

以林葆懌为练习舰队司令。其第一舰队司令蓝建枢内调为军事参议，以沈寿堃为第一舰队司令。沈寿堃以病辞，乃改任林葆懌署第一舰队司令，饶怀文署练习舰队司令。

海军次长汤芑铭率建安、飞霆、楚同、江利、湖鹞五舰抵湖口。十八日，会同陆军攻击东西炮台，与党人鏖战。旋于二十六日克复湖口。

是时党人居正占据吴淞炮台，弹击飞鹰，擒禁联鲸，拘困虎威、策电。又有何海鸣者，踞金陵、占炮台、夺雷艇。海军总长刘冠雄躬率舰队及李厚基所带之陆军第七旅南下抵淞，连日攻台，并掩护陆营自九洞登岸以援沪局，而虎威、策电得以自拔来归。八月十日，令海圻、海容、海琛、通济、永翔五舰拔队进攻，令海筹、肇和、应瑞三舰开赴张华浜，又令飞鹰、楚有及各雷艇掩护陆战队以进，内外大举夹攻，党人势蹙，首要潜逃。十三日收复淞台，取回联鲸军舰，淞沪一律枚〔救〕平。于时刘冠雄兼任南洋巡阅使，淞沪事毕，复率舰会同陆军规复金陵。二十日到江阴，

江阴总台长投诚。所部有未服者，乃派郑纶前往开导，不从，继以勇队登岸，逾日各台均卸炮牡。二十三日抵镇江，镇江炮台望风而下。遂由乌龙江整队而进，海圻、海容、海琛、肇和、应瑞五舰协攻狮子山炮台，夤夜飭练习舰队司令饶怀文亲率海琛、应瑞、楚有各舰乘黑潜渡上游，直抵大胜关。越夕复派永丰进与海琛会合，掩护冯军渡江，急攻清凉山、仪凤门暨城内西南部。旋报获回湖鹏张字两雷艇，下游之舰兼攻东西岸及城之东西部，会同陆军大举进击，九月一日克复金陵。是月刘冠雄回京。

以粤都督请派军舰巡防，令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带舰赴粤。

以施作霖为驻英海军留学生监督，有随员程锡庚、周恭良二人到英，即派为留学生，又招自费学生陈可潜改为官学生。

十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奉命出京巡阅。时闽省有藉革命余焰拥兵专横者，大总统并命刘冠雄赴闽监督裁兵，调林葆懌带舰赴闽会齐。

以福州海军制造两学校迳归部辖，委王桐为海军学校校长、陈林璋为制造学校校长。海军学校即前之后学堂，制造学校即前之前学堂，前归船政管辖，至是乃直接归部。

改船政艺圃为艺术学校，以黄聚华为校长。

刘冠雄在福建裁兵，预防蠢动，下临时警备戒严令，以行营参议蒋拯为马江临时警备戒严司令官。

改船政总监工刘懋勋为福州船政局副局长。

以李和代理海军次长。

以温朝诒为长江海军总稽查官。

十二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奉命兼领福建都督。

新编海军军乐国歌，令乐工谱之。

是年部定海军服制图说、军舰职员勤务令、海军敬礼条例、海军丧礼条例、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暂行条例、海军军港司令处条例、海军港务局条例、海军军港监狱条例，呈请大总统公布。又

定海军休假规则、留英海军学生监督办事处章程颁行之。

民国三年

江南造船所^①制永绩、永健两炮舰成。

刘冠雄请裁福建都督缺，奉准。旋即交卸兼领都督。

以林颖启为海军军港司令。于时军港尚未兴办，林颖启旋病故。

三月，以粤有乱党潜图起事，刘冠雄奉命赴粤巡阅。旋至厦门、象山、吴淞、烟台各处，察勘学校、练营、炮台、医院后回京。

以内阁改组，大总统特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部内设海军会计审查处。

六月，设午炮于京城，派员监视施放。

以粤省西江盗劫，扰及洋商，港督欲派舰缉捕，我国与之交涉，命次长李和酌带司员往办。

七月，通济练习舰火药爆炸，伤毙见习生陈衍燊等三十二人、书记录事二人、又投水淹毙见习生二人。舰长陈训泳等降调有差，被难各生从优给卹。

政府修正官制，部中添设军法司。

咨送学生陈秀瑄等赴陆军军需学校肄业。

收粤省之宝璧、广海、广庚、广金、广玉军舰五艘隶海军。

七月，留日学生吴建等犯违学规，经学监声诉，归部审判，惩罚有差。

八月，以欧战发生，部设中立委员会，派员赴上海帮同总司令办理中立事务。

编制统计年表。

十月，于沿江沿海有舰队学校练营之处，分设海军养病所。

请以舰队各舰长及大舰之副舰长缺改为荐任。

^① “造船所”原本作“制造局”，据其旁朱色刻字改。

令舰队会操于江阴。

十二月，部设海军编史处，聘严复为总纂，分派部员编辑《海军实纪》。

裁撤卫队，改编海军陆战队。

是年，部定海军惩罚令、海军舰艇职员令、海军军官进级条例、海军官佐服役条例、海军校阅条例，呈请大总统公布。又定海军旅费规则、海军访候规则、海军陆战队营制、海军陆战队服制图说、海军火药火器保管规则、军舰轮机试验规则、海军轮机报告规则、海军养病所暂行简章、海军派驻长江各舰艇分队操防暂行规则颁行之。

民国四年

春，请将各处属于海军之学校校长、船政局副局长、造船所副所长及海军练营鱼雷营各营长、海军医院院长等缺均改为荐任。

移送之呆海军学校学生三十七名往南京学校肄业。

接收吴淞商船学校归并为海军学校。以南京海军学校移入其中，并以南京校址改为雷电学校。

派部中军官赴舰队见习会操。

长江海军舰队第二次会操藏事，令嗣后以时行之。

厘定海军舰艇暨练营、鱼雷营各职守名称。

编制民国二年海军御乱统计表。

派魏瀚率员生赴美国学习飞艇、潜艇各技。派魏子浩、陈绍宽、韩玉衡、俞俊杰、陈宏泰、李世甲、丁国忠、郑耀恭、梁训颖、程耀枢、卢文湘、韦增复、姚介富等随同前往。

设海军枪炮练习所于之呆，归海军学校校长兼理。

五月，李和奉调入公府供职。以曹嘉祥为海军次长。

以编译处与编史处归并办理，名曰海军编译委员会。

调饶怀文为第二舰队司令、徐振鹏为练习舰队司令。

十月，驻英海军留学生监督施作霖卒于差次，命魏瀚兼代其职。

以北洋医学校收归部辖，改名海军军医学校，仍以原校长经亨咸董其校事。

十二月，上海乱党乘舰长离船之隙，以叛生为介，闯登肇和练习舰，意图开炮夺舟，经应瑞、海琛等舰兜击，旋即夺回。事闻，肇和舰长黄鸣球褫职夺官监禁，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各得处分有差。

以王崇文为驻英留学生监督。

以曾兆麟为练习舰队司令。

是年，部定海军枪炮练习所简章、本部编译委员会规则、海军官佐考绩规则、海军留学飞潜艇暂行规则、海军煤栈暂行简章、海军军佐进级条例、海军军士长副军士长及同等官任用进级条例、海军士兵进级条例、海军舰艇修理条例、海军奖牌给予条例颁行之。

民国五年

由扬子江造船公司购用建中、永安、拱辰三炮舰。

江南造船所制利川拖船成。

裁撤海军总司令处，另设海军总轮机处暨转运机关，以王齐辰为海军总轮机处处长。

设海军被服厂于天津。

改参事司长缺为简任。

四月，以内阁改组，大总统特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刘冠雄奉命督师赴闽，请赦黄鸣球，发往军前效力。海容军舰与新裕运兵船在大雾中相触，新裕立沉，部员黄鸣球、凤瑞、庞德辅死焉，同时被难者陆兵七百余人，予卹有差。

六月六日大总统袁世凯薨，副总统黎元洪依法为大总统。

以前总统谋改帝制，西南各省有别立军务院者，号护国军，要求取消帝制，恢复旧约法，调集已解散国会。前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海圻等数舰加入其军。

海军总长刘冠雄辞职，大总统特任程璧光为海军总长。

裁撤驻英海军留学生监督缺，另委他员兼理。

七月，政府已如西南省所请，军务院宣告撤废，李鼎新、林葆懌率舰回军。

派次长曹嘉祥、参事吴振南赴沪，审查新裕商船碰沉案，海容舰长甘联璈褫职夺官。

裁撤船政局副局长缺。

派医校毕业生沈鸿翔赴法国海军医学校肄业。

派学生蒋奎等赴航空学校肄习。

九月，咨京兆尹及各省省长，并送招生章程，请其保送学生应考。

十月，设考选委员会于上海，派参事吴振南为考选委员会会长。

留英美学习造舰驾驶及飞机潜艇各技员生陈绍宽、司徒傅权、陈藻藩、黄承贶、向国华、韩玉衡、李世甲、俞俊杰、陈宏泰、郭锡汾、丁国忠等先后回国，分派福州船政局及大沽、江南各造船所差遣。

十二月，派郑礼庆、陈绍宽赴欧西各国参观战事，并令陈绍宽兼调查飞潜艇学术。

考选委员会开考学生，选取王启刚等一百名附入之罟海军初级学校肄业。

是年，部订海军刑事条例、海军审判条例，呈请大总统公布。又定英美海军留学生规则、英美海军留学生管理员暂行规则、海军无线电报纳费规则、海军无线电报通信规则、海军无线电机保管规则、海军总轮机处暂行编制、海军舰队司令处编制、海军舰

队警备章程、海军官佐进级条例施行细则、海军军医学校规则、海军学生考选章程、海军学生品学奖励规则颁行之。

民国六年

春，以德国施用潜艇政策，妨害中立，我国与之抗议。飭所属舰队慎重监视在华德舰。

以南京、之罘海军养病所改为养病院，各派院长主之。于上海高昌庙添设海军养病所。

为舰队官佐士兵增加薪饷，以与德交涉繁要，大总统特派闽粤巡阅使萨镇冰兼海军临时总司令。

裁撤海军总轮机处归临时总司令管辖。

接收广东黄埔海军学校，派邓聪保为校长。

五月，派郑纶赴龙门港，筹办海军练习所事务。

六月，以内阁改组，李经羲为总理，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调为海军总司令。以国会蜷缩，无益于政，各督军要求解散之，全国政商学界函电络绎，亦以为请，于时国会议员纷纷辞职，大总统因俯顺舆情，下令解散国会，徐州督军长江巡阅使张勋乘机复辟。黎大总统避入法医院，密命段祺瑞复为总理，设法恢复共和；并令如约以副总统冯国璋继任为大总统。段祺瑞联合曹锟、李长泰等攻张，平之。冯副总统入为代理大总统，重组内阁，特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

以刘传綬为海军次长。

以国会解散，内阁未成，孙文等发布宣言书，反抗政府。海军总司令程璧光、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海圻、海琛、飞鹰、永丰、永翔、豫章、同安、舞凤、楚豫、福安等舰赴粤，归入其党。

以饶怀文署海军总司令，林颂庄署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署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改设总司令处于南京下关。

派林国贻、徐祖善赴英参观战术器械。

八月，裁撤中立委员会，另设国防讨论会。

派蒋拯为驻沪特派员。

令欧战期内以江南造船所为驻沪传递军情机关。

八月十四日，政府发表对于德奥两国已立战争地位，部饬所属严备；并收管德奥在华之军舰商船。

令与德奥战争期内，海军所有贺炮概行停放。

以蒋拯为练习舰队司令。

派叶可樑兼理英美海军留学生事务。

派李景曦赴美国考查海军教育及军械。

十月，以吴振南、沈寿堃、陈寿彭兼充高等捕获审检厅评事。刘华式、张斌元、吴光宗兼充地方捕获审检厅评事。

以之罘枪炮练习所归并南京雷电学校，改名为雷电枪炮学校，即以郑纶为校长。

以宣战期间，加给各舰公费。

十二月，以内阁改组，大总统特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改海军总司令处为海军总司令公署，设于南京下关。

留英美学习造舰驾驶及飞潜艇艺术各员生袁晋、马德骥、徐祖善、王超、王孝丰、巴玉藻、叶在馥、曾诒经、伍大名、王助等先后回国，发往船政局及各处造船所差遣。又令飞潜各生于大沽、上海、福州等处选择地址，以备建设飞潜学校。嗣据僉称，福州马尾地段最宽，足敷展布，而厂所汽机充足，为兴办基础。遂持议交国务院通过，派员赴闽筹办。

是年，江南造船所制海鳧、海鸥两浅水炮舰成。

大沽造船所制海鹤、海燕两浅水炮舰成。

福州船政局制海鸿浅水炮舰成。

部定海军官署保管拿捕物件规则、海军军医学校内规、厘定海军总司令公署职员表，颁行之。

苏州报刊六十年

胡觉民

编者按：这是一份旧稿，作于1959年，内容虽较简略，但因作者本人系苏州报人，熟知情况，又经多次访问调查，努力搜求，所记资料，当可视为信史。

六十年来的苏州报刊情况，其实就是六十年来中国政治在苏州社会的反映。近六十年的中国政治，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苏州一地，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一再转移，人事沧桑，影响到报刊方面情况，也异常复杂。为了便于叙述，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成七个时期，中间互有详略，写法上也不一律，并通过一些掌故插曲，来反映某一方面的精神状貌，避免写成流水帐或枯燥乏味的统计材料。可是，毕竟已六十年了，自己在抗战前，虽也做过二十多年苏州报人，亲知灼见了许多报界情况；平时交往，也多此道中人，听到的也复不少；再经过多次访问调查，努力搜求可供证实的资料，工夫化得相当多，然而却仍不能“如数家珍”那样的毫无遗漏，若干枝节问题上，或竟还有错误，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一段和八年抗战期中，部分材料仅凭口头传告，可能与事实也有些出入。这需要读者多多提出批评指教！

（一）辛亥革命以前

一跨进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苏州便有第一种报纸出版。“辛丑和约”签订的同年同月——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9月，苏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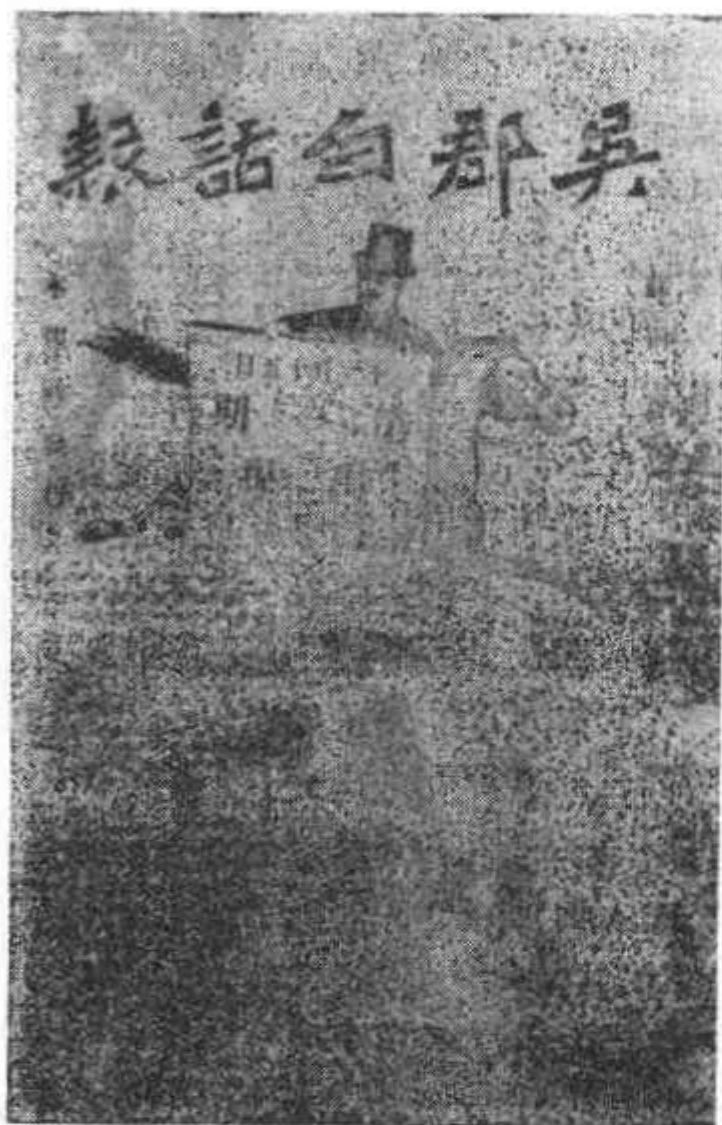
了报纸。可以说，苏州之有报纸，是在新形势推动下，苏州人民厌弃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而产生的斗争武器。初期报纸的出版日期，一般都不用清帝年号，只标明农历干支月日（如辛丑×月×日），这就含有反满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甲午战役与八国联军之役以后，侵略势力氾滥全中国，苏州也有了租界，随着报纸的出现，侵略者在宣传方面的魔掌就同时也伸入了苏州。

兹按创刊先后，将七种主要报纸分叙如下：

1.《苏州白话报》 这是苏州第一种报纸，每七日发行一次，用四号铅字排版，毛边纸印刷，相等于报纸十六开装订本，每期自十二页至十六页不等，主持人是张一麐。内容分论说和文艺作品两大类，偏重于“移风易俗，改良社会”，并不直接批判政治。论说如“劝女子放足”、“入学校求学之重要”等；文艺作品除通俗小说外，采用了较多的民间歌曲形式，如“五更调”、“山歌”、“道情”等都有。但由于当时科举未废，一般人鄙视白话文，无法推广销路，出到第七期就停版。

2.《启蒙报》 1902年由陆基等创办。当时是教育制度大变革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提倡普及教育，有“义塾”的设置。这张白话报，一部分供给“启蒙义塾”作为读本，其余则由元妙观报摊出售，每份制钱十文。该报用毛边纸木板印刷，报纸十六开大小的线装本，每月出版一次，内容为适应学生阅读，等于综合性的常识课本，一共发行二十期。

3.《吴郡白话报》 创刊于1903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但报头只有月日，未标明年份，并印有英文报题一行（见图），半月刊，逢朔望发行。廿四开报纸洋装本，每期约三十页，四号字排版，售价制钱廿八文。该报编辑人包朗生（天芙）、吴和士、孙东吴等，第一期就揭发了江苏巡抚恩寿的卖官鬻爵秘密，并有标明“吾党第一伟集”的清禁书《黄帝魂》的广告，无论“论说”、“谈丛”、“诙谐”、“歌谣”以至来稿里，都有着鼓吹革命，灌输民



众教育的意义。因此，一出版就受到读者欢迎，第一期印了五百份，逐渐增加到二千份。当地“吴中公学”学生蓝公武等并愿负责代为推销，每期出版后，就挟着满城奔走，边兜售，边为宣传。1904年底，已发行至廿五期，廿六期也已付印，第一篇论文是“弔新年文”，主张反满革命，措词相当激烈，不料被人密报恩寿，就派人到承印该报的“开智书室”去将已印好的报全部搜去，报纸也就停刊了。

4、《苏州花》 这是六十年来苏州第一张黄色小报，是在盘门外青暘地

闾作日租界后，依靠侵略势力的掩护出版的。专载妓院戏馆消息及色情歌曲。雇了小贩在马路上大叫大喊的兜卖推销，后来上海租界上煊赫一时的流氓头子黄金荣，便是当时叫卖《苏州花》报贩之一。

5、《江苏旬报》 1908年3月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商埠中心移到了阊门一带，有日本人白井勘助，在大马路创设“江苏旬报社”，第一期于农历十一月初一日出版，用四号字铅印，报纸廿四开大小，封面是“东海日出图”（见图），附铜图两幅：一为清摄政王载沣的便装肖像，一为英国戈登夫人像及御赐的磁瓶等宝物。白井自撰“本报序言”，说明发刊目的是为清政府立宪政治打好輿

论基础，但实际内容，绝大部分是吟风弄月的“诗坛”及专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安排的“阁抄”，一篇丸山绿天写的“政治琐谈”，也只是日本小学课本材料。广告从日本医院、药房、旅馆、靴制造所以至“有美人陪侍，色艺双佳”的料理店却应有尽有，这说明办报的真正目的还是在争夺市场。由于出版后始终没有读者，捱到第五期只好停刊了。



6、《吴门杂志》 辛亥五月创刊，距苏州光复仅四个月。月刊，逢朔日

发行。毛边纸木刻活字印刷，相等于报纸廿四开大小的线装本，每面只排十行，每行二十字，形式上极饶古色古香。主持并赞助人多学校教习，特别歌颂地方自治。由于分栏多，内容较芜杂。出至第二期，因天气炎热，仿照各学堂暑假办法，宣布休息；但秋凉后时局紧张，从此就没有再出版。

7、《吴声杂志》 风格大致和《吴门杂志》同，取稿较纯粹，水平也高些，铅字印刷，由程瞻庐等编辑，发行仅三期。

以上几种报纸，其实是杂志。和当时革命形势呼吸最紧密的，只有《吴郡白话报》一种，《苏州花》和《江苏旬报》，只是苏州报刊启蒙时期的毒草。

(二) 辛亥年苏州光复时期

苏州光复是1911年11月5日(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到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为时仅三个多月,但却是中国政治上的大变革时期,苏州人民殷切希望了解时局的发展情况,因而又诞生了如下几种符合于客观需要的报纸:

1、《吴声》 出版于光复以后第五天(辛亥九月十九日)(见图),三天后即停刊,寿命极短,但这是六十年来苏州第一张日报。用桃红色八开道林纸铅印,两面排版,全部字数仅一千多。报导资料只限于军事发展情况和各地光复的消息,日销五千多份,每份售铜元一枚。

2、《大汉报》 创刊期稍后于《吴声》,主持人张昭汉,就是民国初年主编上海《时报》妇女周刊的张默君。主要执笔人陈撷芬,是上海《苏报》主人陈範的女儿,光绪二十八年创中国第一张以提高女

权为斗争目标的《女报》;还有胡彬夏是日本留学生,北伐革命前主编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陈、胡都是当时中国报界的



先进女性。她们先设筹备处于沧浪亭可园，为了印刷问题曾发生过波折。当时苏州印刷所中，能承印四开以上报纸的只有毛上珍一家，但大部分印刷工人，已调派到军政府公报处工作，非等从上海招请印刷工人来就不能印报，《大汉报》急于出版，只能先用石印，所以最初几期的《大汉报》是有光纸一面石印的，到改用铅字后，又因六开印刷机的面积关系，版面形式狭长，仍是一面印。内容有社说、要件、专电、新闻、杂俎等各栏，除报导外继续作革命思想的动员。出版年月日兼用黄帝纪元和公历两种记载。发行三个月后移往上海，改组成杂志形式，但不久张默君与汤国梨、谈社英、杨季威等忙于《神州女报》的笔政，《大汉报》遂停版。

3、《共和报》、《苏报》、《日新报》 《共和报》于农历辛亥十一月中旬出版，主持人严湘涛，对开两面印，由专为印这张报而开设的“新明社印刷所”代印，印机用最早输入中国的“自来墨架”，每小时只能出一面印的报纸二百多张，效率低得很。该报宗旨是竭力鼓吹共和政体，篇幅的二分之一为广告，但仍不能平衡收支，只发行了一个月。《苏报》由同盟会会员陈去病、朱梁任等主办，军政府公报处代印，内容和《大汉》、《共和》两报类似，论说比较精警，寿命也不长。《日新报》出版仅几天，内容也和上几种报略同。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江苏军政府出版的《江苏省公报》，是江苏省的第一种官报，创刊于辛亥十月一日，由军政府公报处编纂和印刷。公报处的印刷部，就是“江苏官书局”的铅印部。版式为三号字十六开报纸装订本，每周印行一次，内容有命令，法规、公牍等栏，对外也公开发卖。

（三）民国初年的党派报纸

辛亥革命后，一度是政党纷歧的时期，在“江苏都督府”迁

南京之前，苏州在事实上是省会，各党派纷纷在苏州组织江苏支部，出版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在国会议员竞选中发挥了它神妙的作用。

最先出版的是国民党的《江苏新闻》，对开一张，由孙润宇、蓝公武主持。（两人后都成为国会议员，蓝公武即推销《吴郡白话报》的“吴中公学”学生。南北分裂时代，孙为“讨论会”人物，蓝为“研究系”人物，都属于北方新国会系统。）

其次是共和党的《江苏公报》，日出对开二张，主持人张东荪、孙幾伊，主编吴瑞书，初由新明社印刷所代印，后来自设“铸新印刷公司”为印报工场。

再次是进步党的《大声报》，日出二张，主持人有李公弼、吴韶鸣等，起初也由新明社代印，后来也自设“启新印刷公司”为工场。这两个新创的印刷公司，是当时苏州最大规模的印刷工场。

此外，还有一张《民苏报》，是统一党的机关报，出版期短，情况不详。

这些报纸，创办的目的既然是为了发挥党派作用，到失去作用后，一二年内就相继停办。

（四）第一次国内革命以前

从1912年到1927年北伐胜利为止，短短一十六年间，苏州出版的大小报纸，不下五六十种，但维持时间长短不一，盛衰变化，忽出忽停，改组交替情况十分复杂。最多时期，同时发行的报纸有十多种，发行总数却不满一万份。这固然由于地方性报纸，不能不受地方容纳量的限制，然而一般办报人草率从事，毫无出版计划，及部分以办报为儿戏的情况，也非常明显。兹就记忆所及，先将各报名称罗列如下：

对开报：

- | | |
|----------|--------|
| 《苏州日报》 | 《苏醒日报》 |
| 《江苏日报》 | 《民信报》 |
| 《吴县市乡公报》 | 《平江日报》 |
| 《民苏日报》 | 《民苏报》 |
| 《苏常平报》 | 《苏州明报》 |
| 《益苏报》 | 《苏州中报》 |

四开报：

- | | |
|--------|-------|
| 《新苏州报》 | 《独立报》 |
| 《少年社会》 | 《苏台镜》 |
| 《吴语》 | 《苏镜》 |
| 《晨报》 | 《吴声》 |
| 《晓报》 | 《直言报》 |
| 《苏州新报》 | 《吴中报》 |
| 《大公报》 | 《独一报》 |

三日刊：

- 《星报》

周刊：

- 《礼拜日报》

这些报纸中，《苏州日报》创刊最早。民国元年各党派机关报在苏州竞争时，《苏州日报》即以无党派的态度出现，到1920年一度停版，后又复刊。创办人石雨声，辛亥光复前是上海《新闻报》的苏州分馆经理，光复后适应客观需要，辞去经理而办《苏州日报》，物质条件并不好，能维持至二十年之久，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但时间虽长，业务上从未有惊人表现，有很长时间是在得过且过中度过的。

《苏醒日报》也创刊于民国元年，主持人陈寿霖，是新明社印刷所的主人，条件比《苏州日报》好，办报目的，却专在招揽广告，并不注意内容。开初时还雇佣几个失意文人充当编辑，五

六年后，日销跌到二三十份，编辑对报纸根本失去了作用，但所接上海几家广告公司介绍的广告，刊费虽然低得可怜（占半版篇幅的广告，由广告公司将铅版寄来，每月刊费约七至八元），每月还可收入数十元，于是异想天开，索性把编辑人员全部辞退，新明社印刷所有的是代印报纸，每天等人家报纸印好后，换上《苏醒日报》的报头、报眉、出版号数以及部分上海广告，印上一二十份，除自留底报外，只要应付广告户就够了。因此苏州市上绝对买不到《苏醒日报》，而上海的广告户倒天天有《苏醒日报》读，广告做给自己看，陈老板的收入是多了，广告公司也并无损失。这样的骗局，在中外报业史上恐是个空前绝后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时效，竟继续到一二年之久。

《吴县市乡公报》创刊于1916年，主办人颜心介。初出版时对开一面印，后来租得公家的印刷器材一批，就自设印刷部，改为两面印。发行约二十年，销数最多时千余份，最少时二百多份。在江苏成立省议会时，颜利用报纸，与苏州的一部分省议员相互为用，自写“时评”，完全是当时苏州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进而又与本地部分商业资本家发生关系，担任苏州商会会董和商团议事会议长。这时候，苏州丝织工人有个自己的集体机构“霞章公所”，正需要有一位在工人中有声望而能为工人办事的人来担任董事，颜就翻出家谱，他已死的父亲曾为清织造衙门办差机户，凭这关系当上了霞章公所董事。但不久丝织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发生劳资纠纷，颜却站在资本家立场发表议论，因此激怒了上万的丝织工人，涌到观前宫巷市乡公报馆去质问，他吓得避匿不见，工人就把报社捣毁。后来由丝织业资方赔偿损失，才得继续出版，但报纸的销数从此一蹶不振，幸而靠印刷部代印其他报纸文件，勉强维持到抗战时停版。

《平江日报》主持人柳济安，报社设于阊门内东中市。192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苏州开始活动，由侯绍裘、许金元烈士等

负责的中共苏州市党部，就在平江日报社楼上。丝织工人与人力车工人先后大罢工，是当时苏州著名的两次工人运动，就是由许金元烈士领导而在平江日报社楼上策划的。“四·一二”上海大血日的前夕，许烈士写了一篇以“向左转”为题的论文，发表于国民党吴县县党部办的《国民日报》上，为反动派所注意。后许、侯两烈士在南京被反动派杀害；同时苏州警察局也在侦查平江日报社，企图迫害柳济安，幸经有人从中解释而作罢。

1924年，有个“明社”，出版了一张四开报，叫做《明报》。过了一年，扩大为对开报，改称《苏州明报》，由张叔良独资经营，自任社长。这张报纸的发展，有着一段奋斗历史，同时也有环境上的有利条件，因为当时苏州的报纸，肯下苦功，想办法，争取业务发展的，可以说没有，而张叔良却能全力从事于此。最先利用广告宣传，以赠送戏剧女艺人吕美玉照片，加深群众对《明报》的印象；接着又在电讯方面动脑筋，每天亲自跑火车站，将上海当天夜报上的电讯，转载到明天报上去；后来又用长途电话，由上海“申时社”供给电讯。这些办法，都是当时苏州各报所不用的，销数因而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六千份。从刺激苏州报业的竞争来说，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到抗日战争苏州沦陷时停版，抗战结束后又复刊。

四开报纸在民国初年一般侧重于低级趣味，满纸时调歌曲，内容都是黄色的，谈不到通俗教育。而且那时阊门外妓院特多，好几张四开报纸竟辟了“花界广告”专栏，划分许多狭长小格，刊载所谓“校书”的花名，旁注地点与简短赞语，为妓女作宣传，每格月收刊费二三元，很象抗战前上海各报盛行的“经济广告”，但都是长期刊户。这中间，《吴语》是一张典型的报纸。

《吴语》创刊于1916年，主办人马飞黄，办报资金只有三十元，托毛上珍代印，日出五百份，每月印刷费三十元，每添印百份，加印刷费一角，惨淡经营，居然维持了四年。1920年改变风

格，抑减黄色内容，充实社会新闻，销数激增至七千余份，在苏州四开报中是破天荒。后来再经改组扩充，就成为拥有读者最多的《吴县日报》。

三日刊的《星报》，创刊于1926年，是苏州星社的出版物，由范烟桥主编。风格仿照上海《晶报》，题头全用木刻，版面也很活泼，性质是新闻与艺术的结合，撰稿者以星社同人为主，多苏沪作家，持续发行至大革命后一年停版。

其他各报中，发行时间较长的仅《民苏报》、《苏州中报》、《晨报》、《吴声》等四种，余则此起彼伏，出版一二月至五六月不等。其中四开的《独一报》，由原来上海《新申报》主笔张一澧独办，编辑、发行都是一个人负责，时期虽短，却也不易，被目为苏州报刊中的“怪物”。

（五）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

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这个时期苏州报纸的变化更大，种类更多，其概况如下：

对开报：

1、原有报纸继续出版的：

《苏州日报》 《苏州明报》 《吴县市乡公报》

《平江日报》 《苏州中报》 《民苏报》

《吴语》 《吴声》 《晨报》 《大公报》

2、陆续创刊或改组的：

《国民日报》（国民党机关报，清党后改名《苏潮》，再改《吴县民报》）

《吴县日报》（由《吴语》改组并扩大，负责人胡觉民）

《新苏导报》（负责人王兆杰，被封后改《苏州新报》）

《苏报》（后改《大苏报》，负责人王薇伯）

《正大日报》（负责人孙壹衣）

- 《社会日报》(负责人陆怡然)
- 《苏州商报》(负责人方益荪)
- 《苏州时报》(负责人陈玉麐)
- 《苏民新闻》(负责人庞独笑)
- 《早报》(负责人颜益生、夏旦初, 实际是国民党党报)

四开报:

- 《妇女日报》(负责人周美英)
- 《工商新闻》(负责人沈玉麟)
- 《新吴语》(负责人时介玉)
- 《大吴语》(负责人郭子良)
- 《小日报》(负责人汪知心)
- 《艺声》(后改《民声》, 负责人马如鹏)
- 《吴县晶报》(负责人吴国熊)
- 《大华报》(负责人仇崑厂)
- 《小苏报》(负责人苏小苏)
- 《大光明》(负责人颜益生、姚啸秋、梅晴初)

四开三日刊:

- 《橄榄》(负责人徐有斐)
- 《保安剃刀》(负责人汪知心)
- 《旦报》(负责人夏旦初)
- 《钢报》(负责人不详)
- 《针报》(负责人不详)
- 《福祿寿》(负责人不详)
- 《荳蔻》(负责人汪知心)
- 《元妙观》(负责人程思白)

周刊、月刊:

- 《斗报》(周刊, 负责人汪漱玉)
- 《努力》(月刊, 负责人王志方)

《波浪》(月刊, 负责人何作民)

《辰风》(月刊, 负责人陆默)

《苏州画报》(每周画刊, 负责人金寿楣)

《艺浪》(每周画刊, 苏州美专出版)

此外, 有特种性质的刊物五种:

《每日电讯》(专载广播节目, 负责人胡觉民)

《大世界报》(留园曾为苏州大世界, 载游戏场消息)

《市政旬刊》(苏州市政府出版, 后改月刊, 取消市后改《吴县县政公报》)

《苏州女子中学月刊》(公开发卖)

《苏州商情》(报导金饰收兑牌价、洋价、钱业汇水及米价、油价, 每日发行)

除此以外, 在起初两年中, 还盛行过小型纯文艺刊物, 内容新旧都有。先后出版至百余种, 烟纸杂货店到处代销, 有的只出二三期, 最长的《琴声》文艺刊, 出了近三年。这些情况, 反映了革命低潮时期文学青年找不到出路的苦闷。

报纸多了, 于是应运而生的又出现了“新苏”、“民苏”等几个通讯社, 由王伟公、洪笑鸿等主持, 但规模都不大。

根据上述情况, 这一时期的苏州报刊, 不但数量多, 性质也各各不同。从报纸本身看是向上发展现象, 但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反动统治下社会的复杂与黑暗。当时, 凡是公开发行的国民党机关刊物, 都不为苏州人民所欢迎。《国民日报》对开一张, 一再改组, 一再换名称, 销售对象只限于机关团体, 结果连工作人员的包饭钱都付不出, 每天一百多张白报纸, 现钱交易, 也难以应付, 最后被迫停刊。

对开报中销数最高的原来是《苏州明报》, 自1928年《吴语》改组为《吴县日报》后, 双方竞争得相当剧烈。本地新闻的报导, 以迅速翔实相竞胜, 当日凌晨一时左右发生的重要事件, 还能将现

场情形摄影制版，详记颠末，刊载于四小时后出版的报纸上，惟当时乌烟瘴气的社会，所谓重要事件，都是些奸盗淫邪，罢课罢工，索薪服毒等惨象罢了。1931年后注意国内外电讯消息，全部由上海“申时电讯社”用长途电话供给，电讯编辑兼听电话，经常从午夜起工作，边听边写三四千字，再加整理与装标题手续，非到凌晨三时不能完工。抗战开始后苏沪电话线全归军用，便只能依靠广播消息。副刊方面的竞争，除充实内容外，增加“社会服务版”、“医药顾问”、“法律解答”及各种定期特刊。1935年后，《吴县日报》又曾添辟社会特写，附图刊载；并连载长篇弹词，配合电台播音，都是当时报纸的新面目。由于报纸业务竞争剧烈，广告技巧也花样繁多，但很多篇幅常被电影宣传和律师声明所占据，清楚描画出不合理社会的生活状态。

这样竞争的结果，对开报纸形成畸形发展，1931年时，《苏州明报》日销数保持六千，《吴县日报》增至七千多份，其他各报都不到两千。1935年，《苏州明报》日出对开二张，销数下降至五千左右。《吴县日报》增至八九千，日出二张半，印刷工场原有对开平板机四架，已无法保证出版时间，因此又添购套色轮转机一部，配合原有的自制铜锌版设备和特号至六号的铸铅字铜模，使印刷部分十分健全，能在一块版上印四套色花卉图画，加强了技术的优势，日销数立即突破一万份。《早报》创刊于1935年，主持人颜益生是国民党吴县党部委员，但并不以国民党机关刊物的面目出现。内容力避宣扬党义的老一套，编辑技巧也有独到之处，版面异常清新，并争取提早发报时间，使《苏州明报》受到威胁，销数再降至四千。《早报》本身先是四开三张，不久改出对开二张，日销逐步上升至五千多份。与《吴县日报》、《苏州明报》成为当时苏州报纸的“三鼎足”。

这三张报纸除在基本业务上竞争外，还努力从事于社会活动。《吴县日报》主办了连续三天的全苏运动大会及苏常公路上的

自由车竞赛。《早报》举办夜游虎丘看放焰火的集会。《苏州明报》在宗教界活动方面有相当助力。

如上情况，当时苏州报纸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地方报中，无论质与量，无论设备与业务的努力，确实都占第一位。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上海报纸在苏州的销数受到了排挤，《新闻报》由日销七千跌到三千，为了挽回颓势，计划发行苏州版，后因避免“托拉斯主义”的面目，改换方式，向《吴县日报》提议联合发行，《吴县日报》因不愿作“附庸”而拒绝，就改与《早报》妥协，凡订阅《新闻报》的，无条件附送《早报》。《申报》仿效这办法，也和四开报《大光明》联合发行。

这是苏州三大报的竞争经过。另外有一个插曲，王薇伯主办的《大苏报》，创刊于1928年，自任主编。王曾留学日本，娶日女木田月子为妻，因此与苏州日本领事馆发生关系，加上平时言论乖张，有汉奸嫌疑，影响了报纸的销路，竟以赠送定价高贵的“红疗讲义”办法骗取订户。“红疗”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知道，据《大苏报》广告宣传：“一经阅读，便可立致千金”。骗术幼稚到极点，但居然因此使《大苏报》延长了寿命。

这段时期里，苏州报纸与内外反动势力作英勇斗争及反动统治者迫害报纸与报人的事实是很多的。例如：

1、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夕，上海日本报纸《每日新闻》载苏州日领事川西丰藏的谈话，说苏州人民已预制太阳旗一批，准备欢迎日军之用。苏州各报将原文制版揭露，加以驳斥，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在一次有外宾参加的集会上，群起质问川西，要他指出制旗人，否则就是造谣侮辱。义正词严，川西只得避回租界。

2、王兆杰办《新苏导报》，除付印刷费外，工作人员概尽义务，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对一切恶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曾连续揭发地主和粮官勾串舞弊，警官许宝光包庇烟、赌、娼，及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争权夺利的丑态等，主编唐枕石又逐日写评论

抨击，使反动集团大起恐慌，但如果封报馆，除牌子一块外别无长物，结果勒令停版。（停版后再出《苏州新报》继续斗争，终以经济不支而夭折。）

3、《苏州明报》报导内战消息，用“中原多故”四字为标题，主编仇崑厂被捕，解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禁数月。仇办《大华报》时，曾为文抨击吴县蠡墅乡恶霸、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朱彦亮，苏州沦陷后，仇避难蠡墅附近张家桥，竟被朱指使党羽枪杀。朱直至解放后才被镇压。

4、《吴县日报》副刊上发表反对辱国外交文字，并由一部分工作人员散发传单，鼓动学生示威游行。国民党特派员孙丹忱及公安局督察长军统特务彭刚夫，携带手枪手铐，到报社设案审问，结果除勒令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外，副刊编辑监禁一个月。

5、抗战已经爆发，《吴县日报》以大字标题发表“八路军对日抗战”消息，立即受到孙丹忱的警告，理由是“独登这项消息，显见别有用心”。并规定以后类似此种报导，必须先取得他的同意才准发表。

6、月刊《努力》，一开始就以战斗姿态痛斥反动派，出版三卷十八期，无日不在反动势力的包围压迫中。最后被迫停刊，有“关门大吉”长诗一首，末一节写的是：“……为气、为力、为钱，低头打落了烂田，又一颗鲜活的种子不见。呃，努力！未亡的人类哟，愿一缕游魂长健！”

在“八·一三”抗战后，淞沪前线国民党军队总退却之前一个多月，有《东战线阵中日报》在苏州出版。由南京报人张慧剑、施白芜、吴禊云及漫画家高龙生、叶浅予等执笔，日出一万多份，全部送前线军队，不销市上。

但也有一些刊物，表面以进步姿态出现，实际是国民党特务的陷阱，专引爱国青年上钩，被捕被杀了自己还不知道上当，如

《辰风》月刊，主持人陆方贤，已于镇反中被镇压。

以上这许多报纸，到苏州沦陷的前夕，尽数一扫而光。但苏州报人脱出危境，还上了国民党最后一次大当，原先城墙上漆着“国亡家何在，大家不要跑”的每字二丈见方的大标语，到沦陷前两天的深夜，文武百官却一起都悄悄地溜了，交通工具全被带走，等大家一梦醒来，发觉这情况，只能匆匆遣散人员，丢着一切离城，狼狈得不得了，有人愤恨难平，就给这标语接了两句道：“一夜炮音紧，腿腿尽飞毛！”

（六）八年抗战的沦陷时期

苏州沦陷是1937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日寇一进城，立刻放火烧毁“吴县日报馆”。汉奸陈则民为首组织的“维持会”还在酝酿，就由留城未出走的报人汪知心占据“早报社”，到《吴县日报》纸栈中劫取存纸，于12月21日出版了苏州第一张汉奸报——《苏报》。1938年，伪维新政府成立，《苏报》改组为《苏州新报》，由顾天锡主编。1941年汪伪政府傀儡登场，又改组为《江苏日报》。这是正式汉奸机关报的系统。还有一张半官半私的《江南日报》，主编人是民国初年在上海报界中很有地位的王钝根。

汪伪中央通讯社在苏州也有分社，为了便利监督，就附设在日本“电通社”的苏州分社里。傀儡社长高亚文，事实上是吃粮不管事的冷官，因为消息都是“电通社”操纵的。

汪伪政府也组织青年团，出版了十六开本的《青复》月刊；特务头子李士群发动清乡的时期，又发行过《清乡前线》月刊。这两种汉奸杂志，都是在祥符寺巷90号的汪伪特工组织领导下出版的。

（七）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工作，在苏州报纸

方面也是一团糟。奉令接收《江苏日报》的张孝侯，原是李士群清乡时代的检问所成员，以汉奸易汉奸，又恢复了八年前的《苏报》报名，不过这已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了。

以后又先后出版的对开报有冯英子主办的《大江南报》和苏纶纱厂老板严欣淇主办的《江东日报》，四开报有《民主日报》和军统特务交警方面的机关刊《力行日报》。

沦陷时停刊的《苏州日报》、《苏州明报》和《大华报》也相继复版，《苏州日报》改由范君博负责，《大华报》改王启之负责，只有《苏州明报》负责人仍是张叔良，主编是顾浩然和项坚白。沦陷初期被烧毁的《吴县日报》，一度也计划复版，但损失大，筹备时间长，等到一切就绪，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发布下来了，就决计放弃复版。

这时期的报纸，无论是质或量，显然都比抗战前退步了，消息是操纵在“官方”，新闻要顾到地方恶势力的不可犯性，副刊文章，就只能畅谈风月，甚至还公开刊登描写性欲的小说，黄色文化的嚣张，完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肮脏。

这里有两个小掌故，可以看看当时苏州的所谓舆论。

1、《大江南报》冯英子，文章中攻击了当地一位热中做官的资本家，被中统特务带领一批流氓打手，将报馆捣毁。有人报告公安局，公安局给派出所的指示是：“切望见机自爱，不得惹祸招非！”于是公安不安，公安局却局部自安，局长还被称为公安部门的“能员”。

2、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从南京飞奉化，准备作幕后指挥。这一天恰恰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苏州风俗，二十三、二十四两天要“送灶君”，《苏州明报》发表了一篇“恭送灶王爷南巡”的讽刺小品文。当天晚上，有蒋介石的“荣军”四十余人，冲进报馆，指名拿捉作者“金束”，报社连忙求救于伪城防指挥部，先谈条件，然后“招安”，物质损失在所不计。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了，官办报当然关门，特务机关报赶紧脱逃，其他各报也先后停刊。5月3日有《苏州电讯》出版，这是过渡性的报导物。直到8月1日，新型的《新苏州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州诞生。

革命党人反袁文件

编者按：本文所收革命党人何海鸣、陈家鼎反袁文件，原收录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中。时何、陈二人均在日本，故其所散发之文件为日人所得。其中何海鸣《反袁计划书》似为日人抄件，文字错讹之处较多，如“门第”误作“门地”，“缓远”误作“缓远”，而“矣”字多误作“美”，今均予以订正。

讨袁计划书^① 何海鸣

天祸中国，袁魔出现，朝鲜役中日肇衅，戊戌政变，康梁走逃，吾国腐败，祸有由来矣。辛亥起义，袁贼又以狐媚诡诈之伎俩，内欺孤儿，外牢笼我国民，篡夺总统，至于今日。野蛮专制，性欲是逞，贪残酷虐，举国侧目。今者东南各省，又水旱荐至，盗贼蜂起，而各省都督非惟不闻拯救之道，反益肆操切。历视吾国数千年专制之祸，生民涂炭之苦，未有烈于今日者。夫以仁攻暴，易如摧枯，汤武革命，桀纣瓦解，应天顺人，今非其时乎！且袁贼又非有实力，是以左右中国者，所部群类，皆惑于一时势利。今则外而各省都督已各拥兵自雄，袁贼命令，不能出总统府一步，观于龙济光陆荣廷之屡抗朝命，他可推；内则总统府党派林立，攫〔攫〕利争权，势同操戈。梁士诒非自命前汉之张良者乎？现亦有鸟尽弓藏之势。夫狐死兔悲，各伤其类。于此又可卜袁氏之党羽矣。况袁贼手腕在利用外债，国人多贪，遂罹陷阱。

^①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2)《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1号。原档案上用墨笔注有“何海鸣稿”字样，按档案前后顺序，成文时间约在1914年9月。除中文抄件外，另有日文译件。

今国人已自知其非，而袁氏又以欧洲战争，诸强皆在自谋不暇之地，其计亦穷矣。现财政困难，上下忧危，四方多故，军政纷扰，此非吾国民杀贼之日乎？袁氏不亡，中国不存，东亚亦永无和平之基。盖自十八世纪种族主义勃发以来，黄白冲突，嚣腾人口，袁氏之素所持媚欧政策，与日本大有不相谋之势。吾故又曰袁贼之存亡，东亚之祸福也。昔玛志尼之倡民族主义以律结己国民族，遂王兴意大利，以跻于八大强国之列；欧洲兴同盟军，以驱逐杀虐同种之拿破仑，使闷死于孤岛海灵那，故欧罗巴族之平和，不至扰乱。此吾国人所以有事于改革，而又不得以将伯之道望日本矣。今故庐列事前与起事、攻取、建设四计划，以资商榷。

第一 事前之计划

一、推岑为领袖也。中国习惯，最重资望，社会举动，每随资望深浅为转移。岑春煊在满清时代即以四世三公门第，与袁世凯相对抗，北方文武官吏，大抵以袁为宗，南方文武官吏，大抵视岑为的。前年武昌起义，满清拟效太平天国故事，起用袁、岑。袁得庆王信用，遂攫〔攫〕得今日总统，岑无内援，故仍困屈在野。去年南方举兵，岑曾充大元帅，于此可知岑之野心，久不愿在袁下也。徒以厄于袁之金钱势力失败，结其部下长林，仍思故主，欲拥护之。陆、龙二督，坐守两粤，袁屡令觐，卒未随各都督入京者，其一证也。且岑自出奔南洋，亦屡欲大举，今故推岑为革命军领袖，以号令东南，而厚集声援。

一、统一各会党也。中国社会有最大势力足资破坏，此例惟各会党如三合、三点、大刀、洪门、马贼、胡子等类是也。太平天国因之据有东南，辛亥革命因之奏功，其势力之雄厚可想而知。故已派遣多人分赴各省联络其领袖，授之以机宜，并以军法部勒其部下，以预备起事时之调用，或各就其地为同时之发难，使分敌兵之势，以壮我军之威。

一、密编各退伍兵士也。中国自袁贼窃政以来，对于全国军队强取南遣北括主义，以故南方军队自满清致缚，以及民国所编，为开赴前敌，此足有十师团。他如赣、宁、两粤、皖、鄂、川、浙、闽、滇、黔等省，或六、七师，或三、四师不等，约计总在六、七十师团以上。故派遣退伍各级军官、军佐分头联络，密为编制，以厚实起事时及攻取之战斗力，而为革命军之基本中坚军队。

一、运动各军队也。革命党虽经失败，北方军队犹多知此中是非，且时有腹议袁之不道，思有所以推翻之。此北洋第一师何宗莲军队之暴动即其明证。南方更可知矣。现已派遣多数善于说辞而富于军事知识及经验，比各赴各军，因人、因地、因时，明之以保家不保人之大义，联之以各会党秘密结社之誓盟，动之以真正共和黄金时代之幸福，诱之以将来升官加俸，务必达到与吾为用之目的。以职〔减〕吾军起事及攻取时之阻力，而收倒戈内应之结果。

一、多派遣暗杀团也。中国人之畏死为他国最，且袁之党羽类皆为一时势力所集合，故各地军官、行政官有不受吾军之运动时，即以炸弹投之。一人受刺，百人瓦解，则吾党起事时自不难一响风目^①矣。

一、预设统一机关及交通机关以为起事时及攻取时之兵站也。设统一机关于上海，以指挥各省之进行；设统一分机关于汉口，以补总机关之所未逮。设交通机关于省重要交通地方，以策各该地方事前之准备，先事筹备于万全。熟探各处军列之通路，以备起事时及攻取时军事计划应用，务使我军一起，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已。

第二 起事时之计划

各地之主要担任也，采属地、属人主义，以收驾轻就熟之

^① “一响风目”词语不通，“风目”似为“风从”、“风动”之误。

效。如某人对于某地有确实把握，某军对于【某】人有特别关系，即以其人为其地之主要担任而为革命军。对于其他之发难首领，并准备同时发难。倪巳、马北霖、黎□担任广东，谢复担任广西此三人皆系岑之旧部，且并谙两粤之情形，李根源担任云南，杨苾诚担任贵州，韩恢担任江北，张尧卿担任江苏，柏文蔚、龚振鹏、岳相担任安徽，符定一担任江西，谭人凤担任湖南，白逾桓、季雨霖担任湖北，李统球担任河南，刘艺舟担任山东。以上诸人或曾为都督，或曾充军官，资金、经验皆足左右该省者。

一、各地饷糈之筹划也，首募集救国义捐，散用军用钞票，继更接收或谋取敌人辎重，籍没官吏贪赃或刻薄成家豪富，以为之助，总以足资军队而不扰民以为度。夫吾国人苦袁苛政久矣，决不有吝费不助者。

一、各地军火之筹计也，两次革命，枪械散在民间者所在多有，如鄂宁之战、川赣之役以及张家口、潮州、衡、永、郴、桂各处随败之后，各吾士兵皆挟枪械以潜逃。今若径事买收，必能齐集，以交暂用；迨夺得各地军装局，更足持久而无虞矣。

一、各地军队之编制也，仿照陆军现行制，用军师旅团营连排各等级，以统辖之。以退伍兵士及已受运动之军队者为主，以会党中之能服兵役者副之。指挥事宜，则请日本退伍军官为顾问，每处一人或数人，视其地之重要与否定之。

一、各地之对外宣言也，各国侨华人士，其生命财产，在战军起事地方者，我辈应负完全保护之责任。我军起事以前，袁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及许与利权，均继续有效，以后所议如何，概不承认。且各国首先赞助我军者，我军即视为将来最善之友邦。

一、各地临时政治机关之组织也，设安民局以处理民政，设军事处以筹划军政，设会议所以议决地方事务之兴废，设财政局以筹画饷糈之所经出及筹解集中政治机关之经费，设交通局以与

各地机关通声息。

一、各地【前】敌军之选派也，既难得圆满结果，即拣选所有军队之最精悍最熟练者，以全军十分三四为度，编为前敌，俾联军易于组织，敌人得以早破。其余十分之六，仍勤加训练，保卫地方安宁，且资为预备兵。

第三 攻取之计划

一、军队之组织也，如各该省省城未下，则组织各州县小联军，或邻省州县联军，猛扑省城，以期灭此朝食。省城已下，则该省组织全省大联军，独当一面，或与他省大联合军，联合攻取险要重镇。俟东南稍为平定，集中政治机关，略有基础，即会师燕云，直扫袁贼巢窟。

一、会师燕云之决定也，皖、宁、闽、浙、广东各省军队，组织第一联军，顺津浦铁道而略进东，山屯永平、遵化之野，攻其东，辅之以齐鲁之同志军及关东之马杰胡子。湘、黔、两粤、鄂、赣各省军队组织第二联军，取京汉铁道，掩有河南，出齐保定、易州之地，捣其南，辅之以河南及三晋之军，分略各地，使袁军疲于奔命。此外更运动两蒙及马杰胡子，出没长城以外，牵制热河及绥远军队，使不得南下而御我。又令川、滇两军略地秦陇，分割西北兵力，使敌军不得东还而助战。更以海军游弋渤海、黄海海面，辅助陆军之进行，壮我声援，以寒敌胆。此种决定虽不敢云计出万全，当亦属知己知彼之胜算者矣。

一、行军之方略也，对于各国人士，则纯取善邻主义，加意保护，不使之稍有损害；对于本国人民，纯取同胞主义，加意抚绥，不使之少怀疑惧；对于前敌军人，纯取杀敌致果主义，极端鼓励，不使之稍萌退志。务使邻国人皆信我能谋真正共和，本国人民皆信我能造真正幸福，而军人亦皆自信有精神上之愉快。

一、行军约法也，临阵退缩者杀无赦，奸淫掳掠者杀无赦，违背命令者杀无赦，泄漏军机者杀无赦，妨害外交者杀无赦。独

克专城者受上赏，暗杀敌将者受上赏，说降州县或军队者受上赏。捐助大军饷或军火者受上赏。

第四 建设之计划

一、破坏时期之建设，取军事服从主义。一、则大局新定，非以军法部勒所属人民，不能制其心怀反侧；一、则社会腐败，积重难返，非以严厉手段不足振刷其精神；一、则前敌未灭，胜败属兵家常事，预备兵不可不加意准备，以待征调。此时期以全国平定为终期。

一、休息时期之建设，取开明专制主义。经过革命战争，当然有伤元气，政府与人民俱须稍为休养，以期恢复。然欲建设良好共和，不可不于此时期准备之，佛言因果，即此时也。

第一项改良教育，使之普及，以促国家观念。

第二项厉行地方自治，使之自强，得各具政治常识。

第三项分划军警，使军队专负国防之责，警察专负治安之任，万不可再为混同，致蹈前此有兵无兵之弊。

第四项求司法独立，以备收回领事裁判权而洗国耻。

凡此端均须积极进行，认真办理，言出法随，不可如老官僚借口慎重而从事粉饰也。此时期以国民元气回复，及上项各有成效为终期。

一、振兴时期之建设，取联邦国家主义。中国自前明改设行省以来，各省俨如联邦国之各联邦。观于满清末年，陆军部尚书谓练勇为各省军队，本部不详。扩张海军费则曰某省认解若干，更恍然矣。夫准诸中国国情与现今趋势，皆须组织联邦，方以策富强收实利。结（？）采之不善，将流于美之中央无权，外交棘手。故兼采德之国家联邦主义，以救其弊。使中央有强有力之政府，以立于国际之竞争场；且使地方有自治之政治，以增进人民之幸福。此时期以联邦政府完全组织成为终期。

一、发展时期之建设，取联日主义。夫自十八世纪民族帝国

主义勃发以来，黄、白种将有大竞争之日，我黄种诸国民不可不有以预防之。黄种之强国，推日本为先进，而地大物博，经济上、文化上，日本犹当让中国一步，故中日应当谋经济同盟，以谋国家之发展，继诸攻守同盟，以期国力之发展。此时期为吾党最终最切最大之希望。吾人一日生存，当望此目标而积极进行之。

陈家鼐敬告全国同胞书^①

慨自袁世凯据临时总统之权，反仆为主，破坏约法，扰乱议会，秘密签约，借债割地，引用宵小，杀戮元勋，举国哗然。袁氏自知不为人民所信任，乃先发制人，遣其死党，统兵南下，为威吓以压制人民，骚扰全国。家鼐身为军人，不忍坐视，出与之抗。原期其有所悔悟，改过自新，不料袁氏恃其死党，发号施令，杀戮无辜，攻城略地，俨同敌国。家鼐又不忍生灵涂炭，至于此极，宁牺牲个人之名誉，亡命海外，姑以待袁氏之设施。如果其能内修政治，外讲邦交，为国民立不拔之基，振维新之治，家鼐虽羁身异国，亦且馨香而祷祝之，将扶植之不暇。乃袁氏触人民之忿怒，非但不知改悔，并以公仆战胜主人为无上之尊荣，即借其兵力以围困国会，压迫议员，要挟举己为正式大总统。从则贿以黄金，不从则饮以白铁。比总统之位既得，即一面解散议院，一面则自称曰受人民付托之重，为此自相矛盾之举动，以欺压我主人，闻者莫不发指。

自此以后，数月之间，全国之大铁道，如自兰州至海门、自大同至成都之二线，则卖于俄国；自济南至顺德、自高密至韩庄之二线，则卖于德国；自浦口至信阳、自荆州至兴义之二线，则卖于英国。此列强之所谓势力范围，未得志于前清者，皆断送

^①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5）《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3号。按档案前后顺序，成文时间约在1914年12月。

于袁氏数十分钟之顷。其他如陕西之石油矿，为世界大之利源，则卖之于美商，不惜牺牲全国之命脉，以图自肥其身家。最近又以津浦北段之权利尽让于某国，袁氏受贿一千万磅。身为人民公仆，而惟个人之利是图，沦全国人民于奴隶牛马而不顾，已则豫备拥巨资而为犹太之富人，其行为比盗跖尤甚，其心志则狗彘不如。此皆我父老伯叔兄弟姊妹之所共见共闻者。其余罪恶，不胜枚举，兹但举其大者数端而已。

忆我民国自武汉起义，南京政府肇造之初，政府以服务为职志，人民脱奴籍而为主人，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共和气象，焕然一新。而袁氏则借前清之兵力，以与我抗，我政府又以人道主义易北伐之策，权为南北之调和，人民亦以急望和平，权举袁氏为总统。乃袁氏以不敢至南京授职，而恶无以借口，暗令北京兵变，以为借口之资。我中国自前清以来，兵虽腐败，而变溃抢掠之事，则未之闻。自袁氏曦使之后，同时北方则保定、天津，南方则南京、苏州之兵，相继而变，风气一开，成为习惯，迄今到处无不兵变。袁氏以固个人位置之故，不恤造作此无穷之惨祸，以隳我全体军人之名誉，毒我恒河沙数之生灵。三载以来，迄无宁岁。袁氏犹不反己自思，而借专制之余威，效亡秦之暴戾。不责己之为公仆者叛乱民国，而以人民之身受苦痛、求救国家于千钧一发之间者反指为乱党。明枪暗箭，杀人如麻，横尸遍野，即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殆无以过之。于是海内骚然，天怒人怨，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家萧忍之无可再忍，今日之困苦颠连，卧薪尝胆，痛心泣血，奔走呼号于海外，无非为我父老伯叔兄弟姊妹日在水深火热之中，求免为亡国之奴隶牛马，而出我父老伯叔兄弟姊妹。谁无身家，谁无性命，谁非中华民国之主人，谁肯坐俟袁氏之宰割，以沦于灭亡。际此存亡在于呼吸，生死决于片时，犹不急起而共诛袁氏，以还我共和，以救我四万万黄帝子孙者，无是

理也。

乃或者曰，我国国势衰颓，若再革命，势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而为东西国所瓜分。殊不知此等无意识之谰言，皆袁氏之官僚党所造作，希图借重外人以愚我人民，而遂其宰割之邪说也。

夫政治革命为人民莫大之天职，无论君主民主之国，欧美之先例甚多，法兰西革命三次，美利坚血战八年，始易得真正之共和，造成今日之幸福。故真正之共和，断无安坐而获之事。且为推翻恶政府，以改革政治而革命，乃国家之内政，断非外人所能干与。况外人抱文明之思想，秉德义之行为，以保全自国名誉为前提，决不干与他国内政，以招世界之批评。此可深信不疑者。袁氏造此邪说，以恫吓我人民，我辈决不受其欺，畏首畏尾，以待其宰割而至于亡国以灭种。今日者，袁氏之毒计恶谋，已大暴于天下，我神圣同胞，其速起而效法法美，以同诛卖国之民贼，而造真正之共和。我同胞将来之幸福，必驾法、美以齐趋〔驱〕，而未可以限量。否则因循坐误，亡国灭种之惨祸，瞬息即至，已至其时，悔将何及。望我同胞，速破迷梦，速振精神，乘此全国愤怒倒戈相向之时机，以诛袁氏，如摧枯拉朽，易于反掌。家鼐愿秉戈执戟以从我同胞之后，以复我神州之正气，造我无穷之幸福。是则我光华灿烂之中华民国之大幸也。愿我同胞共鉴诸。

革命党人在日从事反袁活动情报

编者按：本文收录袁世凯政府及中国驻日公使馆1914年致日本政府的照会和文件共五篇，文中提供了不少革命党人活动的线索，可供参考。

节 略^①

据确实报告，黄克强、陈英士曾在神田印刷所密印中华民国军用手票六七百万元。查黄克强即黄兴别字，陈英士即陈其美别字，皆为中国乱党首领。今在贵国私造军用手票，系为伪造钱币，无论何国刑律，皆视为重罪。贵国刑法亦有明文。黄兴闻已赴美，应请贵国政府飭禁不准再回日本，如违禁令，即拘捕依法处治。至陈其美一犯如尚逃匿贵国，应请立即拘捕治罪为盼。

又据确报，千叶县千叶町松叶馆有炸弹破裂之事。该弹系由大森浩然学舍生徒李明钦或名赵宇臣与野口忠雄中尉所私制，系为刑事现行之犯，有扰贵国治安，想贵国必当根据法律严加惩办。惟大森浩然庐，现虽据报告业由贵国警署封禁，难保无更立名目，另组织机关情事，应请贵政府严加禁阻为盼。中日邦交日笃，而黄陈各乱党等竟敢以贵国地方，为谋乱本国之根据地，无非自恃有号称国事犯之资格为之保护。今既明犯贵国刑法，当然失去此等资格。特请贵政府内秉国法，外顾邦交，分别惩治禁阻，并希见复为荷。

孙宝琦 七月十七日

^①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3）《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1号。原档前有1914年8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致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公文，谓“节略”系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原件为中文抄件。

大正三年九月九日陆公使手交①

日前面交小幡代理条件如左：

(一)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重要乱党如孙、黄、陈、李及曾有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一概正式宣布放逐，永远不准居留日本境内及其属地。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一概拒绝来日。

(二) 日本政府对于乱党之徒众，如有在日本作反对中国之行为，经中国政府之请求，即应按律惩办。其有犯刑事证据经中国请求引渡者，日本应即引渡。

(三) 不在日本之乱党，*如与日本人有秘密合谋举动，日政府应严密取缔，并按律惩治。日本人如有庇护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乱党，日政府应实行禁止。其迁居日本租界及租界地之乱党，经中国请求引渡，日政府应即交出。

以上三项内酌量实行，则于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诚互助之意。

乱党最近全局作乱计划密报②

日本主要人物

元山大尉现在青岛接洽参谋本部某要人。

水日陆军少尉。

松本、秋田、福田、陇川以上皆海陆军人。

中国主要人物

张尧卿湖南人，青帮魁首，现寓神田。

①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3)《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1号。原作为中文抄件。

②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4)《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2号。原档案另有日文译件，卷宗封面用墨笔注有：“大正三年十月十日孙公使馆秘书官持来，手交本官”字样。“公使馆”系指中国驻日公使馆。

谭人凤、柏文蔚、季雨霖、白逾桓、詹大悲、刘艺舟、洪兆麟、冷遁、章梓。

与日本密约条件

甲 从日本邮船会社贷款三百万元五年还清，八厘分息，内五十万元为现金，其余代购军火，内计野炮六尊、攻城大炮二尊、山炮十六尊、机关枪三十枝、子弹若干万。作两期交货，在龙口引受。

乙 中国将来照约履行条件。(略)①

(注意)：此合同系刘艺舟通译，于九月廿六日，在精养轩宴会密定，二十八日签字。

进行计划

甲 以胶济路输送军火，北与津奉，南与津浦路线联络一气。

日兵撤去肩章，变换衣服，混入华党，一致进行。

乙 进行以扰乱为目的，若遇商埠，不妨焚掠，预先声明赔偿。扰乱所至之地，日本仗义执言，进兵保护，代为平乱。

一、谭人凤已将公债票十五万押与大仓洋行，在上海交给军火。柏文蔚公债票五万抵押于三井洋行。

一、张尧卿与日本各药房收买仁丹丸散等药五十万元，作三折换买，并托日本人各处卖药，以备侦查。

关于乱党之密告要旨②

河原林桎一郎现充三井物产会社石炭部主任，通英、独语，略能操中国话，素与乱党有密接之关系，曾于第一次革命时私售军火，获利巨万。第二次革命时，由黄兴托河原定购大宗枪弹，未及发送，乱党事败，至今欲将此项枪弹售出，以补损失。近有新闻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14)《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2号。原档上用墨笔注有：“大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孙秘书官持来，手交政务局长”字样。

记者某窥破情由，向河原林迫索金钱，致被警察访悉，在山口县小门地方搜出该项军器。现拘获日本人一名、诺威人一名，及〔即〕送检事局，尚未提起公诉。时有石桥长太郎托该局检事之友某，设法运动打消此案，并介绍该日人至小仓晤福冈县大富豪伊藤傅右卫门。伊藤者系代议士，与贝岛大助两人有日本矿山大王之目，以石炭关系与河原林交谊甚密。河原林之供给乱党武器，皆由伊藤贷与资本，故伊藤亦重托该日人为之设法。该日人以事【关】司法，即行谢绝。今此案因土地及人之关系，已移交管辖裁判所矣。

日本人东丸某与其弟退伍陆军少尉东丸兼吉，在鹿儿岛代乱党募集万余人，前赴山东辅佐起乱。伊藤傅右卫门云，据伊所知，近乱党已入活动时期，大约由黄兴在美洲筹得军资，现正募集日本退伍军人着手进行。九州方面殆不下万人，其中一部分已抵山东某处云。本月中旬于西京停车场拘获形迹可疑者一人，携有乱党募集军人之委任状。十九日长崎《日日新闻》载下关来电，柏文蔚亦在门司运动预备陆海军人云。

十月二十六日

节 略^①

此次浙江破获乱党机关，拿获乱党多名，据地方报告，该犯等均供有日本人中西小林、水田等在内，手枪炸弹系由日本人供给等语。又据探称，有日本人齐藤恒者，住上海虹口密勒路六号，自称系日本参谋部调查员，伊本民党，愿与中国党人联合，为运送军火至沿江沿海，及派兵轮护送党人，伊可办到。并迭请詹大悲等会饮，极力联络各等情。

① 原文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1·6·1·4—2—1 (14)《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82号。原档前有1914年1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致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公文，谓“节略”系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原件为中文抄件。

查该乱党潜回内地，希图扰乱，实与盗匪无异。乃贵国中西小林、水田等，竟有供给炸弹情事，虽系个人行为，实于两国邦交有碍，应请贵公使转电查明，严行禁阻。至齐藤恒既自称系贵国参谋部调查员，尤为不合，亦请贵公使转电贵政府，查明禁止及予以相当之惩罚，以为勾结党人为害友邦者之戒。并盼见复为荷。

曹汝霖代 十一月六日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选录)

杨 圻

编者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于192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精装二册。全书诗十三卷，词四卷，附李道清《饮露词》一卷。

杨圻，字云史，江苏人，生于1875年，二十一岁（1895年）为詹事府主簿，二十七岁（1901年）为户部郎中、邮传部郎中，后为南洋领事。辛亥革命后闲居。1921年冬入吴佩孚幕。

诗词集编成于1923年，1924年吴佩孚为之作序，1925年又续编付印。每卷之前，均有个人生活照片，无可取，如第一幅为《眠琴图》，肉麻之至。作者思想是封建的，和张勋之流相近。但诗中所记有史实，今选可为史料之诗或序，剔除其对清帝、张勋和吴佩孚等吹嘘部分，可供参考。

檀青引附檀青传

编者按：记英法联军侵人北京事。

蒋檀青，京师人，其先越产也。善弹筝吹笛，工南北曲，文宗时乐部推第一。长安名士宴宾客，非檀青在座则不欢。初，高宗建圆明园于京师西北，园景宏丽。时海宇晏安，库帑充牣，高台深池，极游观之乐。岁以首夏幸园，冬初还宫。历仁宗、宣宗以为例。文宗时梨园尤盛，设昇平署以贮乐工，内务府掌之。设南府，命乐工教内监之秀颖者习歌舞。当夫棠梨春晚，梧桐秋末，万几之暇，辄召两部奏新曲。檀青发喉，则天颜怿霁，赏赉过诸伶。文宗中叶，粤匪据金陵，捻匪扰皖豫。英法齟齬，与战不利。东南多事，海内骚然。上抑郁不乐，稍近声色。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方宠盛，承旨遣人采江浙美女以进，更广治台沼以居之，诸姬皆汉人，殊色善歌舞。

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犯天津，胜保与战，败绩。敌长驱入北京。时秋暑犹盛，上方与诸美人避暑福海，荡木兰之舟，歌凉风之曲。闻变，于八月八日仓猝率后妃、皇长子巡幸木兰，诏恭亲王留守京师。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三朝御府希世之物，不知纪极。掠殆尽，择其尤者以奉英法军。纵火焚宫殿，火三日不息，诸美人不知所终。文丰北向再拜，投福海死之，从者郎员数人。恭亲王既议和于礼部，事定，檀青乃赴行在。

明年七月，文宗皇帝崩于避暑山庄行殿。梓宫奉安，返京师，尝于暮春入园。帝所居山高水长朗吟阁、环碧亭、无边风月阁、听莺馆、无尽意轩、丽瞩轩、影湖楼及诸美人院，赭壁参差，不可指辨，惟福海潺潺，鸟啼花落而已。恸哭出，不忍再往。从人游江南。江淮间乱，无所业，檀青抱箏沿门卖曲为活。迄穆宗中叶，湘淮军克金陵，平捻匪，东南定，再见中兴，而檀青贫，终不得返京师。京师方重靡靡之音，无工昆曲者，于是诸伶中亦无有识檀青姓氏者矣。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

后三十余年，而东吴杨云史，年二十一，游广陵，宴客平山堂。江山春暮，花絮际天，乃命丝竹，以佐诗酒。坐上遇檀青，知余之自京师来也，清歌一声，弹箏一曲，白发哀吭，泪随声下。问所哀，为余述宫中事甚悉。言：“咸丰九年三月某夕，牡丹堂牡丹盛开。月出，上勅诸美人侍夜宴，置酒赏花于镂月开云之台。春寒未解，以紫貂荐地，宝炬千百。珠翠瑟瑟，靓妆如云，召演明皇沈香亭故事数折。花月之下，春光如醉，歌声遏云，不能自己。上顾诸美人嗟赏，赐伽楠牟尼碧玉带钩各一事，西洋文锦两袭。内官引余跪花阴谢恩，春露滴云鬓，舞衣犹未脱也。由今思之，四十余年矣。每念先皇恩，如隔世事，因叹曰：从此以往，无复此乐矣。”言已欷歔。余亦愀然。时光绪乙未（1895年）四月也。今岁秋复见之青溪花舫，哀音怆怆，益老矣。尝读少陵逢李

龟年诗，于流离之况，寄家国之恨。余悲檀青之与龟年同一流落也，乃为传而长歌之。丁酉（1897年）冬十月识于京师（诗略）

纪感诗

编者按：记辛亥革命前后事。

未央朝贺祇家人，敌国初颁觐礼新。中使卷帘通姓氏，官家尽识旧时臣。癸丑（1913年）上元，隆裕太后千秋节，袁世凯命梁士诒等以外国君王礼，修国书致贺。礼毕，幼帝谓左右曰，何民国人似曾相识之多耶。太后亦修国书答之。后十日，太后崩。

万方玉食事茫然，内府今编索俸年。莫道五铢难复业，水衡岁贡一文钱。民国岁奉皇室经费四百万元，计四海人民岁仅奉一钱耳。

当时大计定仓皇，不向司空向内藏。帝德百年养一士，毁家赖有世中堂。革命之际，徐世昌为袁世凯谋，奏发内藏以充战费。帑发而议和，于是皇室贫，内用至不给。世太保清慎忠恣，以累世私财七十万，输供上用。

可怜北地真王子，尚有宗臣旧将才。高台未倾爱妾在，天涯风雪盍归来。肃王、恭王贫迫，避居外地。铁良、升允赴西北。或言其为宗社党，虚实不可知。愚忠愚孝，如生灵何。哀哉！

本朝开国重科名，儒术醇时治术真。清白状元贤宰相，始终要用读书人。陆凤石师傅未贵时，日者官，今科状元，末代宰相。

熊罴呵护翠微浓，银海金帛守户封。尚有武昌旧太守，天寒扫雪倚孤松。梁节庵作书别友，结庐崇陵，将终其身焉。世或讥其好名。嗟乎！今世好名能几人哉！

合门忠孝两男儿，一死仓皇答主知。帝局忽终臣节尽，南人惟有陆锺琦。山西革命，巡抚陆公锺琦死之，其子光熙太史殉焉。光熙，余壬寅（1902年）同年。

碧血曾闻白石殷，孤魂何处念家山。可怜十岁伶仃女，万里云南行路难。世易山，满洲寒士也，与余同肄业同文馆，累官至云南藩司，居官

谨慎。革命起，拷索金钱，三日夜不得，遂割舌断臂而后杀之。盛以薄棺，棺小不得人，截其两腿而纳之。无子，其夫人携一幼女匿仆妇家。一日，闻大索，妇惧而拒焉。仓皇失女。法国教士留养之，且觅得其女，夫人竟客死。教士赠金送女携柩归京师，未出滇境，金尽不得行。道遇李经羲中丞，赠三百金。时女已疯，不知其竟矣。

哭康永胜

编者按：作者为张勋吹嘘，和复辟派相同。所记当时徐州情况，白宝山反对张勋，康永胜自杀等事，可供参考。只选序。

定武军统领康永胜，字捷三，起家行伍，忠勇善战，守滁州。丁巳四月，张将军入京，五月复辟，陷重围，道梗不得北救。一军皆愤，将暴动。康之徐州，与诸将共商北救之策。至则白宝山方议以全军降。康愤激，拂衣返滁，伤将军功败，以忠直见欺于天下。且感其恩义，意不忍，大恸曰：今生不得见大帅矣，何以生焉。遂于途次北向再拜，自戕以殉。徐滁军民皆哭，定武诸将往祭者，惟张文生哭之哀。（诗略）

南昌军幕感怀附记

编者按：诗略，只选诗后的附记。所记虽是私人去就，但反映出当时军阀统治的情况。

庚申（1920年），陈督逐客军张宗昌，战于袁州，歼之。士民流离数郡，获军辎无算。辛酉（1921年）正月，为阵亡军士开会追悼。余有挽联曰：“公等都游侠儿，我也得幽燕气，可怜北去滞兰成，听鼙鼓一声，怆然出涕；醉后摩挲长剑，闲来收拾残棋，惭愧西来依刘表，看春江万里，别有伤心”。明日见诸报章，又载军幕感怀诗。是夕元夜，张乐纵饮，官吏宾客满坐。有臧仓者，行鄙，素嫉余。席间出余诗联，指别有伤心语及白骨一联示陈督，谓意袒宗昌，有心刺讽。且怂萧安国司令，谓杨秘书欺我侪不识字，至敢以刘表拟公，谓公终如让成都耳。陈督不知刘表

何人，盛怒，拂衣起曰：“我不薄云史，何辱我？”命罢潮。宾客皆愕然，为余危。群言：“让成都是璋非表，表官江右，为汉末八俊。”终不解。最后某君愤取表本传，趋入掷案上曰：“谈何容易做刘表。”陈督阅竟，则翻然喜曰：“我过矣。”命弗使余知，且责臧仓。宾客亦语侵臧仓，谓不复令子孙识字矣。臧仓大惭，遁去。

时早春梅发，闺人来书。明日以忆梅思妇辞职，道其实也。陈督命某公留。某公谓：“云史重去就，留无益，不如厚贶之。”督弟鸿轩旅长，于是数诣余所，卑礼固留，不可。则厚俸约游赣州，情词恳挚，知余好游览，为绳大庾山川之美。固辞，竟不获。乃期暂归两月，杨韶九省长证之而后许行。次日赆千金至，余诡言渡江矣，殊可感也。自军幕发生诗譖，洪都人士群相告语，盖愤余之受谗，而惜余之必去也。余则笑而谢之。然此诗实秋末所作，无与战事。幕赣不及半载，欲去，盖已三月。而余诗朝暮之间，传写万遍，诵满春城矣。姜万诸君连日饯饮于百花洲，意殊惓惓，非有素识也。迨归江南，赣报又载风流绝世辞呈一则，于是清狂之名，不可复掩矣。熊九长歌见赠，盖指此事耳。壬戌（1922年）秋日，编诗附记。

军中诗序

编者按：诗记直奉战争，共四首。前二首共一序，后二首各有一序，今只选其序。

壬戌（1922年）春，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占据城邑，挟制朝政。三月二十九癸亥，吴公自洛阳移师河北。奉军分三路进，公亦分三路讨之，而自当张景惠、邹芬于京畿西。余随军中，以诗纪之。（诗略）

四月朔乙丑，吴公赴良乡、涿州视师，即下令攻击。奉军军容盛，阵坚不可下。次日闻中路王承斌军稍却，公乃东折至大城县前线，立复之。丁卯回保定，率卫兵一连，星夜驰赴长辛店，

亲冒矢石，大战于小红山。是夕，东风大作，帷帐有声。默念中原板荡，英雄劳苦，不禁黯然。（诗略）

戊辰，吴公以奇兵绕出陀里，拊敌背。奉军自惊扰，大破之于长辛店。次日己巳，黎明由丰台直趋天津，会师东指，势如破竹。作霖不及知，精兵犹在津，闻前军败，怒，自率师北趋。两军遇于黄村，公直陷其阵，摩轂而过之。关东军士猝闻吴将军至，则大惊，争弃械攀车遁。作霖手泅数人，弗可止。兵多不得退，势如坏山，遂大溃。作霖遁天津，不能军，再遁滦州，于是诸路军皆溃。计移师至今，用兵七日，遂定京畿，海内相庆。是役也，公实以一师两旅之众，破作霖军八万，获军械辎重无算。初外人多观战，以奉军众且强，隐为公忧。以问公，公期以七日，咸未敢信。及胜战，期仅四日耳，则皆惊服，谓拿破仑用兵无此神速，称公为长胜将军。公所至，商民争犒军，酒食山积，夹道纵观，争欲见颜色。战胜之威，从军之乐，我知之矣。（诗略）

送南海先生序

癸亥（1923年）暮春之初，吴将军五十寿，四方诸侯宾客会于洛阳者七百人。南海康先生先三日至，延上座，清辞雄辨，冠冕群伦。听夕欢会者七日，极清宴之盛。当美景而值良辰，以名流而集胜地。于是辕门草绿，芝盖成阴；芳树着花，高谈惊座。耆英九老而后，斯会独千秋矣。风日晴朗，将军则偕先生遍历龙门、白马、北邙、香山诸胜。同车出游，望若神仙。十日，先生将游大梁，以将军坚留乃止。于他处见余北游诸诗，哀余之志，誉为诗史。时宾客数百，皆欲一见颜色，先生亦既厌之，独引余作清谈，绵绵然若针芥之相投。书“风流儒雅”四字见赠，意殊爱我。余则以戊戌政变，先公与先生政见不合，弹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谈，且直告之。先生则笑曰：“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由是大加礼异，为论天下

大勢，至夜分握手惓惓。顾梁饮侯、徐善伯曰：“云史国土也。其诗海内一人，我至爱之，至敬之。是有缘焉。”明日金谷送别，执手曰：“洛游得君，此行不虚。幸善左右将军致勋业。”遂发。余感先生爱我之真挚，至不以怨家为嫌，其气度迥非常人所及。慨念今昔，纷忧斯集，乃赋诗以报其意。先生盖伤心人也。（诗略）

夏夕泊舟湖田

远水似云罗，微云似水波。夜蝉近灯火，清雨响松萝。万事官尤俗，今年诗更多。东南财赋地，五月吏催科。民国以来，各省岁出不足，则征及次年，有征至十三年、十四年者，谓之预征，亦曰借漕。民不堪命。苏督今亦借漕一年，未知明年又何以度支耳。首夏清和，已催科如星火矣。

哀中原

河南由来多匪，近年裁兵变卒，啸聚裹胁，动以千万计。进攻城池，败入山谷；大县名城，失守相继。声势浩大，已成流寇之势。张国威、范明新其尤著也。吴大将军赫然震怒，癸亥（1923年）秋，任马志敏、田维勤、靳云鹗、丁香玲为四司令，分区兜剿。范、张相继授首，余匪悉平。半年而告肃清，民得安枕。先是，贼势蔓延数千里，东接鲁皖，南侵襄樊，西扰潼洛，惟河北仅免。其攻陷城邑，则掳富绅令自赎。民约供给钱帛，则亦得少安。贼掠而徙他县，官乃来杀贼。弗得，乃杀通贼者。于是仇怨告讦，纒继载道，民恨不得从贼去矣。嗟乎！今而后，其免矣夫，作《哀中原》：

贼来复官来，旦夕命如丝。嗟乎大河南，手足将安施。近年盗如毛，数数攻城池。飘忽若风雨，流亡满泽陂。大郡如临敌，小县闻声驰。饱掠复他去，空城弃如遗。狐狸出以昼，貌貅守其雌。妇女走山谷，老弱化为骹。千里绝炊烟，午夜无啼儿。大索良家子，狞笑令纳贖。赎命妻子切，救子父母慈。置身刀俎上，悉索焉避辞。岂不惜倾家，求免虎口啣。平时聚欵才，驱雀惟恐迟。此时官何往，哀呼宁戍

知。资贼在苟免，犹得留铁锚。忽闻官已至，民喜忘其饥。官曰尔通贼，结舌莫置词。喘息犹未定，俯就狱吏笞。乱后四壁立，赂赎将何资。贼来官先去，贼去官杀之。献俘上大吏，加爵功有差。贼去已经年，城中何伏尸。所望父母心，后来乃若兹。死官不死贼，良民理如斯。哀哀河南民，尔曷生今时。尔生不如死，死矣则莫悲。

大风乘黄尘，日色如青玉。朝闻贼将至，忽若无手足。闻官杂民间，弃城窜山麓。东邻富家儿，轻车载钱粟。贫民安得此，仰天但踟蹰。父病母复耄，妻产儿方育。何以窃负逃，何以霜露宿。毋宁死共守，不忍生先脱。出门复入门，百计惟手束。日昃寇大至，鸡犬惊升屋。万众塞一涂，跬步弗相属。呼号刀火间，狼顾寻骨肉。妇女啼以群，推挽入山谷。就中遇故妻，掩面弗敢哭。稍望烟尘远，归来徒蹉跎。飞鸟避空城，官舍宵无烛。百里化为墟，谁能给馆粥。惨无妻孥累，仅有口腹欲。纵令存门户，曷以处悖独。不如从贼去，或免沟壑速。平生礼义心，不敌冻馁酷。怀刑有本性，无业或一夺。亦知同归尽，哀哉不可赎。执贼得其情，无言但颦蹙。白云苟活多，涕泣就桎梏。

榆关纪痛诗序十首 十月二十四黄海舟中作

甲子（1924年）秋七月，浙督卢永祥兵败，被逐于齐燮元，乃遣使乞援于奉天。张雨亭耻于辛酉之败，思修怨于我者三年矣。于是苏浙之战方熄，而直奉之祸又作。八月，举兵十二万，长驱犯山海关。彭寿莘与战，互有胜负。上将军吴公受朝命督师为总司令，直鲁豫副使王承斌为副司令。

十九日，公自洛阳率三师之一旅至京师，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四照堂。全国诸侯咸愿会师榆关，听驱使。公编制调请，旬日而定。编正军四军：一军总司令彭寿莘，以王维城、董政国副之。二军总司令王怀庆，以米振标副之。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无副。四军总司令曹錕，以殷本浩、曹士杰副之。

乃定行军方略：一军分三路进，一路司令彭寿莘，二路司令王维城，三路司令董政国，而以冯玉荣、葛树屏、时全胜属之。二军分二路进，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副指挥龚汉治属之。三军分二路进，一路司令李鸣钟，二路司令张之江属之。四军分二路进，二路司令曹永祥属之。

乃编援军十路：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一路司令曹镛，二路司令胡景翼，三路司令张席珍，四路司令杨清臣，五路司令靳云鹗，六路司令阎治堂，七路司令张治功，八路司令李治云，九路司令潘鸿钧，十路司令谭庆林，而以曹士杰、林起鹏、田维勤、马灿林、吴长植、张金标等副之。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副司令温树德。当是时各督入卫，倾国云从，天下将士，无不以得受吴将军驱策为荣，命使面请，率军效命者争先恐后，坐为之满，文电日积盈尺。

是役也，统计正军九路，援军十路，司令四十，而后防、筹备各司令不与焉。马、步、炮、辎、工兵额共为二十余万，而飞机、海军不与焉。某将驻某地，某军取某势，则皆各受吴公之命。冯玉祥驻热河，为左翼。公知其不可恃，命胡景翼驻喜峰、平泉以监之。于时诸路诸司令，期会而发，信宿而集。飞挽则依山陆梁，征赴则排虚缩地。万轨一涂，昏晓无间。甲帐山积，战马云逝。东西南北数千里，肩摩毂击，途为之塞者累日兼旬。田夫荷耒以观兵，绅商壶浆而犒士。出师之盛，近今无有焉。

九月初十夕，上将军督师发北京，纛车在前，幕府车次之。余以秘书兼机要参议，与闻戎机，随纛车次乘。十二日，军次秦皇岛。时诸路军云集长城，战稍却。先是，冯玉荣失守九门口，敌军得入关。公电令斩冯玉荣以徇，自往督师。既至，军威大震。公亲指挥，衣不解带。大战十日，数夺要塞。惟时饷无的款，军需告匱，公内忧之。初，财政总长王克敏数谋承认金佛郎案，以得大贿。公在洛数电曹公，力持不可，痛斥其奸。事遂寝。克敏于是衔公，而思中伤以败公功。军事既兴，王不任筹饷，尝争论于曹

公前。公索之急，王曰：“实无钱。无已，则承认金案，旦夕可得数百万。”公怒曰：“君乃欲乘国家危急，胁劫卖国耶？我宁饿死沙场已耳。”朝士咸劝杀克敏辈以清侧，为曹公所解。至是全军饷需，日必十万，而兵站、运输、制造，弹械、衣甲、医药、谍报、赏恤、舟车、供给，一切杂支，实且两倍其数，犹不与也。秋尽霜高，边海苦寒，士卒有无衣之叹，有司兴仰屋之嗟。公知不可以持久，利在速胜，乃思出奇兵。于是躬冒炮火，相度形势，朝浮洲岛，夕返大营，涉海踰岭，日必数十百里。归则披阅文书，抉择可否，目无停视，耳无辍听，五官并用，穷极夙夜，弗以为劳。遂密定以海军载兵，暗截葫芦岛，出锦西，直达沈阳之计。事待发矣。时奉军转战经月，久困榆关，精锐死伤略尽，士无斗志，忿怨用兵之非计，至驱贫民以充士卒。辽东豪杰群焉思逞，以效顺于吴公。而我以奇兵出间道临之，直捣黄龙，此其时也。

奉军既侦公日游弋海面，知必有奇谋。顾关下诸军攻之急，不可懈，弗得顾后防，于是大惧。张雨亭知冯玉祥性好作乱而贪财，方思报怨于吴将军，乃急使至承德赂玉祥，使倒戈。约卷千万为寿，而先犖二百万。玉祥果利其多金，许之。遣使约承斌、孙岳，共谋去曹、吴结张，而据北方政权。惧景翼之监军也，说之曰：“吴公遇子厚乎？”曰：“厚。”曰：“以子之功，宜分茅矣。乃猎食顺德，饷械往往不给，曾不得尺寸之士。且今兹之战，君意何欲？”曰：“立功得土耳？”玉祥笑曰：“岂不闻吴公而曹公之言乎。三省巡阅非子衡莫属。三省各督，则懋宣、子耕、赞助可。战而胜，事内定；败，俱死而已。”于是景翼怒。玉祥曰：“鸟尽弓藏。奉灭，曹、吴将不可复制。我将以和平应民意，倡停战以存奉。成，奉必德我，而政自我出。不成，则我得美名，亦足自给。一举两得，君其从我游乎？”因述奉军急求意。胡素贪而贫，大悦。是夕，先犖老头票十万至胡营，祸遂作。

二十一日，冯、胡以其军叛，倍道疾趋，夜半至德胜门。孙

岳开门纳之，北京陷。玉祥以炮围总统府，囚曹公于延庆楼。承斌人逼曹公下令停战，褫吴将军职，解其兵柄。吴公方统大军苦战山海关，闻变，命援军总司令张福来当榆关，自率卫队一百人疾趋天津，电调长江鲁豫诸军入卫。各军未及发，而鲁督郑士琦与段祺瑞通，先叛，陈兵济南，断津浦路。命胡翊儒据德州兵工厂，毁铁道，遏南军不得北上。惟潘鸿钧旅先得至，与冯玉祥战于杨村、张庄间，败绩。时山海关主客军犹十余万，受张福来指挥。居四日，不战而遁。军中莫知所措，则大溃。先津军败，张宗昌遂以骑兵下滦州矣。公以首尾皆败，援路绝，知事不可为，率残部五千，退唐沽，乘海军南渡。至烟台，将假道人豫，士琦不许，乃入长江，由汉口趋洛阳焉。

玉祥既据北京，自称国民军革命，自建摄政内阁。然意尤在得皇室财宝，命张璧、鹿钟麟勒兵入宫，露刃逐清帝后妃下殿，而籍其宫室财货。于是元明以来，三朝御府珍储，十代帝后珠玉宝器，以至三代鼎彝图书，九洲百国方物，天府嫔嫫，宇宙韞阁，希世之物，无虑几千万万亿，至是尽载以出。荷戈断行人于道路，六日夜不绝，盖不知其纪极。夫浹旬之间，两举大逆，虽赵高之害蒙恬，董卓之劫洛阳宫，华歆之逼汉献帝，不能专恶于前矣。

方变初发，京津士民，无不发指。及公至津，犹冀一战而反正也。败耗既传，咸伤吴公以忠正见欺。而国事将益不可问，无不相向扼腕，有痛哭者，有愤而癡者。外人会饮，言冯事则怒掷酒器于地至粉碎。综海内外士论，咸以吴公攻败垂成，与岳忠武班师，同为千古恨事，同声惊痛惋惜不能已已。余侍从帷幄，历有年所，久安从军之乐，数被战胜之荣，今乃于千载不偶之事，天崩地拆，目击而躬逢之。伤正义之不伸，慨天心之助长。窃尊亲之忧辱，哀纲纪之沦亡。痛定纪痛，示不忘焉。

六合军需动，安危仗令公。长驱二十万，鼓角下辽东。不以兵车力，何由衽席功。执鞭吾所愿，长揖事英雄。古今万国无不以武

力而能底定者。以杀止杀，先哲盖已言之。不然者，区区霸业之不以兵车，何足多管仲之力，而谓暴民大憝，可空言而和平哉。

连营七百里，一夜下辽阳。鸿雁来明月，关山入大荒。用兵非得已，决策莫能当。指顾诸军合，辕门马万行。是役也，正军三〔九〕路，援军十路，吴公为全军总司令，统军二十万。冯玉祥为正军第三路总司令，军热河。吴公以九月十一日由京师出发，自当劲敌于山海关。军威大震，连战皆捷。

吹角平原里，青天万马鸣，关山秋月白，刁斗满长城。岂不念妻子，其如轻死生。夕烽看未了，浩荡意难平。九门、石门、二郎庙皆两军必争之险要。公躬临阵指挥，直军无一当百。秋尽霜高，如挟纟焉。

兵车接昏晓，飞挽动幽州，一雁下秋塞，千人登戍楼。连樯天尽处，万幕月当头。风定旌旗肃，山寒水急流。大军既至榆关，公亲冒矢石，出入阵地。十三日，于秦皇岛作大营，海军副之。山高月小，寒沙万幕，秋色无际。

再见金牌恨，中原尽失声。前军当劲敌，大盗劫神京。举国今无主，何年见太平。班师万家哭，功败更成名。十九日，冯玉祥以其军叛，自承德间道疾趋截北京。二十一日夜半，至德胜门。孙岳纳之，遂围公府，逼下令停战。英人柯乐文问玉祥曰：“战须两停，今若我停而入不停，当如何？”玉祥曰：“我必以武力制止之。”柯笑曰：“是亦吴公之政而已。何曰和平。”玉祥语塞。初玉祥怨吴公夺其豫督，每欲甘心焉。及出师，知其事者，咸为公危，数言玉祥有异志叵测，不可用。公笑曰：“我其以私害公哉！”至是祸果作。天津报载，奉赂千万元，玉祥独得四百万，王承斌、胡景翼、孙岳分得六百万。其金署券半之。作霖既至津，玉祥以券索，作霖不与，玉祥大患恨。数日，开会议，或于席谏玉祥功，玉祥有德色，方侈言革命事。作霖徐曰：“将军非某所廋庸者耶？乌得称功发言。前所付金共耗若干，须册报条核也。”玉祥羞愤，自是有图张之心。夫敌人贿师，当也。若玉祥者人而禽已。

禅让轻天下，讴歌报德殊。不闻传舜禹，犹纪灭唐虞。盗玉书阳虎，诛心有董狐。编年断甲子，流恨满寰区。清宫多宝物，玉祥心利之，命鹿鍾麟、张璧率军队入宫，威逼清帝立即出殿。时瑾太妃新薨，帝方居丧，求面别瑜太妃，不许。布衣登车，归潜邸。皇后掩面从之。路人无不掩泣。玉祥即日查封各宫宝物，以李煜瀛董其事。中外皆不平。李实高阳相国之子，事成于玉祥，而谋始于李。

海舟孤军寄，男儿涕泪中。天乎非战罪，行矣岂途穷。患难威逾重，艰危气更雄。国人皆欲杀，竖子败全功。

绕树飞三匝，崎岖江海连。家山天末路，风雪夜行船。部曲

中原盛，声名绝域传。虎牢天下壮，笳鼓洛阳边。公乘海军，欲于烟台登岸回洛。至，则郑士琦不纳，乞水米不许。外人及商人怒，赠洋银四万及水米焉。遂溯长江赴汉，间关至洛。

大难崇朝发，奇功一篲看。三军齐下汴，异族欲冲冠。忠信行无敌，春秋义不宽。梟雄羞与伍，竖子胆应寒。外国报纸痛诋玉祥为叛逆，英美尤愤。驻丰台之英军，藉细故痛殴冯军，击伤至十人，并拘其旅长冯姓，群辱之，仅以身免。玉祥耻之而无如何也。张作霖入关谓人曰：“吴子玉忠信人，我可与其事。若冯之贪诈，反复小人，我不屑见之。”时玉祥方与王承斌至津，谄迎张。张令李景林立解除冯津北军之武装，及王之二十三师武装，并勒王解省长职。王即逃入租界。承斌、玉祥虽羞恚，无如何也。南北人心大快。

清刚岳忠武，继起世人惊。当代称师表，同舟忌盛名。一身忧国泪，万口辨奸声。大任先劳苦，天将降治平。自冯、胡倒戈，率军入关，公虽战败，而义声四布，全国敬仰。是盖中国之不幸，而非吴将军之不幸也。嗟夫！

无题诗序①

编者按：诗四首，无题，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作者至上海的感情，反映了作者思想封建和军阀混战的罪恶。

山海关兵败后，间关至沪，岳父李公伯行赐饮于皇宫酒店。其宫室器物瑰制奇状，皆仿法皇路易故宫体制。其工不以上木砖瓦，而纯以礬石琉璃金碧为之。一柱之费，价逾千万。雕镂眩目，穷极壮丽。想见百年前巴黎全盛时物力，睹之不胜黍黍之感。是夕，西人仕女跳舞，清乐如水，衣香如云。余归从战地，烽火余生，对影闻声，凄然出涕。

乱后清游百事非，强来行乐总嘘唏。隔江月上罢歌舞，清露无声飞绣衣。

琼楼玉宇诩神宫，故乃新丰汉帝宫。莫向樽前话兴废，令人垂泪忆乾隆。

繁华转眼逐香尘，旧恨何如百感新。昨夜故宫仙掌冷，千门

① 题目为编者酌拟。

明月更无人。时冯玉祥逐清帝而籍其宫室宝物。

淞沪战地近繁华，白骨千村足怨嗟。莫向江头闻野哭，可怜天子已无家。苏浙之战，灾民流离者九县，无家可归者皆露宿江干。

无题诗序①

编者按：序记吴佩孚被憨玉琨逐出洛事。

十一月初七，余由汉至郑州，而吴将军亦由洛至。盖陕军憨玉琨已于昨日据洛阳矣。是夜，南下信阳，间关入鸡公山。从者余辈数人、残军千余而已。既而胡景翼逐憨玉琨，据开封，进逼信阳。天寒，士卒冻饥，一夕数惊。风急月寒，山楼不寐，赋慰将军。（诗略）

鸡公山感怀诗一百韵并序

编者按：序记吴佩孚居鸡公山事。

昔禄山反侧，唐室几墟；侯景犯阙，梁社遂屋。甚矣，敌国外患之不足虑，而乱臣贼子之不容于天地也。慨自禅让迄今，干戈未息。然楚汉相争，则刘项为敌，理固宜事可行也。至于四维灭绝，交以市道，仇必其主而友必其敌，斯乱而已矣。洛阳既陷，吴公南下入信阳山中。山高天寒，多大风雪，士卒饥冻无怨色。余间关相从，岩居期月，饮食不给。往往日落登台，怆然远望，暮云无尽，乱山万千，短歌乌鹊，长吟黄竹，不禁失声空山。怅家国之多难，念乱萌之有自，俯仰今昔，哀而作诗。甲子十二月朔，作于鸡公山中。

附录：

初至黄州走笔示云史 吴佩孚

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时僚幕星散，惟圻侍左右而已。

① 题目为编者酌拟。

赤壁春夜书示云史 吴佩孚

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

寒夜作家书

时奉军南下苏常，齐军溃掠，江南再乱，寄妇霞客。正月初七日黄州舟中。

再报江南乱，家书未忍看。思乡春夜短，别主寸心难。日出雪已霁，天明山更寒。故园甲兵满，两莫问平安。

送尽千人别，凄然忆故园。共怜逢丧乱，寄语倍温存。将老夫妻贱，长贫儿女婚。异乡风雪夜，下笔太消魂。

悼 亡 诗

霞客夫人于【乙丑（1925年）】三月来岳阳视余疾，八月染疫，晦日卒。殓毕，余即从吴公起义，军江汉，戎马之间，悼痛弥甚。私谥曰怀夫人。撰谥妻记。

楼船江下气如云，永诀声凄不忍闻。戎马书生真薄倖，盖棺明日便从军。七省联盟，拥戴吴公再起。夫人晦日卒，九月初二大殓，初三余从吴公行。盖棺而别，殆非人境。

招 魂 词

编者按：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失败，逃亡四川。北伐军于10月克武昌。阴历九月十二日是公历10月18日。今只选诗序。序中“东归”原作“南归”，据前一首诗序言“九月十二日之夕，自汉脱险东归，诸友饯饮于江楼”。后一首诗题为《江路载骨东归哭怀夫人》，可知“南归”为“东归”之误，故改。

吴公仓猝西行，余陷敌中经月。九月十二日携霞客夫人灵柩，自汉脱险东归，盖旅殡一年矣。时湖广带甲满地，为作招魂之章，投之楚江之曲，祝其共还故乡，毋迷留潇湘间也。（诗略）

北京政变文电辑录

徐锡祺 辑

编者按：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发表主和通电，吴佩孚在冯军与奉军夹击下，主力覆灭，本人南逃，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宣告结束。

冯玉祥控制北京后，改所部为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电邀孙中山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并通电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因此北京政权仍处于北洋军阀控制下。自冯玉祥发动政变至11月24日段祺瑞上台，总计三十一天。这份资料按日排列，取材于当时的《政府公报》、《晨报》、《益世报》、《北京日报》、《世界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并参阅了《总理全集》、《冯玉祥先生名著集》、《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北京政变记》等书加以校勘。本资料题目为辑者所加。文电原无分段，为便于阅读作了分段、标点。文电内的个别文字不清，又一时找不到其他资料核对的以□标出。

冯玉祥等通电 10月23日

北京王聘卿先生、熊秉三先生、汪柏唐先生、田焕亭先生、梁任公先生、王儒堂先生、刘霖生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张敬舆先生、严范孙先生、王一堂先生、陈二庵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章太炎先生、徐季龙先生、柏烈武先生、于右任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广东孙中山先生、陈竞存先生、谭组庵先生、李协和先生、熊锦帆先生，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护军使，海军各司令，各都统，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父老昆弟同鉴：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民自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徬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民效用^①，如有弄^②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③，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陆军检阅使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旅长岳维竣、田玉洁、邓宝珊、李纪才、李云龙、冯宸东、曹世英、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鍾麟、孙良臣、蒋鸿遇、孙连仲等同叩。梗印。

《晨报》1924年10月24日

陆军检阅使布告 10月23日

民国十有三载	干戈扰攘迭经	士农工商各业
所受损失非轻	推厥致祸之由	果为何人作俑
本年旱干水溢	几至十室九空	嗟我无辜同胞
何堪再罹兵戎	用特主和停战	班师回驻燕京

① 《北京政变记》，“为民效用”作“为国为民效用”。
 ② 《北京政变记》，“弄”作“炫”。
 ③ 《申报》，作“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

推重国内贤豪	共同解决内争	军人不干政治
义惟绝对服从	凡我父老兄弟	定必悉表赞同
所有市廛商民	其各安堵勿惊	外人生命财产
更当保护安宁	倘有造谣生事	定行拿办重惩
为此剴切布告		仰尔商民敬听

冯玉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晨报》1924年10月24日

布告 10月23日

为布告事。照得兵凶战危，古人所戒。国家至不得已而用兵，必求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断未有不顾国家安危，不恤人民涂炭，一意孤行，好战喜斗，如今日者。岂不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乃徒以个人之私，穷兵黩武，迄无已时。当民国九年，我国五省旱灾最烈之时，正畿辅战役极剧之候。京师震惊，国门喋血，使国家受巨重之损失，元气大伤，至今未复。自是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于掌握，视疆吏如仆从，而对于国家人民，丝毫无补。夫洪宪之变、复辟之逆，谓其颠覆共和，背叛国家也，而数年以来，力征经营者，果何为哉？战役迭经，影响至巨，百业因之凋残，全国受其糜烂，阻碍商务，来友邦之喷言，助长内争，启共管之借口，迭次战争之结果，当为国人所共见。本年天灾流行，哀鸿遍野，人民救死不贍，何堪再罹兵劫。稍有人心，何忍出此。而野心勃勃，方兴未艾。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倾全国之兵，无一饷之备。飞鸟挽粟，责诸将死之灾黎。陷阵冲锋，迫我绝粮之饥卒。民不聊生，兵无斗志。损国威而长内乱，喜斗，阶之厉也。本使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惟念京畿为首善之

区，使馆林立，商务云集，用特下令班师，仍回原防，不惟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之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倘有无知之徒，妄加揣测，生事造谣，希图煽惑，定当严密查访，重惩不贷。为此剴切布告，仰商民各色人等，务要各安生业，万勿自行惊扰，切切此布。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印。

《益世报》1924年10月24日

冯玉祥等通电 10月23日

民国以还，十有三年。干戈扰攘，迄无已时。害国殃民，莫知所届。推原祸始，不在法文之未备，而在道德之沦亡。大位可窃，名器可滥，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借法要挟，树党自肥。天良丧尽，纲纪荡然。以故革命而乱，复辟而乱，护国、护法而乱，制宪亦乱。内治不修，外患递至，其乱至大。邪说横兴，风俗败坏，其乱至微。文明古邦，几夷禽兽。弱肉强食，犹其余痛。生机既绝，补救维艰。除旧更新，计惟改革。祥等武人，不谙政治，痛民生之疾蹙，惧国破之无日，爰敢不揣固陋，一本良心所见，拟为建国大纲五条于后，是否可行，愿与邦人君子共同讨论。（一）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极清廉的政府。（一）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一）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一）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一）信赏必罚，财政公开。上列各端，草于戎马仓皇之际，挂漏自所不免，深望海内名贤，各发天良，共谋周至，临电惶悚，伫候教言。陆军检阅使第十一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陆军第十五旅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旅长岳维峻、田玉洁、邓宝珊、李纪才、李云龙、冯宸东、曹世英、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

① 《冯玉祥先生名著集》，此电标题谓“班师后宣布建国大纲五条联名通电”。日期作“24日”。

刘郁芬、鹿鍾麟、孙良诚、蒋鸿遇、孙连仲等。漾。四时发。

《益世报》1924年10月26日

冯玉祥等致前线各将领电 10月23日

万万急。

古北口王副司令，山海关彭总司令，宽城子王总司令，大丈夫阎师长，北戴河滦州靳师长，及前敌各司令，各师旅长钧鉴：此次玉祥等仓卒出师，凡我新袍旧雨，均未得握手留欢，借表挚诚，殊深抱歉。念处鞍马之劳顿，望壁垒而神驰，谨掬血诚，为诸公告。

自来出师，贵乎有名，名正始能言顺。此次战役，其名何居？敢言以断之，曰吴张私斗耳。年来国家人民困难已达极点。惩前毖后，无谓之牺牲，当非军人之所宜。乃窃战胜之余焰，挟元首以自雄，财权军权揽诸掌握，不恤民隐，罔知兵艰。逞一人之愤，兴孤注之师，事前既毫无筹备，临时复调度乖方。军兴以来，瞬经匝月。官兵苦辛，莫可殫述。言军服则单夹不完，遑论棉皮。论饷项则经年累月，莫明一钱。言粮秣则彼充肠而我枵腹。言器械则人新利而我旧钝。时近隆冬，边塞苦寒，嗟我同胞，其何以堪。又如飞机一种，本为战斗利器，而航空赵督办、敖司令条陈整顿多至二十余次。吴则置若罔闻，其意何居，殊难揣测。

今则率徒手之师，统枵腹之众，以血肉之躯，当炮火之冲。视官兵如草芥，以战事为儿戏。疏于备战，严以责人。朝阳失守，怒刘旅而免职。九门退却，责主将以自戕。旬余以来，各旅团营长阵亡自戕者，不知凡几。凡我袍泽，倘再不早觉悟，则前敌数十万之健儿，必悉断送于一人之手。全国沦胥，即在目前，代祖代宗，且为隐痛。玉祥等待罪行间，饱经忧患，徒以国步多艰，不能不勉效驰驱。然救国之心，谁不如我。爱民之念，人之所同。值此祸福存亡，千钧一发。愿诸君互相提携，苦战干戈。

严守固有防线，共图和平解决，勿再为人利用，自误者以误国家也。敬布区区，谨候明教。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岳维峻、田玉洁、邓宝珊、李纪才、李云龙、冯宸东、曹世英、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鍾麟、孙良臣、蒋鸿遇、孙连仲等同叩。漾印。

《晨报》1924年10月26日

段祺瑞致冯玉祥等电 10月23日

北京冯总司令、胡副司令、孙副司令均鉴：漾电欣悉。都会首善之区，各国公使所在，一朝底定，苛政铲除，商民无惊，清明之兆，基于此矣。此次所谋，首在统一，军国大计，当共海内贤豪详加讨论。鄙人野居五^①年，识见尤为不广，恐无补于时艰，希努力策划，以竟全功。段祺瑞叩。漾。

《晨报》1924年10月24日

段祺瑞致曾云沛等电 10月23日

上海曾云沛、李赞侯、马子贞，暨联军各师旅团长：冯、胡、孙计划^②今日拂晓联军入都捕曹，解决兵事重大问题。京电业经实行，通过即发。惟闻北万数久经战阵之兵，尤当力为保护，勿任零星散去。此情亦可告知孙、齐两方，俾早有斟酌也。祺瑞。二十三日。

《晨报》1924年10月31日

大总统令 10月24日

比岁国家多难，兵祸相寻。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

① 《北京政变记》“五”作“四、五”。

② 《申报》作：“二王（即怀庆、承斌）、米、冯、胡、孙计划”。

获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渝。军兴经月，战衅未消。軫念痍痍，至深惻怛。兹特申令停战，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著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此令。

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消。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著责成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妥为维持，遵照前令办理。此令。

直鲁豫巡阅使兼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著免去本兼各职。此令。

特派吴佩孚督办青海垦务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政府公报》1924年10月25日第3085号

冯玉祥致吴佩孚电 10月24日

秦皇岛吴巡阅使大鉴：敬电奉悉。民九以还，战事迭兴。民生日蹙，国计日艰。揆诸事实，不忍再战，故有漾日联衔通电主张停战。惟一时权宜之计，事前未及电商，殊深抱歉。倘蒙赞同，实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掬诚奉复，敬候教言。冯玉祥。敬印。

《益世报》1924年10月25日

吴佩孚致冯玉祥电 10月24日

承德滦平探投第三军冯总司令鉴：本日子日〔时〕接由台端联衔拍发漾日通电一件，主张停战言和，事极奇离，曷胜诧异，抑且列衔之人，多属统兵在外，何以在京发电，显系有人捏造，务希明白宣言，以释疑惑。无任至盼。吴佩孚。敬印。

《益世报》1924年10月25日

胡景翼、孙岳通电 10月25日

各报馆公鉴：溯自辛亥革命告成，颠覆专政，创建共和，号称民国。约法并有主权在民之条文，应见民权日张，官权日弛。奈何十三年来，适得厥反，而且祸福相寻，灾害并至，国无宁土，土无宁民。振古迄今，国家人民未有如斯之衰落憔悴者也。推其近因，无非执政者多贪权当国之徒，拥兵者以借势凌民为武，以政客施其妙腕从中牟利，伟人肆其野心一味争功。于是有洪宪、复辟之乱，及直皖、直奉之役，驱我护国卫民兵士，为个人争最高之地位，断头陷胸，丧亡于兵火枪弹下者，前后无虑数十万。其结果只闻某司令、某督军，囊满腰肥。因为其剥削攫夺之资财，垄断市利，惟日不足。民益贫而官日富，民愈劳而官愈逸，甚至权力进展之地，自由之寸草不生，金钱纵横之廛，博爱之微光不露。无怪乎忘外侮，急内讧，怯公战，勇私斗，有若最近所谓讨逆之役，直可云发挥军阀之淫威极矣。乱拉车马，城乡为之一空，预征钱粮，贫富因而两窘，以致国民呻吟，叫号鞭笞之下催科之中者，不乐生而乐死，不怕死而怕生。诗云：“我生不辰”，又云：“不如无生”，殆为今之人民咏焉。

景翼、岳等，生长田间，备知艰苦。从戎以来，惟以扫除民障，发扬民权为职志，目睹现状，良用疚怀，乃与素抱爱国爱民宗旨，虽统军向无军阀野志如冯、王两公者，密谋挽救，共举义旗，冀停无名之内战，期竟革命之全功，将电请各省邀集元老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不论地位，不分党派，总以创造国家，改进新社会为唯一目的。果有良谋图画，能措国家于盘石之固，俾人民有衽席之安，则景翼、岳首允解甲归田，长为农夫，以享太平之乐，所甚愿也。谨布腹心，愿海内外明德有以教正之。胡景翼、孙岳叩。有。

王承斌等通电 10月25日

北京王聘卿先生、熊秉三先生、汪伯唐先生、田焕亭先生、梁任公先生、王儒堂先生、刘霖生先生，参议院，众议院，天津段芝泉先生、张敬舆先生、严范孙先生、王一堂先生、陈二庵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章太炎先生、徐季龙先生、柏烈武先生、于右任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广东孙中山先生、陈竞存先生、谭组庵先生、李协和先生、熊锦帆先生，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督办、省长、护军使，海军各司令，各都统，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父老昆弟同鉴：漾电计达。本日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推冯公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国民军第一军军长。胡公景翼为国民军副司令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孙公岳为国民军副司令兼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业于本日一体就职，启用关防。特电奉达，并盼匡教。直鲁豫巡阅使副使王承斌，热河都统米振标，旅长岳维峻、田玉洁、邓宝珊、李纪才、李云龙、冯宸东、曹世英、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鍾麟、孙良臣、蒋鸿遇、孙连仲等同叩。有印。

《晨报》1924年10月27日

吴佩孚电 10月25日

各报馆均鉴：顷接保定曹旅长士杰梗电称：“顷据各方探报，冯军第八旅李鸣钟于养日由京北潜行到京，将北京附近电报电话完全割断，派兵守住北京各城门。并派约一混成团兵力至长辛店，围我补充营，勒令缴械。本日下午五点，又据报告：长辛店已在激战中，请速拨派劲旅北上应援为祷”等语。同日大总统由京特派密使来岛，述同前情。并传谕谓：“冯玉祥已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受暴力围逼，完全失其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率兵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匡复京国。所有

一切征讨事宜，均著吴总司令承制处分，便宜行事”等因。

佩孚拜命之下，骇愤莫名。溯自法统恢复，国会重光，依法选举正式总统，成立正式政府，中华民国宪法同时宣布。薄海人民，方庆国基大定，平成可期。冯玉祥身统师干，曾与翊戴之列，共托旃幃之中。此次张作霖阻兵称叛，举国同仇。冯玉祥受命讨逆，责任何等重大，乃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肆幽迫。在国法为大逆，在个人为不义。史称吕布噬主，刘牢之三反，又于玉祥见之矣。凡有血气，羞食其余。佩孚奉元首密令，翦除凶逆，必不使艰难恢复之法统，合法建置之政府，任一二人颠覆以尽。所有冯玉祥之倒行逆施，反道败德，应与张作霖同科。爰一面激励前敌将士，东讨外叛，^①一面分领大军会师畿辅，清除内奸，保持统一，复元首之尊严，维宪典于不蔽，则民国幸甚，法纪幸甚。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有印。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

吴佩孚电 10月25日

各报馆均鉴：有日声讨冯玉祥电计达。本日又接到停战及撤消讨逆军总副司令各职等伪令一纸。目下京城为冯逆暴力盘踞，大总统身受围困，已失自由，政府机关完全停顿，魑魅魍魉之技，诱张为幻，何求不得。此次奉令讨逆，系出大总统睿谟，政府既定政策。总副司令等职乃由阁议通过，以明令发表。逆贼未歼，焉有更变。其为捏造，不辨自明。且该伪令首尾皆与程式不符，显由伪造者不明公式，尤不啻自呈供状。佩孚既奉元首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对于此等伪令，理合声明，以彰逆迹。即盼我爱国同志，剑及屦及，会师畿辅，肃清京阙，俾底

^① 《申报》，“东讨外叛”作“连约东讨大敌”。

平成，无任企禱。吴佩孚。有二。

《申报》1924年10月28日

吴佩孚致荷兰公使电 10月25日

欧登科公使阁下：顷闻于我军正进行顺利之际，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擅弃其所负职责，并闻已率领所部返京，包围总统，矫发伪命，致使建国大计发生梗阻，闻之不胜骇异之至。似此妄举，中华民国全国人民及前敌各将士闻之，无不愤恨。但伊此举，原在意料之中。伊之违反正谊，奚啻一次，往事正多，凭证确凿，为中外人士所熟知。去年黎大总统去职，即系被其武力逼迫所致，为全国公论所不容。即其同教教友，亦极端反对，咸谓其背弃道谊，有乖我国数千年古训。今该逆冯玉祥，复包围总统，失使自由，政府机要，一切停顿。本总司令在秦皇岛奉到大总统代表交来密谕，付予本总司令全权，相机便宜行事。兹决于日内即率大军赴津，恢复北京治安秩序，现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省军队，均已令其从速北上。大计已定，军数共逾十万，数日之后，即可集合，亲率全师，以救国家之危险，并恢复秩序安宁。当我军人京之际，凡各国人民侨居北京者，皆担保维护法律，保其安宁。并特向贵公使声明，此次大军入京，于外人生命财产，决不致有丝毫危害。请贵公使即将此意，转达各国驻京公使。驱除恶魔，乃爱国之士应有之责任，本总司令深望各友邦予以援助。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

《申报》1924年11月1日

工商友谊会等通电 10月25日

全国各报馆各界公鉴：此次北京政变，震动全国，影响工商非常重大。回忆政变之由来，实出于曹锟、吴佩孚等不顾民意非法贿选，实行武力统一所造成。年来如川、湘、鄂、闽、粤、江、

浙各省之战事，莫不利用此种计划，以遂其自相残杀之谋。此次南北大战，损失生命财产已不下数千万。际此民穷财尽之秋，曹吴不顾民意，全国骚然。本会等因于本年十月十日，各团体开上海国民大会，真正民意，主持正义。今曹吴既倒，一切问题均可解决。惟敝会主张此后国家大计，应由【于】国家有勋劳者、如孙中山、段祺瑞、唐继尧等共同解决。一面由全国国民召集国民大会推举代表，代行立法机关职权。而贿选议员，则须交付惩戒。邦人君子，其共图之。上海工商友谊会总部、浙民自决会、崇海工商学会，绍兴旅沪工商协会、宁波旅沪协会、壬戌友谊社总部、沪南市民协会、江苏劳工总会、无锡旅沪劳工会、江苏自治会、改造江苏同志会、旅沪浙江自治会、上海职工青年会、工界救国同志会、旅沪川民自决会等四十余公团公叩。

《申报》1924年10月26日

全国商联合会致冯玉祥电 10月25日

北京冯检阅使均鉴：曹锟乱国，遍地干戈，士农工商，同时失业。今幸将军体上天好生之必〔德〕，不忍劫余黎民重罹战祸。主持正义，还师都门。使一班窃位乱政之徒作威心虚，仓皇宵遁。吴佩孚等失所凭依，弃甲曳兵，计日而待。将军功垂竹帛，商民感激涕零。第非法政府既倒，中枢不可一日无人。合肥段公，磊落光明，功盖寰宇，祈请一致推戴，请其即日出任艰巨，救斯民于水火，树统一之先声。一面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议定建国百年大计。民国存亡，在此一举。敝会谨代表全国商民公意，迫切上陈，统希亮察。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移沪办事处叩。有。

《申报》1924年10月26日

通告^① 10月26日

为通告事。现在奉令停战，京畿地方，自无警备之必要。业经呈请大总统照令撤销。本部业已结束，于本月二十六日起停止办公。所有以前发出之门证、徽章、护照、旗帜，均作无效。特此通告。

《晨报》1924年10月27日

冯玉祥等联名通电^② 10月26日

万急。天津段上将军芝泉老先生尊鉴：国家军队，必实行为国效用，方不负国家养兵之意，戈操同室，久为世病。既背民意，尤违天良。祥等不才，颇知爱国，本良心所驱使，为停战之主张，班师旋都，业于漾日通电，表明主旨。惟当军事时期，戎机重要，瞬息万变，督率指挥，宜立纲维，谨先组织国民军总办事处，以资统辖。玉祥等勉从众议，分任总副司令，专为布置各部队伍，本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俾祥等有所遵循，无任叩祷之至。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副司令胡景翼、孙岳率所部官兵叩。宥。

《益世报》1924年10月30日

吴佩孚通电 10月26日

各省区，各衙门，各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各师旅长，讨逆各军各路各司令、各指挥均鉴：本日奉大总统派员交到命令如下：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擅离阵地，入犯京师，实属目

① 此系京畿警备司令部撤销通告。

② 《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一，标题为《请段祺瑞出山联名宥电》。

无法纪，罪无可道。冯玉祥应即免去本兼官职，并褫夺官勋官位。著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督同各省军政长官，共兴义师，一致讨伐，速靖逆氛，奠定国本，有厚望焉。此令。

此次冯玉祥称兵作乱，京师根本重镇，治安亟待维持。着讨逆军第二军王总司令怀庆，星夜率同第十三师及游击三大队人卫，奠定邦基。此令。

特派李景林督理奉天军务善后事宜。此令。

特任李景林为东三省巡阅使。此令。

特派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此令。

特派王怀庆兼西北边防督办。此令。

特任胡景翼为热察绥三特别区巡阅使。此令。

特任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此令。

特任吴新田为陕甘新巡阅副使。此令。

等因。特电奉闻。吴佩孚。宥。

《大公报》1924年10月31日

孙中山致冯玉祥等电 10月27日

北京国民军冯总司令，胡、孙副司令钧鉴：义旗聿举，大愆披摧，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感。

《晨报》1924年11月1日

孙中山致段祺瑞电 10月27日

天津段芝泉先生大鉴：大愆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矣。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借慰渴慕，并承明教。先此奉达，诸惟鉴照是荷。孙文。感印。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86页

张作霖致冯玉祥等电 10月27日

万急

北京冯检阅使，并转胡师长，孙司令同鉴：义旗入都，元凶就捕，功在民国，中外同钦。敝军已进攻秦皇岛，吴贼全部均受包围，歼除在即。已令各军分头追击，并截其归路。仍盼贵军进抵京津路线，借资镇摄。把晤非遥，敬候福音。张作霖。感。

〈晨报〉1924年10月28日

移沪国会议员通电 10月27日

各报馆转全国国民暨讨贼各军均鉴：曹锟贿选，罪状昭著。本会同入，迭经通电申讨。全国舆论亦共同否认。一年有余，北京根本未有政府。此次戡乱，正义得以复伸。但数日以来，尚未正贿选之罪。以致甘心附逆者，尚有拥曹抵抗之余声。尤思今后措置国事，自应本国民公意，审慎区处。惟贿选罪名不予揭明，贿选罪人不予惩创，即此次战争未能彻底。敷衍了结，深恐扰乱循环，建设国家，终多障碍，务望坚持正义，根入廓清，永久和平，庶几可致。移沪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沁。

〈申报〉1924年10月28日

国会议员通电 10月27日

（衔略）吴佩孚有日通电，有“法统恢复，国会重光，选举正式总统，成立正式政府，中华民国宪法同时宣布，薄海人民，方庆国基大定，平成可期”等语。意在假借法纪，肆志寻仇，巨谬极整，莫此为甚。中夏夙以名教立国，廉耻立命，知法犯法，厥罪有加。佩孚平日好作大言，侈陈古训。此等大言，宁竟蒙然。往岁以国法最尊之机关，通国秀士之所总集，公然行贿，拥立大酋，此诚古今万国人伦道德之奇变。自有心肝，所当痛哭。

佩孚志切党同，饰词害义，号为依法，何异欺天。既立之后，彼酋凭借非分，黷政无方，秽德流闻，衣冠扫地。一年以来若辈啸聚丑类，盗弄政权，以洪水猛兽之力发挥小人无忌惮之根性，一无余蕴，海内浊乱之迹，至为五代十国之所未经。佩孚职居心膺，亲同子孙，一意拥兵，未闻匡政，徒使天下为独夫锃之故。毒流祸稔，欲哭无声，南北兴戎，绎骚无已，所庆何事，定从何来。所云政府，大抵弄儿牵引之下流。所云宪法，不外夥同掩耻之长物。佩孚晨兴发省，被酒偶醒，试思今之狐兔几群，赃私几许，以此自诩，丑何可言。

士钊等名在议林，应诸法式，同人凡未参加贿选有二百七十九人之多，名籍森然，早经布达。以议员总额八百七十一人，除去中央学会及各选区未行补选之二十三人计之，受贿投票者，亦绝不足法定之三分二数，正式云云，其又谁欺？窃迹佩孚色厉似刚，言刻似正，语其行己，亦有片长，无如所事非人，情殷阿附，戾气所至，不惜举全国之身家性命，为之牺牲，杀人盈城，目不留视，栖栖转战，足不蹛停，如此强顽，古今未有。佩孚骂敌，辄以吕布相加，不知己即自命忠勇，窃比彦章，而曹锃庸妄卑污，则且远出朱温之下。时当廿纪，政尚共和，吾国竟以佩孚一人之戴盆望天，师心黷武，尺土一民，举不能安，斯乃天下之公耻，匹夫之通责。谨此露布，咸使闻知。凡佩孚徇私灭理，违心长乱之誓言，所当严斥。章士钊、林长民、彭养光、潘大道、叶兰彬、向乃祺、王绍鏊、郑万瞻、乌泽声、胡钧、高杞、邵瑞彭、刘恩格、孟昭汉、范殿栋、汤漪、褚辅成、沈钧儒、黄云鹏、韩玉辰、锺才宏、杨永泰、孙光庭、王用宾、白逾桓、覃振、田桐、周震麟、汤用彬、范熙壬、李肇甫、李为纶、陈光谱、董昆瀛、刘振声、刘楚湘、徐兰墅、沙彦楷、汪秉忠、王汝圻、蒋凤梧、胡应庚、吴崑、杨时杰、李执中、刘重等二百七十九人同叩。感。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日

曹錕致吴佩孚函 10月27日

子玉老弟、子振七弟如晤：冯检阅使主张和平，以定大局，兄极赞成，万望以国家人民为重，切勿动兵，以免涂炭生灵，而维大局，共商安宁办法，至嘱至盼，惟希鉴查是幸。十月二十七日。

《晨报》1924年10月30日

警卫司令部布告（第二号） 10月28日

为布告事。照得京师首善之区，市面治安最关重要。本司令奉命警卫京师，自就职之日始，所有京师治安，自应负完全责任。凡我军民人等，其各安生业，毋相惊扰。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及公共治安者，即以军法从事。其他凡有作奸犯科者，亦定从重严惩。至各友邦旅京侨民之生命财产，本司令以职责所在，已妥筹保护。除会商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京兆尹公署切实办理外，特此布告。军民人等其各凛遵勿违。切切。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兼京师警卫司令鹿鍾麟。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晨报》1924年10月29日

冯玉祥等通电 10月28日

北京各部院、参众两院、王聘卿先生、熊秉三先生、汪伯棠先生、赵次珊先生、田焕亭先生、梁任公先生、王儒堂先生、刘宗生先生、张亚农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黎宋卿先生、徐菊人先生、张敬舆先生、严范荪先生、孙伯兰先生、吴莲伯先生、陈二庵先生、王一堂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章太炎先生、蔡子民先生、李印泉先生、徐季龙先生、柏烈武先生、于右任先生、汪精卫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广东孙中山先生、陈

竟存先生、谭组庵先生、李协和先生、熊锦帆先生、伍梯云先生、程颂云先生，云南唐冀庚先生，贵阳刘如舟先生，盛京张总司令，各省巡阅使，各省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护军使，海军总副司令，各都统，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父老昆弟同鉴：民国创造，十有余年，兵戎迭兴，迄无宁日。军阀强藩，棋居鼎峙，分据国疆，自擅威福，意见参差，干戈即起，逞其武力，期快己私，以多教之国民，殉一己之私意，美其名义曰讨逆，文其过曰义师，实皆睚眦之争，全与国事无涉。

旱潦频仍，而忿兵迭起，度支困竭，而黠武不休，以致九省疮痍，四方困瘁，哀鸿遍野，群盗满山，工商窒阻，农田荒芜，万众倒悬，群伦涂炭，不特共和之真谛未获实现，反致国际之地位日益堕落。玉祥等睹此颠危，忧惶如捣，恐稍瞻徇，必致沦胥。因内受良心之驱迫，毅然为和平之主张，使国人知武力之不足恃，以开根本改造之新机，其目的纯在救国，其办法纯取公开，为全国统一之先导，定奠国永久之大计。期以此次改革，完成历来改革未竟之事业，解决历年纠纷之根本，亦绝将来隐伏之祸胎，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决非局部之争，恩怨之报，更无钩名沽誉之心，尤无倒甲拥乙之意，顾国事之安全，不屑顾个人之利益，知人民之困苦，不敢避一己之艰辛。返京以来，迭次通电，区区微忱，谅荷洞察。现在京师安堵，商民乐业，友邦谅解，群情翕辑，如有反抗和平，武力是逞，甘愿为国民公敌者，则祥等惟力是视，誓与国人共弃之。政府暂维现状，企免国际纠纷，此特为过渡之初步，并非最后之办法。当兹军兴多乱之际，自不免有多少委曲求全之处，此则不能不乞国人谅解者也。

祥等以为此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国家建设计划，非一二人所能集事，亦非一二党派所能把持，必须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决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以多

数人之主张为宿归，以最公平之办法为究竟，期得最良结果，实力奉行，以绝内争，以安邦本。为今之计，莫急于此，惟此和平会议，究应如何组织为妥善，如何产生为适宜，海内贤豪，南北硕彦，匡时共切，宏画应多，务祈不吝说言，迅予指导，恢张伟论，见锡嘉猷。祥等虽戎行推鲁，素知从善，德音早贲，虚己景从，时机迫切，披沥掬忱，引领教言，伏维鉴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副司令胡景翼、孙岳叩。俭印。

《益世报》1924年10月29日

段祺瑞致冯玉祥等电 10月29日

北京冯总司令、胡副司令、孙副司令，直隶王督理，热河米都统、岳旅长、邓旅长、李旅长、田旅长、冯旅长、曹旅长、张旅长、李旅长、宋旅长、刘旅长、鹿旅长、孙旅长、蒋旅长、孙旅长同鉴：漾电痛祸国残民之非，发救世止戈之愿。赫然返旆，底定神京，民国顿苏，輿情大慰，懿欵壮哉！所称政治善后，请全国贤达速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数语，所见远大，洞中机宜。溯自纪元十三年来，兵衅迭起，民不堪命。推原其故，盖政府未能守法，大法亦未尽当，始于束缚，终于横决，循环起伏，以迄于今。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窃谓庶政共诸輿论，輿论务返本以求。安危须仗群才，群才务推诚相与。法善人得，何政不平。所有乱源，根株可尽。瑞忧患余生，心知其意，法式安出，诸赖询谋。今承来电，藉抒微意，邦人诸友，幸起直追。段祺瑞。艳。

《益世报》1924年10月30日

王士珍等电 10月29日

天津吴子玉先生，北京冯焕章先生、王孝伯先生、胡立生先生、孙禹行先生鉴：自军兴以来，各省灾区无法赈济，嗷嗷待

毙，惨不堪言。近者交通梗阻，煤米不继，即非灾民，亦苦饥寒。群众心理无不希望战事早息，借救垂亡。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善之区，将成战域。民为邦本，兵出于民，行者死伤，既无暇顾，居者损失，尤不聊生，同属赤子，宁不痛心。公固爱国，亦当爱民，趁此存亡危急之秋，同为悬崖勒马之计。双方议定条件，尚可保持平衡，使国家得受永久治平之福。否则精锐销亡，两伤俱败，天下糜烂，土匪蜂起，至蹈明末覆辙，土崩瓦解，更有何人可以收拾。贤如孙、卢诸公，亦将无如何矣。

夫两军相持，或和或战，军家之常，究其原理，无非为民。历次战役麾下虽获胜利，终则亦主议和。今国势既如此，民困又如彼，内规群志，外审战情，苟可以已，不失为仁。赵之廉、蔺，宋之韩、岳，尽力外患，息心内争，千载而下，犹谅其忠。否则忿兵私斗，一发难收，爱民反以害民，爱国反以亡国，谅非诸公初意也。窃愿诸公深维国本，垂念民瘼，曲从众意，各止干戈，国利民福，实攸赖之。珍等为民请命，无所党偏，特电沥陈，诸惟鉴原。京师治安维持会王士珍、赵尔巽、汪大燮、熊希龄、田文烈、恽宝惠、周作民、孙学仕、高金钊等同叩。艳。

《晨报》1924年11月1日

张绍曾致冯玉祥电

10月29日

万万急。

北京冯检阅使、胡师长均鉴：捷密。兄抵津后，与玉帅会面，备述两弟爱国及敬爱玉帅情形。玉帅颇为谅解，并云和平救国心理所同，双方应即撤兵，恢复交通，以便迅议和平救国办法等语。至如何实行，容俟与玉帅相商后，当再行来京面聆一切，并希两弟暨孙镇守使迅电雨亭即行停战。此间已电令前方停进。再，玉帅对于总统甚为怀念，希有以慰之为要。立盼电复。兄张绍曾。艳。

《晨报》1924年11月1日

四川将领致孙中山电 10月29日

急。

上海联席会议迅转韶关大元帅钧鉴：顷者冯、胡、孙军人京戡乱，中枢主持无人。昨见合肥及南北要人通电，推请钧座北上，与合肥协商一切。成勋等以合肥近在津沽，昨曾电促先行入京，并请电催钧座北行。兹特电陈钧座早日启行，以奠国本。是所切禱。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但懋辛叩。艳。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日

国民军总司令部布告 1924年10月30日

查吴佩孚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罪恶弥天，人神共愤。兹者国民厌乱，渐趋和平，吴佩孚应如何激发天良，幡然悔悟。乃竟敢盘踞天津，抗不停战，并率领残部，抗拒国军，驱人民于死地，作泄愤之私图，吾民何辜，屡受戕害，与国何仇，甘作孤注，此等元恶凶顽，若不及早翦除，将何以拯吾民而救吾国。兹特悬赏购捕，无论军民人等，如能各本义愤，将祸首吴佩孚枪毙者五万元，生擒者十万元，储款以待，仰即周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国民军副司令胡景翼、国民军副司令孙岳。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晨报〉1924年10月31日

冯玉祥等讨吴通电 10月30日

国务院、各部院、参众两院、段大元帅、王聘卿先生、熊秉三先生、汪伯唐先生、田焕亭先生、梁任公先生、刘霖生先生、孙伯兰先生、吴莲伯先生、张敬舆先生、严范孙先生、王一堂先生、陈二庵先生、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章太炎先生、徐季龙先生、柏烈武先生、于右任先生、张季直先生，广东孙中山先

生、陈竞存先生、谭祖庵先生、李协和先生、熊锦帆先生，各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护军使，各总司令、副司令、海军各司令，各都统，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父老昆弟同鉴：频遭内乱，国困民穷，迭电吁请，情非得已。此次战祸勃兴，糜烂至十余省，并殉军士以累万计，耗费军需以数百万计，各省被难人民以累千万计。其直接间接，政府国民，因战事影响而受之损失，当不可以数字计。驯至五湖淞沪，血溢修渠。九塞榆关，齿填巨壑。生者呻吟于道路，死者狼藉于郊原。同胞何辜，遭此荼毒。谁为戎首，咎有所归。

吴佩孚徒以不忍私人之故，召乱逞兵，生此厉阶，贻害全国。衡情按法，即令科以战^①服上刑之咎，一人之肝脑，宁足以偿万姓之膏涂^②。现政府宽大，仅令免职停战。既宽其斧钺之诛，复畀以效功之路。吴佩孚稍有人心，宜如何感激涕零，立萌愧悔，即日投戈解甲，向政府国民责躬引咎，自陈罪戾，纵前愆之莫赎，或晚善之可收。所以本军义旅如林，膏军待命。津沽咫尺，明知为军事险要，而迄未派有一军一卒前往布防，盖欲实践弭战之宣言。倘非衅自彼开，决不推豚入笠。此心共见，天日同昭。不料吴佩孚狂狷性成，昏顽罔觉。辄复迫胁残部，狼窜豕突，甚且占据津门，窥视京邑，不惜以区区数千人之残余生命，付之孤注，迭向本军防线极力进扑。若再姑息因循，不加制止，行见此祸国凶孽，披猖畿甸，将为大局莫安之梗。兹不得已挥泪出兵，重张挞伐。已宣令各军将领分途并进痛加剿刈。并请所在友军协同防堵，无任窜逸。釜底游魂，难延喘息。犁庭扫穴，指日可期。所有申讨缘由，理合掬忱布告。谨此电闻，伏维鉴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副司令胡景翼、孙岳同叩。卅印。

《晨报》1924年11月4日

① 《冯玉祥先生名著集》，“战”作“善战”。

② 《冯玉祥先生名著集》，“涂”作“血”。

冯玉祥致张绍曾电 10月30日

万急。天津张上将军敬與我哥大鉴：艳电奉悉。玉兄苟能诚心赞助和平，自属国家人民之福。究竟如何进行，商妥祈即电示。总以能昭信国人为要。至总统起居安适，弟负绝对保护之责，并希转致玉兄勿念。弟冯玉祥。卅印。

《晨报》1924年11月2日

张绍曾致冯玉祥电 10月30日

万急。北京冯检阅使焕章弟台鉴：捷密。卅电奉悉，当经转陈玉帅。玉帅云，和平之道，首在停战。兄当按诸多年之研究，参以今日之形势，起草和平救国大纲五条，当经玉帅同意。其中尚恐有不妥之处，希即加以校正，迅速电复，俾便再与玉帅商榷，以利和平之进行。并请将此情电达张雨帅，俾令克日停战，以免徒相残杀，是为至盼。敬纯等晋京面陈。特电。伫候示复。张绍曾叩。卅亥。

和平救国大纲草案

(一) 即日停战，各省撤兵。

(二) 以此次对战双方及国民军，合力谋组最高军事会议，解决左列之事件，(1) 国军兵额，(2) 国军之配备，(3) 裁兵，(4) 军制。

(三) 关于宪法之修定及今后政治之改善，应由国民会议公决之。至国民会议之组织，由国会议定之。

(四) 关于去岁选举问题，乃法律问题，非武力解决问题，军人不再过问之。

(五) 此和平救国大纲草案，由对战双方及国民军共同商定信守主持云。

《晨报》1924年11月2日

张作霖等通电 10月30日

北京各衙门，各省军民长官，各护军使，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钧鉴：曹锟贿选窃国，吴佩孚黷武残民，罪恶昭灼，海内共见。兴师声讨，人有同情。现吴贼所部精锐，已聚歼于榆关。冯、胡、孙诸公，复举义旗于首善。元凶巨恶，指日可擒。和平之障碍既除，全国之澄清可望。惟是义师初起，名号互殊，不可无一总辖机关，以便指挥，而资统率。顷接冯、胡、孙三公宥电，拟推段芝老出而表率一切。敝处极表同情，已电请芝老担任联军统帅名义，就近主持。凡我友军，均请随时加入，同赞大计。诸公爱护大局，讨贼同具决心，倘荷赞同，即祈迓电津门，一致敦劝。是否有当，仍盼教示。镇威军总司令张作霖，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镇威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陞，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卅印。

《大公报》1924年11月6日

大总统令 10月31日

国务总理颜惠庆呈请辞职，情词恳挚。颜惠庆准免本职。此令。

外交总长顾维钧，兼内务总长颜惠庆，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呈请辞职。顾维钧、颜惠庆、王克敏、陆锦、李鼎新、张国淦、高凌霨、吴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职。此令。

特任黄郛兼代国务总理。此令。

特任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迺

斌为农商总长，黄郛兼交通总长。此令。

兼国务院秘书长孙润宇呈辞兼职。孙润宇准免兼职。此令。

任命袁良为国务院秘书长。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1日第3092号

段祺瑞致孙中山电 10月31日

广州孙中山先生鉴：感电奉悉。时机初转，百废待兴，洵如来教，应加肇划。公元功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祺瑞野处有年，见闻鄙陋，愿承安教，伫迓行旌。段祺瑞。三十一印。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

国民军通告 1924年11月1日

大家要晓得，这几年来，各省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谁坐厉阶，谁是罪魁呢？就是那穷兵黩武、贪功嗜杀的吴佩孚了。吴佩孚此次要胁元首下令，兴师东北，仓卒之间，后方绝少筹备，所以一到前敌，屡战屡败，大多士卒，死于战争的，死于冻馁的，竟达四五万人。山海关一带，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谁非人子，谁无室家，言之痛心，闻之酸鼻。现在吴佩孚带了饥瘦零落的残部二三千人，狼狈徬徨，向后退却，不日就要缴械纳〔投〕降了，莫说他是已经败了，就是他侥幸胜了，也不过应那一句“一将成功万骨枯”的古语。我们堂堂正正的国民军早觉得内争无益，好杀残民，大乖人道，期望今后不再向国内用兵，与我四万万同胞，休养生息，共谋建设和平的民治。须知现在余孽未尽铲除，若果深明大义，赞成我军和平的主张，便是我们亲爱的友军，若竟执迷不悟，志在扶同余孽，希图死灰复燃，那时也便不客气，就要以武力扑灭了。但是民物好生，心同此理，其有本人群互助

的精神，共襄义举的团体，本军一律欢迎，还望大家兴起。国民军全体通告。

《晨报》1924年11月2日

冯玉祥等致孙中山电 11月1日

韶州孙大元帅勋鉴：顷奉感电，深荷阙垂。捧读之余，无任感佩。祥等军人，负捍卫国家之责。第念数载以来，每经一次战事，国家人民受莫大损失。而国是毫无进步，愈演愈坏，民国几将不国。扪心隐痛，愧对国民，实不忍再事战争，以速国家之亡。惟武人不谙政治，期望海内贤达共维国是，竭诚呼吁，至再至三，迭次通电，谅邀鉴察。先生国家之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说论，俾国内人上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禱之至。肃电奉布，伫盼教言。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同叩。东印。①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吴佩孚致萧耀南等电 11月1日

（衔略）均鉴：（一）冯逆叛国，各省一致声讨，此间已迭接江苏齐巡阅使，浙江孙巡阅使，安徽马督理，福建周督理，江西蔡督理，湖北萧巡阅使，西安刘巡阅使，河南李省长，四川邓省长、刘督办，广东洪兆麟等先后来电，异常愤激，一致讨逆，均已遣派援军。原电甚长，已登各报，不复另赘。

（二）各省义师已陆续北上，讨分三路讨冯。东路讨冯军为江苏陈调元、黄振魁一混成旅，浙江卢香亭一混成旅，鄂军暂编张允明一师，山东马登瀛一混成旅、杨宗义一团、梁占昌一团、第五师

① 《民国日报》记：“此电北京一日发出，直至三日午刻始由韶州转来，而大本营早已决定大元帅亲自北上，故帅座于支四又发二电，一复冯等允即北上，一复张雨亭，措词略同。”

允明一旅、潘鸣钧一混成旅，安徽王普一混成旅、二十四师暂编第一混成旅。西路讨冯军为鄂军第二十五师一师，寇英杰一混成旅，豫军王为蔚一旅、马灿林一旅、李有才一混成团、吴文铠一混成团、马志敏一团，陕军憨玉崑一师、田玉洁一旅、李夺一旅、第十六旅第五旅之一团。北路讨冯军为张锡元一混成旅，陕军井岳秀一混成旅。统计以上各路兵力，已在十万以上，以后各省续行遣派援军，统由临时酌量加入。

(三) 东路张王以北敌人昨向我军攻击，经我军猛力击退，毙敌营长徐超一员、排长五员、兵士百余名。西路尚未开火。

(四) 山海关方面，连日激战甚烈，敌屡次猛力来攻，均经击退，毙敌无数。我阵地极为稳固。

(五) 冯玉祥逆鉴于各省纷纷反对，知大势所趋，众怒难犯，已四出挽人调停矣。讨逆军总司令部。东印。

《大公报》1924年11月4日

国务院令 11月2日

本日曹大总统宣告辞职令，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警卫司令会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3日第3094号

曹锟辞职通电 11月2日

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冯检阅使，各省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省长、都统、护军使，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兢兢，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

路，以谢国人。除咨参众两院辞职，并将大总统印玺移送国务院，自即日起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外，特此通告。曹锟。冬印。

《晨报》1924年11月3日

胡景翼致吴佩孚函 11月2日

玉帅钧鉴：翼素以国家为前提，亦知玉帅爱国更胜于翼。但玉帅受曹珊帅厚恩，只以个人私交为重，一任宵小把持权柄，对国家无丝毫办法。即战胜奉军，而鸟尽弓藏，亦难得良好结果。征之保洛前事，可断言也。为今之计，玉帅听张敬舆总理之言，飘然下野，犹不失为识时之英雄。天下人皆知此次政治不良，乃极峰引用私人所致，非玉帅之罪。则物望不失如段合肥，他年国家当有借重之一日。否则反背国民心理，不惜穷兵黩武，残民病国，只赢得保护数人之禄位财产，无益于国民，则玉帅失败甚矣。忝在知己，故慨切陈之，惟祈垂察。胡景翼拜上。

《晨报》1924年11月3日

郑士琦电 11月2日

北京舍饭寺红十字会王铁珊先生大鉴：卅电敬悉。国家不幸，发生内争。兄弟阋墙，箕煎豆泣。人民涂炭，精锐全消。常此相持，国将不国。我公振导和平，挽回浩劫，仁言利溥，钦佩莫名。鲁省灾旱连年，既苦匪患，助兵协饷，民力已殫，再罹战祸，将无噍类。前曾密电吴巡帅，请其自动停战。今因人民呼吁，已经万分迫切。已于冬日宣告鲁省保境安民，静待和平解决。尚祈我公侠心毅力，竟此全功。复布微忱，伏希鉴察。郑士琦。冬印。

《晨报》1924年11月4日

国务院通告 11月3日

(衔略)本月二日，奉大总统冬电宣告即日辞退(职)退位，并派辑事处处长王宝纶将大总统印玺十五颗移送到院等因。除派员接收外，经国务会议议决，谨于本日起依法暂时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电告。国务院。江印。

《北京日报》1924年11月4日

冯玉祥致孙中山电 11月3日

(衔略)感电敬悉。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从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企盼。

《晨报》1924年11月4日

张凤鸣致冯玉祥电 11月3日

冯检帅钧鉴：吴巡帅已走，现下天津有炮队及各师旅营底枪弹数目不少。职在河南，得蒙栽培，当今之时，理应竭力维持地面，以报隆恩。收容遗津残军，敬乞钧座或派人来津接洽，或给职电命令，职即在津遵照办理。乞速复示，以免人心惊慌。沐恩张凤鸣叩。三日寅。天津老站发。

《晨报》1924年11月4日

段祺瑞致冯玉祥等电 11月3日

北京冯总司令、胡副司令、孙副司令鉴：本日致苏、浙、鄂、闽、皖、赣各省军政长官，文曰：“奉军已过唐山。冯、胡两军抵津。吴佩孚寅刻由津乘轮逃走，残余之兵少数被其带去，沿海沿江，恐被骚扰。现晋军已占石家庄。陕军已占郑州。曹錕业经监禁，祸根已除。善后诸大端亟须讨论。吾人苦兵已久，岂

容再令撤募。望严飭堵截，绥靖地方，是为至要。果兵力不足，当分飭各军进援。”等语。特闻。祺瑞。江。

《晨报》1924年11月6日

吴佩孚致胡景翼电 11月3日

总司令鉴：三十一日无线电已悉。鄙人现已决心下野，部下交于时旅长、徐参谋长、李司令处理。和平救国之志，甚合鄙怀。望女国宣劳，努力自爱。吴佩孚。江印。

《北京日报》1924年11月5日

孙中山致冯玉祥等电 11月4日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立生、孙禹行诸先生鉴：东电奉悉，引佩等。此时所务，一在歼除元恶，肃清余孽。一在勒（勒）束（束）建设有序。诸兄开始伟业，必能克底于成。承邀入幕，定当竭忠。日来已由韶返省，部署行事，数日之后，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先此奉复，诸维鉴察。孙文。支印。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孙中山致张作霖电 11月4日

奉天张总司令鉴：卅电奉悉。大军合围，元恶授首，为期不远。至佩伟画。芝老被推统帅，就近统率联军，遥祝指麾若定，迅奏余孽。文在此间，部署军事，数日可毕，当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先此奉复，诸维鉴察。孙文。支。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段祺瑞电 11月4日

（衔略）日者巨寇销亡，神京底定。兴师本旨，大体无违。

念国步之艰难，感生灵之涂炭。除任意^①负嵎，逆时肇乱，仍当继行申讨外，军旅之事，略可告终。建设之业，由是发轫。

窃惟纪元以来，变乱相寻，迄于今日。家发借亡之叹，人兴抱蔓之思。幸有天缘，俾资收拾。然究为最后一役，抑属大难方殷，将以改革是否及于本根，饜乎民意而断。因循为政，仍种乱原。颛顾为法，大违民意。瑞此物此志，迭有申明。心同理同，谅邀采纳。诸公或当方伯连帅之任，或集士农工贾之成，或共持国议，严守大防，或分主省议深明疾苦。且复国多大老，野有遗贤，学者云兴，论师鹤起。大抵乃心家国，有志澄清。一言可以兴邦，匹夫不可夺志。幸各痛泄谏见，共挽时艰，俾集群言，见之行事。庶乎改造可期彻底，舆论协乎至公。民国存亡，治乱之分，在此一举。瑞不敏，谨体将士讨贼戡乱为公^②无我之本意，驰檄以闻。段祺瑞。支。

《晨报》1924年11月3日

国务院通电 11月5日

各报馆均鉴：民国建国，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宫，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致民国首都之正中，存有皇帝之遗制，实于国体民情多所抵牾。爰于十一月五日，与清室溥仪商订修正优待条件，其文曰：“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

① 《申报》，“除任意”作“自非作意”。

② 《申报》，“公”作“国”。

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商订完毕，溥仪已于本日移出宫禁。政府亦已令行地方长官妥为保护。特此电闻。国务院，歌。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

广州大元帅府令 11月5日

前以曹錕、吴佩孚祸国殃民，罪在必讨。故亲率诸军，由韶入赣，以期北向中原，与天下共除逆贼。连日迭接奉天张总司令捷电，暨北京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诸将领来电，知曹吴所凭藉之武力，摧毁殆尽。友军义勇奋发，海内闻之，莫不欣慰。此时余孽未靖，固当悉予驱除。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本大元帅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所有肃清余孽、绥靖地方一切事宜，仍责成留守暨各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妥善办理。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此令。

本大元帅现因统一建设等要务，启行北上。除仍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外，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着由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此令。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张伯烈致冯玉祥电 11月5日

北京国民军总司令部焕章先生道鉴：弟抵津后，即晤芝老，代达尊意，甚为感慰。初则谦让未遑，经弟再三陈述出山缓急与大局安危关系至巨。乃云：爱民是其本怀，救国决不辞责，允许入都，勉任艰巨。惟此间诸事，尚须接洽。一俟妥协，再定行

期。徐容回京面达。张伯烈叩。歌。

《晨报》1924年11月7日

段祺瑞致冯玉祥电 11月6日

顷闻皇宫锁闭，清帝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件，然缓商未为不可，迫之则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之可也。

《晨报》1924年11月7日

大总统令 11月7日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8日第3039号

孙中山致段祺瑞电 11月7日

天津段芝泉先生鉴：曹吴颠覆，余孽尚狂，出拯苍生，国人属望。文承联军诸公电邀入都，刻因军事部署就绪，准元月由粤起行，经沪北上，企图良觐，晤教匪遥，先此奉达。孙文。虞。

《益世报》1924年11月12日

冯玉祥等通电 11月7日

各报馆鉴：昨复段大元帅一电，文曰：“万急。天津段大元帅钧鉴：鱼电奉悉，远劳钧虑。①惟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

① 《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作：“远劳钧虑，至为钦感”。

祸，貽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崇者外，莫不欢欣鼓舞，谓尊重国家^①，正所以保全清室也。谨此电禀，请勿过虑，伏惟察鉴。冯玉祥、孙岳叩。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0日

郑士琦致冯玉祥电 11月7日

北京冯总司令勋鉴：昌密。江电奉悉。吴败后，由塘沽登舰入海，敝处早有所闻。日来正在布置海防，如到鲁上陆，决令抵御，并由地方绅民及领事团外舰劝阻登岸，免致兵祸。又据烟台张镇守使微电转无线电称：“吴乘华甲，温乘海圻，并有永丰、肇和两兵舰，肇兴、北华、北康、北昌四商轮分载武装军队，其数未详”等语。

又据青岛王旅长电称：“微晚由天津开来运输轮船一艘，载有总军需刘子青等（即刘绍曾）暨军需品米面等物，前站业经扣留”等语。

综合上情，似吴有由鲁登陆之意，已飭驻军严为堵截。再闻马厂集合溃兵不少，愈聚愈多，恐生后患，请尊处派兵前往，勒令缴械，俾免死灰复燃以通京鲁之气。鲁省无北顾之忧，得以专力海防线，倘有残部登陆，他无□援，势孤力弱，于大局亦无妨碍。辱承关注，特电复陈，即祈察照。郑士琦印。阳。

《晨报》1924年11月9日

国务院通电 11月8日

北京参众两院，各部院，各衙门，冯检阅使，奉天张总司

^① 《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国家”作“民国”。

令，各省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省长、督办、都统，各总司令，各护军使，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畸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

自移居后海后，并飭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宜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荅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院。庚印。

《晨报》1924年11月11日

孙中山致冯玉祥等电 11月8日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立笙、孙禹行诸先生鉴：支、鱼电均奉悉。辱承敦劝，感荷不胜。文准于元日由粤起行，经沪北上，共图良举，晤教匪遥，先此奉达。孙文。庚印。

《晨报》1924年11月11日

章太炎致国务院电 11月8日

北京黄膺白、王儒堂、李小恒、张谔西诸君均鉴：读歌电，知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优待条件，本嫌宽大，此以项城素立其朝，不恤违反大义致之。六年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再者畿辅庄田，豪夺已久，虽似私产，其实非以金钱买取，即仍袭明代勋戚庄田者，其始孰非吾民所有，事实既为强占，土地应还人民，苟利百姓，岂宜屯泽，愿诸君勿恤遗臣□言而亏国家大义。章炳麟。庚。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9日

湖北省议会通电 11月8日

各省省议会同人公鉴：政治无绝对之是非，人民有同情之好恶。春秋大义，民国不取，整顿国家，权在国民。必深喻此旨，乃可与言政变而论国是。最近在北京政府名义下，论政治中心人物，当首推冯吴二使。语其迹，则势若水火。原其心，则各有经验。欲求是非，当视往事。蔡将军锷尝阴赞洪宪，旋复兴师云南，而国人义之。徐州会议复辟，督军团曾阴赞张勋，迨马厂义军突起，各督复言讨勋，国人称快。非法总统徐世昌，始戴之而终放之。护法总统黎元洪，始迎之而终逐之。吴冯二使无异议，国人亦无异议。翻云覆雨之中，难言气节。争地杀人，安问法律。今日北京政变，何以异兹。论者不察，或是前而非后，或直甲而曲乙，皆惑世欺民之言也。吴使征湘，旋主停战，冯使讨奉，旋主和平，先后情事若合符节。然吴使尝主开国民大会，而国民卒无应者。冯使谓国家大政，听民意解决，而国民犹有持中立之说，徘徊瞻顾，不敢为积极的和平运动者。民不自奋，军阀

何尤。然前此犹曰时机未至也。孙中山与段合肥携手已久，吴使曾力主尊段，今冯使又推崇合肥，可见吴冯二使政见原无差别，即南北领袖人物政见亦无甚出入。吾人不及此军人苦战、民心厌乱、军阀渐就衰落之时，起而自决，尚复何待。

民国以来，革命循环。武力威压，民气已销。党言庞杂，正论不伸。吾辈处此时而议国政，当以国家人民公共利害为前题，不宜以私人恩怨得失为前题，勿辨是非，但论利害。频年改变，皆由一般野心家煽动政潮乘时活动，以便私图，究于国利民福，鲜有裨益。匪惟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生今世而犹妄作以力征经营天下之想者，吾民不与。即假借种种名号，动欲以武力相侵略而攫取政权者，吾民亦不与也。自今以往，无论政治上法律上如何革命，皆当由吾无私欲无党派无强力之国民，自为主张，采取和平手段，以图革新。此次冯军革命，中央政府原状固难望保持。然宪法是否有效，国会可否解散，总统制或存或废，集权分权如何区划，军政民政如何分理，如何使全国军人彻底了解民治意义，纳之正轨，如何使全体国民共起而为积极的和平运动，以塞乱源。欲解决以上所述各项问题，皆待与海内贤达悉心研究，而非可以武力争也。

吾鄂本首义之区，讲求民治，何政后人。不幸屡经革命，时起政潮，摧我民权，箝我民口，夺我民生，塞鄂人自治之路，阻鄂人自卫之途。含痛茹苦，隐忍至今，脂膏虽尽，肝胆犹存。敝会同人，深知民痛。蒿目时艰，益切忧愤。时危势迫，万难坐视。不自量度，窃欲为自民国十三年以来名有主权而实无主权之国民，一争人格。军人会议易致专横，元老会议亦嫌狭隘。国民大会时论所尚，然地大民众智识不齐，组织集会障碍良多。惟省议会自成立以来，南北互通文电，商榷政见，向无畛域，民情息息相通，尚足代表全民真意。拟发起全国省议会临时联合会，暂定汉口为集会场所，由各省议会选派代表四人与议，共决国是。今

同联合会议，一主和平。宗旨最为纯洁，且表现国民自动精神，不受党派束缚，能容各方意见，所有应议各事，统俟联合会成立后，由到会各员分别提案公决。如荷赞同，即希贵会刻日赐复，以便继续磋商联合会进行一切事宜。国难方殷，时乎不再，务乞俯鉴微忱，速惠好音，俾此会早观厥成，毋任盼祷。湖北省议会公叩。

《申报》1924年11月13日

湖南省议会通电 11月8日

各报馆均鉴：顷致各省省议会一电，文曰：“吾国自改革以还，兵戎迭见，大难无已，治丝益棼，民力几何，国脉将斩。茫茫前顾，无泪可挥。民十以前，吾湘固尝追随国人之后，努力于主义之奋争，地处要冲，牺牲至巨。创制省宪，厉行自治，退以保一省之安宁，进以图联治之统一。迨时各省人民同声赞许，努力协谋，徒以形格势禁，未克实践。然而国人之系望联治省民之运动制宪者，实已蕴蓄忧勃，有一决千里之势。迨来干戈满地，波谲云诡，莫不标榜美名，然于建国大计，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敝会同人，再四思维，念以丁此沧海横流之际，为一劳永逸之图，莫若以省宪为初基，以联治为归宿。贵会为一省民意之结晶，实亦全国观瞻之所系，提倡自治，夙具决心，亟应揭示标的，奋勇剪驱，其他一切纷纭，自可迎刃而解。至于挽救目前大局，拟仍本诸民意，共同发起组织省议会联合会，庶于法律事实，两得其平。会议未开幕以前，应请各方一致停战，以示斯役为吾国最终一次之劫运。至会议地点、代表人数应如何斟酌规定之处，敝会初无成见。贵会爱国同殷，智珠在握，时不可失，责有攸归，如荷赞成，即乞会同提议，迅赐电复，无任盼祷。湖南省议会叩。齐。”等语。诸公高瞻远瞩，当不河汉斯言，敬乞主持进行。国家前途实深利赖。湖南省议会叩。齐叩。

《申报》1924年11月12日

孙中山致冯玉祥电 11月11日

北京冯焕章先生鉴：报载执事鱼日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孙文。真。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

齐燮元等通电 11月13日

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机关、各报馆均鉴：现因中央政府中断，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北京所发伪令概不承受，业已各飭所属一律遵守。特电奉闻。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元印。

《申报》1924年11月15日

七①省公团联合通电 11月13日

全国国民公鉴：迭聆卢、张、段、冯诸公通电，主张召集大会解决国事。果能开诚布公，以民意为主，俾除恶务尽，立建国远谋，吾民对此夫复何求。第念十三年来祸乱迭乘，驯至今日，其间如讨袁倒徐诸役，未尝不可改造新局。奈群众无澈悟之心，执政具因循之习。余孽不除，潢池坐大，毒痛全国，罪积弥天。乃至合宇内义师，大憨摧败。然而东南千里，荡然尽矣。而吴奔败之宁，犹欲负隅困斗，为虺勿摧，乃肇今兹之祸，此豸幸免，必遗后日之忧。同人本诸公意，草具条件，用昭全国，共起主张，计十二项分列于左：

一、曹錕党羽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张福来、李济臣、马联甲、孙传芳、蔡成勋、周荫人均均为祸首，决不能任其首鼠两端，一电周旋，即泯前罪，应以实力进讨，并逮王克敏、顾维钧、

① 原作六省，据电末署名改。

颜惠庆、李彦青等，由国民公组审判院判决罪状。

二、凡非法政府任命之官吏，概作无效，由新政府另行委任。其有曹吴逆党及保皇帝制余孽，罪状昭著，在任者分别褫办，退职者不得复用。

三、北京非法伪国会立予解散，伪宪根本无效，凡参与伪选之受贿议员及行贿之逆党，均应按名逮捕，统由国民审判院裁判之。

四、巡阅使、检阅使、督军、护军使、镇守使，及类似之督理、督办等官制，一律废除，各省驻防之国防军同时撤废，各省原有之省防军酌量减裁，其善后事宜，责成各省长办理。

五、各省裁废减裁各军，分别移屯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各边境，以屯田开垦，既兴农工，兼固国圉。

六、各省高级行政长官暂由各省国民团体代表会公举贤能，呈由政府任命，俟国宪颁定后为止。

七、北京为万恶渊藪，宜择全国政治地理适宜地点设立政府，统由国民会议公决之。

八、筹开全国军事会议及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甲）军事会议由现在各军事当局首领组织之。（乙）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团体公推代表及守法国会议员组织之。但犯下列之一者，不得与会：（子）附逆军阀及其党羽，（丑）旧官僚及犯第二条者，（寅）反覆无耻劣迹昭彰之政客，（卯）武断乡邦罪恶显著之绅阀，（辰）媚外卖国及帝国主义之奴隶。

九、临时政府之成立由国民代表会议决之，其组织由军事会议决之，即由临时政府召第二届合法国会，组正式政府，其国民审判院由逆党正名定罪后裁撤。军事、国民两会议至二届国会成立解散，临时政府至正式政府成立日为止。

十、创建共和、护国、护法、讨贼、戡乱之先烈元勋、官兵志士等，由政府特设酬庸局，分行各省长详细调查，分别存亡、

奖励抚恤之。

十一、查抄附逆军阀财产，充作军事善后及实业教育等项正用。

十二、清室优待条件全部停止效力，溥仪指定永远居住地点，由该地长官监视其行动。

以上十二条乃同人懔前车之覆辙，除永久之祸根，既无偏私之见，更无党派之分，但求执政当局服从民意，采纳施行，庶几一劳永逸，奠定邦基。除另将所列十二条件分别诠释，详加说明，另印函达外，谨先飞电以闻。时机迫切，翘盼复音。河南民治促进会，江苏公团联合会，湖北平治社，安徽同志救国会，直鲁豫三省改造同志会等六十八团体同叩。元。

《申报》1924年11月14日

张作霖冯玉祥等通电 11月15日

各报馆均鉴：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敦促就任，诸公必有同情也。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同叩。咸。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6日

冯玉祥致李鸣钟等电 11月16日

旃檀寺李司令鸣钟、熊参谋长斌：胜密。速转张、鹿、刘各司令并转各旅长，顷接确实报告，吴佩孚已达南京，勾结长江各督，思图报复。奉天、安徽、山东将出兵讨吴。当此军事吃紧之际，我军各级将领，应特别注意下列各件：一、训练队伍，准备作战，务须昼夜加工，以防有事。二、新兵打靶，战斗动作非使

之纯熟不可。三、禁听谣言，驱逐閒人。四、应守军律，利用机会，详加讲解。五、无论官兵，不准随便离营。六、各旅团长，夜间须亲自查岗，不得稍有松懈，为盼为要。

《申报》1924年11月21日

齐燮元电 11月16日

万急。武昌萧巡阅使，杭州孙巡阅使，西安刘巡阅使，下关海军杜总司令，福州周督理，南昌蔡督理，安庆马督理，郑州李省长，开封李副司令均鉴：密。成晨玉帅过宁，暂泊江干，即拟上驶，弟与慎臣兄（杜锡珪）及各贵代表登舰迎见，见述在宁会议情形，并已通电拥戴合肥出山。玉帅对于各省联合互保办法极为赞同，惟对于尊段谓欠斟酌。弟当告以种种关系，玉帅颇为谅解。但主张非组织政府殊难团结国体，且恐张、冯假借京政府以为号召，各省受其宰割，势不能不预筹抵制，当即提出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各条并通电稿相示。其要领即海陆军长官皆为元帅，并设正副主席各一人，部长各数人。地点在武昌。各贵代表及慎臣、燮元均认为兹事体大须电商公等。玉帅以此办法极妥，一切均有把握，坚主由玉帅领衔絜同各省通电发表，并请公同签字。燮元及诸公与玉帅关系，无论公私均有休戚相关之谊，且当患难与共之时，詎能显拂其意，况主张亦颇正大，尤应勉从其后，惟颯颯顾虑者，未得诸公同意耳。当请玉帅将该电暂缓发表，俟鄂豫略为布置后亦尚不迟，玉帅亦以为然。务请诸公发挥说论以策万全，迅电玉帅为禱。再，前有通电尊段，复有此电组织政府，前后似有抵触，当由公议。玉帅不列名，仍由我辈联衔另发一电，敦促合肥南来。对于议决主持大计，玉帅亦颇首肯。究应如何办理，祈电飞示为盼。齐燮元。铄印。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2日

黄炎培致段祺瑞 11月17日

天津段芝泉先生鉴：奉读支电，责抒所见，窃就国人公意，条列如次：

一、倒曹而不正其贿选之罪，则此举无名，国人滋惑，急宜昭告全国，永垂大戒。

二、贿选之罪，与受同科，稔恶议员，急宜惩治，庶几挽救全国各级议会贿赂公行之恶习。

三、今之国会，久为民意所不属，良以十余年来，凡所可否，不以民意为从违，于国政可云有损无益，国民厌弃之极，至于诟厉是非根本改造不可。

四、吴佩孚所拥非人，然其人格未尝堕落，时论颇多原谅，为国家爱惜人才，宜有以善处之。

五、凡居全国重心者，不宜身当政治之冲，十数年来，当轴结果，大概可见，如其人非重要，不过变易政局而已，否则国家元气，斫丧随之，鉴此前车，愿公善以自处。

六、十余年来，政变迭起，是非功过，诚有难言，但已失国民信仰之人，不宜轻用，免惹纠纷。

七、国人苦战久矣，今后全国统一问题，宁以政治解决，万勿再凭武力，重苦吾民，宜从速结束战事，俾民政得恢复进行，以延国命，若夫政制问题，愿听公议。

窃以为得人，则任何制度皆足致治；苟非其人，任何制度皆足召乱。请悬斯语，以验方来，私心所尤惓惓者，上列第一、二条实关全国风纪。时人谓一度之选举，隳十年之教育而有余，痛哉是言！此风不革，何以立国。辄本良心，上答明问。言词质直，幸公谅解。黄炎培。篠。

《申报》1924年11月18日

齐燮元等通电 11月17日

各省区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都统、省长，海军总副司令，护军使，镇守使，各师旅长，各军司令，各省议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冯逆玉祥反戈称逆，使政府讨逆计划功败垂成。燮元等管领疆圉，同为国守，栋折榱崩，仔肩弥重。刻下首都夷为贼窟，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窃维政府不可中断，大政必有自出，亟应联合建制护宪军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机关，当讨贼戡乱之大任。纵观中原大势，黄河上游及长江同志各省完整如故，从乱仅为少数，国事犹大可为。金瓯虽缺，玉烛未改，中枢已复，大厦同支，谨宣言自冯逆入京之日始，北京假造捏发之伪令，一概无效，所有征讨大计，唯护宪军政府是属。一俟组织成立，当即正式宣布，公之国人。事机急迫，燮元等先就近列名，以待同志诸省区随时加入，共策进行。拟订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各条如次：

（一）护宪军政府，因首都为贼僭据，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联合同志各省区组织之。

（二）护宪军政府设于武昌。

（三）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

（四）护宪军政府根据法律上元首为海陆军大元帅之义，于大元帅之下设置元帅。凡各省区之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都统、海军总司令皆为元帅。

（五）元帅采合议制，设元帅会议。一切军政事务以元帅会议行之。元帅会议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各元帅互选之。

（六）元帅不能出席元帅会议，得派代表一人代行其职权。

（七）护宪军政府于元帅会议之下，设内务、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每部设部长、次长各一人，其组织及政务另定之。

(八) 护宪军政府至宪法效力回复，护宪目的完全达到之日，应即撤销。

(九) 本大纲有未尽事宜，由元帅会议随时修正之。

(十) 本大纲自正式宣布之日施行。

谨并附陈，统祈明教。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杜锡珪、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萨镇冰、张福来、李济臣、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袁祖铭、黄毓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篠。

《大公报》1924年11月20日

直系组织八省联盟通电 11月17日

(衍略) 此间联省代表于元日开会，计苏、皖、赣、鄂、豫、陕、闽、浙八省及杜总司令代表海军列席，由齐抚帅主帅。一致议决暂取联省互助办法，并议定联省互保协定八条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以巩固国基维持正谊为宗旨。

第二条 苏、鄂、浙、陕、闽、豫、赣、皖及海军全体，联合互保取一致之主张，无论对外发抒言论或派遣代表，不得有单独之表示。

第三条 八省及海军团体以实力互相援助，休戚与共，一省有急，各省相援。其相援之办法另定之。

第四条 自政府中断以后，至共认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北京伪令概不承受，并各飭所属一律遵守。

第五条 八省及海军团体于新守区域内，友邦商民照约保护。并飭由交涉员照会领事，所有政府未中断以前之条约，一律信守。

第六条 尊重真正和平，如有假借和平为名，而实用破坏手段扰乱秩序者，一致抵制。

第七条 八省以外各省区，请愿加入团体，遵守协定规则

者，经会议全体赞同，准其加入。

第八条 八省及海军全体，应由各长官互相通告，宣誓遵守誓词如下：协定公约，诚心遵守，如渝此盟，神明降咎。

并由会编颁保密电码一本。今日续议，议决联衔通电声明：“现在政府中断，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北京所发伪令概不承认，业已通飭所属遵守”等语。当场拍发。除将电本既呈外，谨先电陈，如有未尽之处，乞速电示遵。并乞查照协定第四、第八两条，迅速通飭及互相通电宣誓遵守。再，本会议决所有内容，务祈严守秘密，不得泄漏为叩。

《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3日

齐燮元电 11月17日

万急。武昌探投吴总司令，萧巡阅使，杭州孙巡阅使，西安刘巡阅使，下关杜总司令，南昌蔡督理，福州周督理，安庆王督理，郑州李省长，开封陈副司令均鉴：新密。国难方殷，亟应拯济。前经我各省及海军议定联省互保，并议决协定八条，共同誓守，始终弗渝。玉帅返旆，拟组护宪军政府。明晤大义，钦服易胜。惟兹事体大，同人等谅正郑重考虑。鄙意见公私均当爱玉帅，惟当此大局未定，与其务名而受祸，何若居实而避名，可否将组织军政府一节暂从缓议，另组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公推玉帅为总司令。以期于和缓之中为种种准备，一方仍标联省互保之职，一方为军事种种之设施。正如虎豹在山，孰敢侵侮。既可静观北方之变，以谋恢复，且可团结我各省及海军团体，并筹统顾，莫善于斯。否则横逆骤来，不敢谓有万全之策。而且舆论与外交，对于护宪已有种种之抗击，倘必坚执实行，为国家计、为地方计、为团体计、为友谊计，似均非策之得也。鄙意若是，高明以为如何，兹将公拟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全文录下。

第一条 现因政府中断，为总揽联省海陆军训练起见，设置

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

第二条 总司令部之组织如左：（一）总司令一人，总揽联省海陆军训练事宜；（二）副司令若干人，商承总司令办理训练事宜；（三）总参谋长一人，襄赞总司令办理训练一切事宜；（四）参谋若干人，由各省及海军各派一人协助总参谋长办理一切事宜；（五）其他各项职员由总司令酌定之。

第三条 总司令由联省及海军公推，副总司令由巡阅使及海军总司令任之，副司令由各本省督理、督军、督办及海军司令任之，但未就职军政长官之省分，以省长任之。

第四条 总司令【部】设置汉阳或武昌。

第五条 现经十省及海军协定实行，其他省区得随时加入之。

第六条 本组织大纲至正式合法政府成立时撤销之。

第七条 本组织大纲自宣布之日实行。

以上八条^①如承采择，立可实行。仰赖玉帅为之领袖主持于前，我同仁赞助于后，国事固大有可为。玉帅是否本此发表宣言，请由玉帅自定。君等是否本此发表宣言，尚请诸公裁夺，统祈示复，并通电同志各省为祷。再此建议，外交及舆论两方面均表赞同，并与各贵代表商洽，亦均同意，并以附闻。齐燮元。洽印。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3日

段祺瑞电 11月21日

各报馆暨全国父老昆季均鉴：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弛废，诛求无艺，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莩，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斯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为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

^① 原文如此。

而开百年之业。祺瑞历秉大政，无补艰危，息影津门，棲心佛乘，既省愆于往日，冀弭劫于将来。迺者慧起天角，芒缠点北，征楮则千万一掷，拘役则十室九空。萃久练之兵，为相煎之用，人民何辜，遭兹惨戮。所幸各方胞泽，为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詎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暂维秩序。

海内久望统一，舆论趋于革新，愿与天下人相见以诚，共定国是，如制定国宪，促成省宪，改订军制，屯垦实边，整理财政，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开拓交通，救济民生诸大端，必须集全国人之心思才力以为之，庶克有济。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宗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据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议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总之，此次暂膺艰巨，实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谨宣肝鬲，期喻微衷。邦人君子，幸垂教焉。段祺瑞。马。

《晨报》1924年11月24日

湖北省议会电 11月21日

(衔略)吴使过鄂，竟以电文发表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鄂人抵死反对，决不使实现于武昌。除请愿萧巡阅使取消前项电文，并恳转电吴巡阅使及各省当局外，仍恳查照敝会庚电，迅赐示遵，切盼，详情函述。湖北省议会叩。马印。

《晨报》1924年11月25日

黄郛内阁辞职通电 11月23日

(上略)①大局革新，中枢无主，暂本维持现状之心，勉应存续国脉之志，兼旬以来，心力交瘁，今幸临时执政莅京就职，大政已有所归，万端从兹更始。郛等职责已尽，即于本月二十四日宣告辞职，特电布达，诸希查照。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易培基叩。

《晨报》1924年11月25日

段祺瑞就职宣言书 11月24日

祺瑞不才，忝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重任，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谨此宣言。段祺瑞。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晨报》1924年11月25日

临时执政令 11月24日

临时执政令

兹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公布之。此令。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① 《民国日报》，作“各报馆并转全国国民公鉴”。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令

此次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系为革新政制与民更始，兹事体大，诸待令谋，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此令。

临时执政令

现在政府业经成立，本执政勉膺重任，凡百政务，诸待进行，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共济时艰。此令。

临时执政令

祺瑞于本月二十四日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自维德薄，重以时艰，惟有勉矢公诚，求孚民意，刷新政治，整饬纪纲，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此令。

临时执政令

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綽为交通总长。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15日第3115号

冯玉祥遗电 11月24日

临时执政钧鉴(中路)暨全国父老均鉴：世运演进，政治革新，立国根本，当从民意。满清末叶，固是日非，民怨沸腾，不可复遏。是时玉祥方列戎行，情殷救国，滦州之举，事败垂

成。余痛虽长，雄心未已。故洪宪、复辟两役，或迫随合肥之后，或参与陈督之机，勉效驰驱，冀安国本，区区愚悃，可质鬼神。

上年曹氏当国，选以贿成，全国哗然，督责备至。只因民甫喘息，不堪再兵，果曹氏有为民为国之苦心，国人或亦有略迹原心之雅量。乃一年以来，内则嬖倖用事，贿赂公行，淫佚自娱，上好下甚，财政则诛求无厌，吏治则纪纲全无。外复放任专阉，迷信武力，构兵八闽，肆毒三湘、粤、桂、川、黔无一倖免。近又变本加厉，倾全国之兵，糜烂东南，蹂躏东北，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质诸当局，恐亦无词。呜呼！国力有限，民困已深，煮豆燃箕，胜亦不武。玉祥身在行间，亲知兵困，师行所至，益见民艰，用是联合友军，主张回师停战。窃惟祥与曹吴，或曾受知遇，或谊属同胞，爱护固素具苦心，而公私却不能无别。今曹虽引咎，吴尚负隅，天下滔滔，不知所届。幸而合肥段公，以三奠共和之元老，受全国一致之推崇，翩然莅都，总执国权，并通电全国，将集合海内贤豪，共商国是，和平可望，改革可期。

祥何人斯，能不称庆。所望全国各界，本十三年变乱相寻之教训，为彻底的共同觉悟之主张，务使军不成阉，阉不代阉，一可斩循环报复之根，二可去民治推行之障。祥虽不敏，粗知大义，躬行实践，请自祥始。兹特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编制之处，完全听命于国家。尤望旧时旧胞泽，畴昔寅僚，务各爱护国家，服从命令，庶几政治得渐循正轨，国事可日进富强，而祥亦得退为自由国民，永享太平幸福。除另呈临时执政恳准辞职外，临风驰布，语出至诚，区区之愚，伏乞鉴察。冯玉祥叩。敬。

《晨报》，1924年11月26日

冯玉祥辞职呈文 11月25日

呈为恳请辞职事。窃查此次战役，玉祥因目睹民艰，不堪再罹战祸，回师入都，无非为促进和平起见，今幸钧座应全国人民之请，出任艰巨，战事已停，建设开始。玉祥素愿已偿，亟应勇退，自维统兵以来，十有余年，军事课读，难得真传，乘此百政革新，裁戢干戈之会，深愿一游欧美，专心学术，为异日报国之备，为此历陈下悃，伏希俯赐裁成，准予开去本兼各职，俾遂素愿，而成学业，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谨呈临时执政。

《晨报》1924年11月26日

上海工团联合会等上孙中山意见书 11月

大元帅钧鉴：敬呈者，国本过伤，建设诚亟，然念已往之纷乱，实增将来之隐忧，设再不作彻底澄清之谋，势必仍蹈覆辙相寻之祸，此固我大元帅早具深虑，而亦工人等惴惴不宁者也。兹谨归纳众意，条陈于左，以为刍蕘之献。

一、改革以还，国内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事实昭彰，国人饮痛，故欲求真实安宁，一方扑灭国内军阀，同时还须扑灭其背后帝国主义者。设或此后国内军阀不稍觉悟，为个人权利之私，仍各自勾结帝国主义者互相残杀，以国家为孤注，则务请我大元帅勿存虚与周旋之心，宜本其逐年之宣言，置身在野，作彻底之奋斗，其效力必且远过于勉强执掌军政之时代，此工人等敢断言者也。

一、我大元帅此番北上，勿论他派主张若何，首先宜根据国民会议之主张，从速召集，以便结束逐年之纷乱，而开将来之新局。

一、所谓巡阅使、督理、护军使、镇守使等官，割据地盘，拥兵自卫，实为致乱之源，宜于国民会议前即行废除，并不得另

行设置与以上实际相类似之名目。

一、各省军队亦应相当裁减。国民会议前宜广为宣传，以便届时作同一之主张。对于此后驻兵地点，尤要布在边疆，以副国防之实。

一、此后政治中枢不可仍在北京，宜由国民会议另觅适宜地点以新观瞻，此亦于国民会议前作普遍之宣传。

一、贿选一事，固为金钱万恶，但一般贿选议员，皆自命为知识阶级者，竟亦受金钱之引诱，甘卖人格，至今言之犹有余羞。此种败类，设仍令盘据议席，势必仍作军阀之走狗，再造种种之罪恶，此工人等决不愿此种败类再作人民之代表也。务请我大元帅竭力主张，将该参众两院立予解散，所议伪宪根本取消。

一、曹贼党羽，原无一非祸国殃民之徒，即曹难聚而歼之，亦决不能听其仍握军政大权，故亟当立予一概斥逐。

一、国民会议实现后，对于一切曾与曹贼朋比作恶之徒，必应组织特别法庭裁判之。

一、工界自赵恒惕惨杀黄爱、庞人铨，及吴佩孚、萧耀南惨杀京汉路工人，益觉国内军阀无恶不作，有亟予铲除之必要。比者，政局变化，宜张公理。赵、吴、萧既为工界公同所不能恕，务请我大元帅宜有以平工人之愤，而雪死者之冤。

一、时势所趋，学说竞鸣，固在社会有一时之扰乱，而证之各国历史，实为一种进步之现象。手段用之正当，相争适以相成。信仰听人自由，操纵必致决裂。其或凭借外力，以冀主张之占胜，则等于全国所痛恶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以便其私图，势必人有不甘，各执一是，而互相借引，社会扰乱必且有较甚于今日者。我大元帅兼容并包，于此似宜特别注意。工人等居在社会下层，既见朕兆，甚以为惧。总之，人以得国内之同意，而自然趋成一种新局者，在我国亦必经几许之工夫，而始克有成。若乃不务实际，专袭其名，见暂时之人不我就，乃出种种翻新之手

段、以冀及身而见其效，其结果敢断其徒滋社会扰乱而已，工人等因见年来竞鸣之学说，无不以提高劳动阶级为前提，故敢发此琐屑之言，而实冀其各能以光明之态度，用正大之手段，工人等自无不赞同也。

一、撤废以前一切国际间不平等条约，及发达国民经济与一切生产力等等，此皆为大元帅所主张，尤为工人等亟盼早日见诸实行者也。

一、此次苏俄庚赔退款，宜请我大元帅主张全数拨作全国义务教育费，使无产阶级同沾利益。设或拨作高等教育机关补助费，则受利益者全属资产阶级。此种偏颇之分配，实非靠理之平，此工人等于此特为声明者也。

以上系工人等对于国事改进简单之希望，至于工厂法、工人保护法、工人薪资及时间等问题，一俟国民会议时，谨当为详细之陈述。专肃，恭颂万安。上海工团联合会，水木工人联合总会，旅沪湖北工人联合会，参战华工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部，西式木器工会，丝纱女工团总部，浙江驻沪劳工会，安徽驻沪劳工总会，上海履业工会，船务栈房工会，机器工会，南洋烟草职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上海缝纫工会，中国工会上海部，上海理发工人俱乐部，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馆业工会，中华劳动会上海部，牛羊肉同业会，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制墨工会。

《申报》1924年11月19日

冯玉祥致张之江等函

11月26日

之江兄，鸣钟、子良、菊村弟均鉴：昨日下午八时平安抵天台山，觉目旷神怡，有迫出尘寰之慨，至为畅适。因思民国十余年来，军阀害国，而有好结果者曾有几入，岂可尤而效之，自速败亡。兄此次下野，诚千载一时之机，从此静养山林，不问国

事，遂我平生求学之愿，留备将来救国之用，倘有不谅苦衷，强兄出山者，誓将自戕，借明心迹，绝不危害国残民之军阀也。弟等爱兄以德，尚望共谅此意。专此顺颂台祺。玉祥手启。十一月二十六日。

《晨报》1924年11月27日

临时执政令 12月6日

曹錕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著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此令。

特任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此令。

《政府公报》1924年12月7日第3127号

冯玉祥致段祺瑞 12月8日

北京临时执政钧鉴：窃玉祥猥以菲材，谬绍军符，十余年来，驰驱疆场，虽屡效微劳于国家，无补时艰于万一。此次班师言和，原本良心所驱使，冀救国家之危亡。国民军之编组，系为谋军事上统辖指挥之便利，本一时权宜之计。胡军长景翼，孙军长岳，又推祥为总司令，而协力以副之。虽自视才力薄弱，胜利良难，然义旗共举，不敢不勉尽职责。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和平可期，解甲愿遂。钧座出任艰巨，国家大计颇有主持，军事既戢，国民军名义自应速行取消，并宜解除总司令职权，俾队伍直隶中央，以资统辖。除将国民军名义即日取消电达胡、孙两军外，谨肃电呈，伏乞垂察。冯玉祥叩。齐。

《冯玉祥先生名著集》

临时执政令 12月10日

各省巡阅使均著即行裁撤。此令。

据镇威上将军张作霖电称：“民国改革之初，各省以都督主持两政，军权始形积重。比年国民痛军阀之横行，日以废督裁兵相号召。正本救济，谁曰不宜，其巡阅使名义应请即日裁撤，以清祸本。作霖谨于本日起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之职。”等语。披览再三，曷胜嘉慰。查民国以来，军权偏重，积渐扩张，驯致黷武穷兵，酿成纷纭。该上将军洞见本原，以身作则，自应准如所请，即将东三省巡阅使一缺裁撤。惟三省蒙旗交错，中东铁路又横亘吉黑之间，关系国防，至为重要。所有各该省一切军事，仍由该上将军指挥节制，用靖边疆。此令。

特任张作霖督办奉天军务善后事宜。此令。

特任张作相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此令。

特任吴俊陞督办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此令。

《政府公报》1924年12月11日第3131号

警卫司令部布告 12月15日

为布告事。案前奉国民军总司令部开：“为令行事。查前公府收支处处长李彦青，品行卑劣，性复贪污，既登仕版，应如何洁身自好，痛改前愆。乃豺狼性成，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无所不为。莅职以来，竟敢窥窃大权，擅作威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秽迹昭彰，已应早付典刑，以重国法。且此次军兴，又复从中渔利，克扣军饷，贻误戎机，于斯为甚。以国法为儿戏，视军事如弁髦。剥吾民之资财，惟恐不多。吮吾民之膏血，惟恐不尽。罪恶种种，擢发难数。事实具在，死有余辜。本总司令民意为怀，志在除奸。凡属生民之蠢莫不铲除务尽，藉以保人民之安全，而培国家之元气。若该犯李彦青实为祸国殃民之尤，当与国民共弃。着交由该司令验明正身，即日枪决，以申军法，而快人

心。并将执行日期具报备查为要。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即于本月十五日将该犯李彦青验明正身执行枪决。除将执行日期另行呈报外，合□通告。

《晨报》1924年12月16日



K250.6
1.61

308969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 & 孙中山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
中华革命党之回忆 & 居正等
丰利船日记 & 陈吉人
海军大事记
苏州报刊六十年 & 胡觉民
革命党人反袁文件
革命党人在日从事反袁活动情报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选录) & 杨圻
北京政变文电辑录 & 徐锡棋辑
附录页